

長友文藝學叢書

打火機

鄭伯奇作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一十三第

本 及 普

打 火 機

鄭 伯 奇 作



上 海 友 復 興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No 436

版出本裝精月九年六三九一
版出本及普月十年〇四九一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角一元一幣國售實

目次

目次	次	1
打火機	一	
普利安先生	二三	
偉特博士的來歷	五五	
不景氣的插話	八五	
「白沙枇杷」	九八	
香港的一夜	一一〇	
重逢	一二八	
幸運兒	一六二	

懇親會

一七七

聖處女的出路

二〇〇

打 火 機

五點還缺十分鐘，華洋貿易公司各部人員已經各自作歸家的準備了。專畫廣告圖案的陳冰也伸了一伸懶腰，豫備到大光明去看瑪琳黛德麗的新片；忽然看見今天下午交下來一幅廣告畫還有三分之一沒有完成，便又彎下身子，拿起米達尺，重新工作起來了。

他自出學校門，一年多工夫就沒有找到職業。經過幾番介紹，才得到如今這個位置。事情雖跟自己的性情不大合式，可是做事的日子不久，主任還看得起他，他得賣點氣力才是。

（影戲遲看一場有什麼關係？今天要是將這張畫趕出來，明天早上——

上工，馬上交做主任看，他一定相信我是賣氣力的，將來也許會多加一點工錢哩。）

想到這裏，自己也覺得有點幼稚，不禁地搖了搖頭，可是運用尺子的手却比以前更起勁了。

廣告畫畫好了，他將身子靠在椅背上，將那張畫高高地舉起來，着實地鑑賞了一下，他才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

這時候，寫字間裏一個人都沒有了。偌大一座仁和大廈靜得是鴉雀無聲。看看錶已經快要六點鐘了。他想，已經遲了，索性再等一會兒，在包飯作裏吃了晚飯，到北四川路去兜兜圈子，再慢慢地回到開北的家裏去罷。

他走到隔壁的會客室裏去。他裝了一杯沙濾水，倒在沙發裏，悠然自得地，像品茶一樣地品着。他覺得這杯冷水頗有甘露一般的滋味。

忽然，他覺得腰骨傍邊碰着一塊硬硬的东西。摸摸自己荷包，只有

一盒美麗牌香煙，已經壓扁了。他便抽出了一支煙，裝進口裏，剛立起來要找洋火，只聽得澎地一聲，一件什麼小東西跌落在地板上。一看，原來是一個小巧的打火機。

他不去拿洋火，順便將這打火機檢起，柏嗒一響，馬上冒出帶着藍色的火焰來。他燃了那枝香煙，重又倒在沙發上，鼻孔中放出了兩股青煙。

一面吸着煙，他一面摩擦這打火機。這是新式的，德國製造，外邊鑲着黑白兩色的鯨骨，看光景，大約不會便宜罷。他又打出一縷火來。他覺得這撲突撲突一跳一跳的火焰怪有趣的。

（這是誰的呢？客人的？還是公司那一個的呢？怎麼小王那傢伙沒有檢去呢？）

在自己心裏提出了這大串問題之後，他關上了那打火機，順手裝進了自己的荷包。

（不管是誰的，讓我先給他揀起來。有人問，明天就還他；沒有人問

的這候，老爺就借用幾天再說。）

想定了主意，他回頭再看看，一個人也沒有。他便帶了帽子，關上了事務所的門，大踏步向電梯那邊走去。

×

×

×

吃了晚飯，在北四川路跑了一個圈子，他覺得興致還沒有盡。看看郵政局的大鐘剛剛是八點鐘。一個人這樣早回去有什麼意思？在屋子裏看書，悶氣不過，還有給房東太太拉去湊腳兒的危險。也許她們的五百步已經開始了，那更要吵得人頭痛。還是到那兒去玩玩罷。忽然，他想去他的同學麥春華女士。

她和他是在青島美術學會同學的。她是廣東人。她有南國女子特有的那種活潑大方的神情。她就住在老靶子路那邊。去找找她看，也許她肯陪自己去看瑪琳黛德麗呢。

麥女士正在晚粧。看見他進來，只略略點了點頭。他在一張椅子上，

取了一支香烟拿了那打火機，澎地一聲打出火來，點上那支香烟。

麥女士頭也不回地說：

「密斯脫陳，你倒闊起來了，弄了一支打火機。」

「你看看，圖樣很不壞。黑白線條，德國式的。」

他遞給她看。她一手拿着木梳，一手接過了這打火機。

「頂刮刮好。密斯脫陳有這事體，闊起來了呀。」

他聽見她這樣誇獎，很得意。他便約她到大光明去看影戲。

她洗了手，披上了披肩，他們倆一塊兒去了。

到大光明，還不到九點鐘，前面六角的一段已經人很多了。他們只在側面找得了兩個位子。

（跟瑪琳黛德麗一般的女子一塊兒看瑪琳黛德麗的戲，真有味兒。）

他得意起來了，又拿出那打火機，澎地一聲，點上一枝香烟。

他悠悠然吸着烟，迴轉身子向四面看看：他覺得那些男男女女都沒有

自己偉大幸福。

他悠悠然向天花板吐了一了口烟。

進貨科的一個同事叫周致平的，却坐在前排，回頭朝着自己微笑。

×

×

×

過了四五天。

有一天下午，陳冰跟兩三個同事由附近一個小館吃了中飯回來，看見許多人圍在事務所中間的牆旁邊爭着看一張通告。

他也走上前去湊熱鬧，只見那通告上寫道：

「鄙人失去打火機一只。德國製造。鑲有黑白鯨骨。如有仁人君子。拾物不昧。親手交還者。當酬國幣一元。決不食言。此佈。」

失主 袁榮光敬啓。」

看這通告的人，也有笑的，也有議論的，也有歎氣的，也有默默無言搖頭走去的。只有陳冰，口裏雖沒有說什麼，心裏却浮起了一重暗雲。

自己拾了那打火機原是很偶然的。這東西沒有什麼用處。自己本來預備還給原主的。可是現在倒有點爲難起來了。

袁榮光這是公司的會計主任。論地位，總經理之下就是他。聽說他還是總經理的親戚，有些事情，他很可以作主。不過這人有點刁鑽刻薄，不好講話，同事們都有點頭痛。現在這事情已經明白了：打火機到底還他不還他呢？

說是還他罷，那個刁鑽古怪的傢伙一定會問你：「爲什麼這四五天工夫你不送來呢？」自己本來是忘記了，那他決不會相信的。他或者會刻薄你兩句，說你是爲了賞金才來還的。那不給同事們笑死了嗎？

索性不還便怎麼樣？老爺是有一個打火機，跟你的一模一樣；但你憑什麼能夠說這個就是你的？你看見我從你的桌子上拿去的嗎？我從會客室檢來的，不錯，但是誰看見？

你姓袁的有一塊大洋。不能叫人就承認自己做賊。你有錢，誰也不希

罕你。你去再買一個好啦……

還是還給他去罷。拿着這勞什子也沒用。并且在人面前，拿出來用，叫他看見了，也怪爲難情的。

還給他本也應該。不過太氣人了。什麼「拾物不昧」，什麼「決不食言」，誰希罕你那一塊錢？什麼「仁人君子」，老爺就討厭那一套。

他會認得出老爺的這打火機就是他的嗎？也好，老爺就不用牠。索性慣到垃圾箱裏去。大家都不要用……

他就這樣，自己跟自己吵了大半天，工作沒有做好，頭腦却弄得又熱又脹了。

下工的時候，幾個同事還在一塊兒講：

「老袁那個傢伙那麼精細怎麼會把身上帶的東西遺失了呢？」

「也許是跳舞的時候給他耍好的女人故意藏起來了呢！」

「誰知道，也許遺失到小房子裏了呢！却來冤枉好人。」

「哈哈，『親手交還』，『國幣一元』，老袁那傢伙真想得。爲他那一塊錢，還得把臉子給他瞧瞧，誰肯！咱便不幹。」

聽大家七嘴八舌地說着，陳冰好像遇到同志一般，心裏覺得非常愉快。

x

x

x

第三天，陳冰正在用心寫美術字的時候，茶房小王來，說主任叫他去說話。

廣告部主任張守珍是一個精細能幹的青年。他吸着一根小雪茄，不耐煩似地，在屋子裏踱着方步。

看見這情形，陳冰不禁心裏起了疑惑。他想不到這幸福的年青人會有什麼困難事情，這困難事情又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張守珍叫小王先去，便讓陳冰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好像很爲難似的，躊躇了許久，張守珍才說出了這麼一套客氣話：

「米斯脫陳，我跟你雖不是老朋友，大家共事以來，彼此都處的很好。我相信米斯脫陳是很直爽的，我說什麼話一定能原諒我。」

這却把陳冰弄得莫明其妙了，爲什麼對自己說這沒頭種沒腦的話。難道是公司要裁人嗎？難道是自己的工作他有什麼不滿意嗎？

他正想問他，對面的人却然突問他一句：

「袁先生的打火機失掉了，你曉得嗎？」

「曉得的！」

這回答的是衝口而出的。對方低聲講：

「很好很好。你可以找出來嗎？」

他不自覺地反駁了一句：

「誰說是我拿去的？」

「不管是誰，說話的人總歸是有的。這都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假使是

米斯脫陳拾了的說話，爽爽氣氣地拿出來還給他罷。」

「我沒有拿！」

這句話是意外的強硬，他自己都吃了一驚。張守珍也有點興奮了，便告訴他：

「你也不必生氣。你拿沒拿，我沒有看見，不敢說什麼。不過這事情現在鬧大了。總經理也說話了。人家既然說米斯脫陳怎麼怎麼，米斯脫陳是我這一部分的人，我自然不能不問。好不好，叫那幾個證人當面來問個水落石出。這不光是我的責任，跟你米斯脫陳也是名譽有關的。」

陳冰才知道情勢有點嚴重了。到了現在，他不得不硬着頭皮分辯。好在他相信他檢那打火機，當場確實沒有人看見。

第一個證人是茶房小王。小王說：

「那天放工後，收拾房間，在靠窗的一張沙發椅上，我的確看見袁先生的打火機放在那裏。因為要倒垃圾去，我沒有收起來。我出去的時候，只有陳先生一個人在房間做事。等我倒了垃圾回來，陳先生已經去了，那

個打火機也就沒有看見。」

陳冰這時候的確心裏有點慌了。他以為當時沒有一個人，却沒有想到小王那傢伙還沒有回去。

可是他并不是不能辯解。他紅着臉，高着嗓子在證明自己並沒有到客廳去過。小王既然自己沒有當場看見，又沒有第二人證明他的話是確實的；這證據就不成立了。

其次是同事周致平看見陳冰用過打火機。這證據當然更薄弱。當陳冰聲明那打火機是借得別人的，連周致平也微笑着不說什麼了。

陳冰總算很容易地過了這個關口，臨走的時候，張守珍這樣安慰他：「對不住你，米斯脫陳。我也是事不由己，你一定能原諒我。不過這樣子也好，你米斯脫陳的冤枉洗清了，我們廣告部的名譽也恢復了。對不住你，請你原諒！」

這幾句話反使他心裏難過。自己明明是在強辯。不過這也怪不得自

己。誰教姓袁的做事那樣討厭呢。一元國幣，誰希罕！讓他多受一點損失罷。

想到這裏，他又感覺到一種得了勝利的快感。像要分點快感給人才快活似的，下了工他又去尋他的女朋友麥春華去了。

×

×

×

這件事過不了幾天，那活潑伶俐的小王忽然不見了，却另外添了一個瘦長的孩子。

陳冰第一個注意到這個，不過他那討厭的小王不來也好，免得自己在他面前感受一種說不出的壓迫。

後來聽見同事說，小王打破飯碗，完全爲了錯講出了他，陳冰突然由一種報復的愉快沈沒到後悔的寂寞了。

他覺得爲了自己的體面，爲了自己的脾氣，爲了自己偶然的衝動，使一個年輕小夥子失了職業，實在是一種罪過，一種很大的罪過。

他想去給張主任說，袁某的打火機是自己檢到的，小王說的並不錯。不過，這話又怎麼說得出口呢？

譬如說，因為袁某的態度討厭，自己不情願還他；但這跟小王有什麼關係呢？並且這樣的話傳出去，豈不是更讓他人恥笑？

又譬如說，小王不應該不先問自己就去告訴總經理，有點倚勢凌人，所以自己不能坦白地承認；這未必能救小王，可是自己全完變成壞人了。

自己的名譽呢？自己的飯碗呢？自己不是要因此嘗受失業的痛苦嗎？總而言之，小王是爲自己犧牲了！

但是，事到如今，有什麼法子呢？要救小王就得犧牲自己；不然，只有白瞪着眼睛，讓小王去作犧牲罷。

他完全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他心裏很苦悶。他精神感到頹喪。他的工作自然也沒有以前緊張，成績也沒有以前那樣優良。他覺得主任對他的顏色也沒有以前那樣好了。

現在還管得了這些。

後來，聽見別個茶房談到，小王爲了這件事，被他父親痛打了一頓，他簡直感覺到肉體上的痛苦，好像被痛打的是自己的身體一樣。

他很想寫一封信給小王安慰他幾句，他又覺得這種秀才人情沒有什麼用處。若是給小王把事情說明罷，那……那又怎麼能夠呢？而且徒然叫小王更加怨恨自己而已。

有一天，吃完中飯向公司去上工的時候，他看見小王帶着一個老頭兒給他行禮。那老頭兒不用說是小王的父親了。父親替兒子給他賠罪，並且再三地懇求他：

「陳先生，大人不記小人過，小王這東西不懂事，得罪了你先生，請你先生看我老頭兒的薄面，饒了他罷。他是不知高低，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害人不成，反害自己，現在弄得飯碗都打破了。這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真是死而無怨呀。不過一家老小四五

口人，都靠他來養活。老漢是老而無用，無其奈何，只得求你先生高抬貴手，饒他這一次，在老板面前，替他說幾句好話。老板看你先生的金面，一定恕他無罪。聖人說，解鈴還須繫鈴人，請先生幫幫忙。救人一命，勝造七層浮屠，你先生什麼地方不修行？只要你先生肯開金口，老漢也感恩不盡呢。」

老頭兒儘管囉哩囉嗦說個不休，陳冰真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再看小王那付幽怨的眼光，他更感受到良心的責備。他恨不能腳上生一雙翅膀，馬上離開這煩惱的世界。

多虧別個同事代他解說，作好作歹地把小王父子兩人勸走。陳冰并且不得不故作慷慨，答應在別個地方另想法子。

這一幕馬路上的喜劇總算收場了，可是陳冰的心裏的悲劇并不因此結束。幾天以來的煩悶更明顯地盤據他的心頭了。

犧牲小王還是犧牲自己？救自己還是救小王，這不能兩全的難問題又

冷酷地擺在他的面前。

爲解決這問題，那一個下半天他簡直沒有做事。結果，不單是問題沒有解決，他完全陷於絕望的境地了。

下工後，像瘋狗似地他在馬路上亂跑。到上燈時，他糊裏胡塗地到進了北京路上的一個小酒館。

那一夜，他吃了一個酪酊大醉。

X

X

X

第二天早晨，一個奇蹟發生了：袁會計的打火機忽然出現在總經理的寫字檯上。

這新聞馬上傳播到全公司，好說閑話的小職員們又在紛紛議論了。

「恐怕總經理先生故意在跟老袁開玩笑呢。看見老袁着急得很，他才拿了出來。」

一個剛才說完，第二個立刻批駁：

「噓，不要瞎說。老板跟老袁開玩笑？沒有的事。說不定是那一個茶房幹出來的，到如今包藏不住了，才推到老板身上……」

第三個却哈哈地笑了起來，他說：

「無論是誰，這事情做得太笨。放着一塊大洋，爲什麼不去領呢？却悄悄放在總經理的櫃子上，給老袁省袁大頭。」

「哼，老袁的那一塊袁大頭，還是不要去請教罷。誰高興爲那一塊錢去賣面孔。」

對於這句說話，陳冰在暗地裏送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可是另有人在歎氣了：

「總而言之，小王才冤枉，白白地打破了飯碗。」

「打破飯碗，應該！誰教他冤枉好人。」

說這話的人雖是對陳冰表同情，陳冰聽了却像一支針刺了自己的心，自己覺得臉都在發紅了。他趕緊低下了頭去做自己的工作。

下午兩點半鐘，總經理喊他去談話。

總經理是他并不熟悉的。像他這樣一個小職員要跟總經理談話是不大容易有機會的。如今，總經理特別找他去談話一定有什麼特別緣故。

一進門，他就有點呆住了：總經理坐在寫字檯後面，左手托着下巴；寫字台的旁邊坐着自己的上司張守珍，老袁却坐在靠窗的沙發上。

他知道事情發覺了。

一看見他，張守珍的面孔馬上沈下來了，老袁帶着狡猾的冷笑，總經理把肥滿的體軀向迴轉椅子的背上着實地靠了一下。

「米斯脫陳」，總經理先慢吞斯理地叫了他一聲，然後把身子撲到寫字檯上，抬起頭來注視着他：

「你今天早晨到這兒來過嗎？」

他沒有什麼回答。對方却逼進了一步：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老袁却立起身來，拿出了那打火機，澎地一聲，打出一股火箭來，在他眼前繞了一繞，說道：

「送這個來的，是罷。」

嘿嘿地冷笑了一聲，向總經理送了一個眼色，大踏步出門去了。

「好，米斯脫張，這事情就托你辦辦，我去了。」

總經理說完了這句話，向陳冰又看了一眼，才提着司的克，一搖一擺地走了出去。

房內只剩下了兩個人。沈默支配着。

過了半嚮，張守珍才問道：

「米斯脫陳，你還有什麼話說。」

陳冰依然沈默着。他縱有千萬種道理，但是從何說起呢。

這沈默爲張守珍却像是一種抗議。這是他不能忍受的。他帶着嚴重的聲調，好像演講一樣，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

「事到如今，我想你也沒有什麼話好說。從前，我不該相信人，我不該擔保自己不大明白的事情，如今，西洋鏡拆穿了，我固然丟臉，你又有什麼好處。一個人總要有責任心，無論好事壞事，自己做的，自己總得承認。要是自己做出的事，自己不敢擔負責任，那就是卑劣。」

陳冰聽到卑劣兩個字，他本能地想反抗，不知什麼道理，連反抗的氣力都沒有了。他不過嘴邊裏動了一動。

張守珍最後宣告了這樣幾句話：

「現在，我們也不能留你了。總經理先生很生氣，袁主任更不用說，我是沒有面子再替你說話了。好了，只得請你自便罷。」

說畢，張守珍立起來，好像送客一樣，陳冰只得低着頭走了出去。

陳冰回到自己的寫字檯上，他覺得全公司的人都在注視他。他連頭也不敢抬，想把方才沒有寫完的幾個美術字寫好，手却只是突突地發抖。

他感到侮辱。這侮辱是一個知識分子所不能受的。他感到冤枉，這冤

枉是沒有法子可以表白的。他又感到失業的恐怖，這是他幾個月以前所切身嘗受的苦味。

想到失業的痛苦，他什麼都忘記了。他顧不到什麼侮辱，冤枉，他只想抓住每月三十塊錢的這個地位。

他拿起信紙來，想把這事情的種種經過，詳細細寫封信給張守珍，婉曲地請求他給自己再幫一次忙。提起筆來，只寫了「主任先生」四個字，方才出門時，張守珍在他背後說的一句話，像打雷一般震動了他的耳鼓：

「倒霉，廣告部出了這樣的東西，真丟人極了。」

他覺得耳朵裏嗡嗡作響。這嗡嗡聲很快地擴大起來，鑽進了他的腦子，鑽進了他的眼睛，眼前忽然一黑，他的身體軟了下去。

一九三六，六，二一，上海

普利安先生

「喂，普利安來了，普利安先生來了。」

老張像是才下了班，左肩上掛着一袋銅板，康郎康郎地響着，跑了過來，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我莫明其妙，只睜着一雙眼睛，向他望望。

「你不認識普利安嗎？……這也難怪。你到廠還不久。你進來的時候，他早已不幹了。你看，就是他呀，那個白髮蒼蒼的年邁人呀。」

這傢伙準是昨天看了大戲，後頭那一句話還帶了那麼一個花腔。果然從西面來的電車上跳下來了一個滿胸白鬚的老頭子，穿着一身黑

色的西裝，搖着又矮又胖的身子，走了過來。

我敢打賭，老頭子穿的雖不漂亮，可決不是羅宋畢三；看那副神氣，不是法國人，準是意大利人。

老張那傢伙老遠就嘩拉嘩拉地叫起來了：

「普利安先生！普利安先生！你好啊！」

「啊！張德祿，你好！大家好！」

叫普利安的那個老頭子，走到面前了；一面回答着，還向我瞟了一眼。

看樣子，他恐怕有六七十歲了罷，頭髮都全白了。不過臉色還很好，脚步也很健。

他沒有跟老張拉手，他沒有幹那些鬼子們幹的那一套，但是老張却跑過去拉了一下他手裏掖着的皮夾：

「幹嗎拿這個？」

「上寫字間去。」

「啥生意？」

「保險行裏跑街。」

「還是老生意呀，恭喜你發財。」

「不過混一碗飯吃吃。」

向北開的電車到站了，老張向着電車嘩拉嘩拉地喊：

「吶，普利安先生！普利安先生！」

七十五號開車看着老頭子老是笑隱隱的。這笑裏含着說不出的好意，我是知道的。賣票的打招呼道：

「老先生，請上車罷！都是自家弟兄，不要客氣。」

老頭子向我們點了點頭，向前走上了兩步，又回頭看看，低聲說：

「你們都很好。比羅宋人他們好。再會。」

老頭子擠上了車，站在開車旁邊，向我們笑了一笑，可是車上的人早

跟他搭話了：

「老先生到啥地方去？」

「上寫字間去？」

「寫字間在那兒？」

「北京路。」

噹噹噹，車開了，老張向我低聲說：

「唉，普利安老了！」

「喂，老張，你跟他很熟嗎？」

我禁不住這樣問了一句。

「自然，他是從前在公司教開車的。」

我奇怪了：

「你又不是開車。」

「可是我們很熟，這其中自有道理。」

「啥道理呢？告訴我。你不是拍鬼子馬屁的人。」

「老子向來不拍鬼子馬屁！」

「那個什麼普利安不是鬼子嗎？」

「鬼子是鬼子。他是意大利人。不過這鬼子却與衆人同。」

「好，就請你告訴我那個與衆不同罷。」

「行！不過咱們得走幾步。站在站口上嘩拉嘩啦，大家會來看熱鬧的。」

我們兩個背着銅板袋康郎康郎走了去。

就在這康郎康郎的聲中，老張講出了下面一段故事。

x

x

x

普利安那個老傢伙，看光景，總有七十幾罷，至少也有六十幾。你瞧他那一頭白髮，一臉白鬍子。

我頭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就是那副樣子，不過腳勁比現在好些，脾

氣却比現在壞。

他到中國有三十多年了。他來上海的時候，我和你恐怕還沒有出世哩。

你瞧，他那一口上海話講的多漂亮。

他一到上海幹了點什麼，我可說不上。有些人說，他是電車公司從外國請來的；他一來就獸在公司裏。公司的頭一個開車，聽說，都是他教出來的。這些話不過是有人說說罷了，真假我可不保險。

不過，他的確是老資格。現在那些開車，無論那一個，都是他教出來的。那些老開車都知道他的脾氣。他們說，他以前的脾氣可不好惹。他開口閉口都得罵人，再不對勁他就動手動脚地敲你兩記。

譬如你煞車沒有煞住，他就嘩拉嘩拉地嚷了：

「豬羅！儀吃子污啊！那能格樣子煞車？豬羅！」

要是你踏鈴沒有踏響，他又罵了：

一娘×皮！鈴也打勿響，還要開車。乳殺子人，公司又得罰銀錢哉。噫不用場個豬羅！」

接着，就是兩記耳光。

痛罷？他那兩記還要利害呢。你想，又粗又厚跟狗熊蹄子一樣的手，怎麼會不痛？

那些開車實在有點受不住了，大家商量總得幹他一下子。

也是該他倒霉。那天晚上，不曉得在什麼地方多喝了幾口黃湯，他一個人東倒西歪地從菜市路走了過來。到打鐵浜轉灣朝西，路上的人慢慢地少了。他口裏哼着外國小調，搖頭擺尾地走着。看樣子，也許是磨坊街那些鹼水妹多給他上了點勁兒罷，他那副猩猩臉滿堆着一臉笑。

恰巧有幾個開車剛剛逛大世界回來。他們有說有笑地向康梯路走。其中有一個人忽然看出了普利安的背影，他用肩膀撞了一下旁邊走着的另外一個開車，悄悄地說：

「他媽的！活見鬼！好好地會撞見什麼普驢子，」

「在啥地方？」

「吶！」

他用下巴向前一指：

可不是，普驢子正在哼他媽的什麼外國十八摸哩！

對啦，我得告訴你，那時候普利安的人緣真壞。大家恨他不過，就叫他普驢子，大概是罵他亂踢亂嚼罷。

那時候，那幾個開車看見了普利安——好，就叫普驢子罷，——真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本來朝南走的，大家故意折回頭來，跟在他的後面走去。

不知是誰說一句：

「媽的，他倒開心煞哉。」

「開伊拉娘格心，老子得揍他。」

「揍！揍！」

「算了吧，揍他有啥用處。」

「把伊一眼苦頭吃，老子也開心。」

「把伊一眼顏色看看，媽媽的。」

「好，老子先下手。」

亂七八糟講了一陣，大家便一窩蜂似地跑上前去。

不知是誰在他的背上先掄了一拳。

他向前搖了兩搖，便倒在地下。

一陣無名的拳頭，像猛雨一般，落在他的身上。

那時候普利安還年青，論力氣，兩三個小夥子不一定就打得過他。偏偏不巧的是他吃醉了酒，這幾人中又有小山東，和綽號鐵牛的一個湖北佬，他們都會幾套少林拳的；所以普利安白白掙扎了幾下，到底沒有能夠翻起身來。

他還喊了幾句洋話，什麼『Help me Help me』地叫了幾聲。可是夜深了，路又僻靜，馬路沒有什麼人走過。

小山東撇着上海腔，恨恨地罵道：

「儂學驢子叫呀，外國豬糞，老子要敲殺儂。」
哈，哈，哈，大家哄笑了。

又是一陣拳頭風，一陣拳頭雨。

後來大家倒覺得有點沒趣了，這才歇了手，各自揚長走散了。

第二天早晨，還是一個安南巡捕發見了他，喊了一部黃包車拉他到了嵩山路巡捕房去。那些外國捕頭都是他的老鄉，自然要給他抓人報仇。可是大家都很齊心，誰也沒露一點風聲出去。過了幾個月，這案子就這樣湮下去了。

經了這事件以後，他的威風不知不覺地減了多少，可是他對於中國工友更恨，動不動他會到洋東家那裏去，悄悄地告你一狀。

打他的是誰，他雖不明白，可是那是些什麼人，他心裏是有數的。

x

x

那一年，大馬路上出了事，先施公司門口打殺了人，全上海都起了閔，咱們公司的工友後來也跟着幹起來了。

自然，那時候我還沒有進公司。那時候咱們還小哩。可是事由咱們都明白，老輩子早已告訴咱們。

據說，那時候普利安那傢伙真有點骨頭輕哩。

不知道是誰的主意，也許是他自己要獻殷勤。也許是大班他們叫他那樣做：他那時候跟中國工人要好起來了。

他真有點骨頭輕。罵人也不罵了，架子也不搭了，見人總歸是笑迷迷的，有時候還會在你肩膀上很親熱地拍一下。

有人覺得古怪。可是大家都忙着幹正經事呢，誰也沒有工夫去管這閒帳。

還有幾個朋友很開心，他們說：

「他媽的，鬼子真豬糞脾氣：給他一點顏色看，馬上會掉過頭來拍儂馬屁。」

話是不错的，可是普利安那傢伙却並不是這樣，他跟中國人拉攏，是有目的，有作用的。後來這事體明了。

大家討論罷工的時候，就有好幾個工友出來反對。他們的理由是很簡單的：

「出事體是大英捕房的事，咱們管不着，咱們能什麼工呢？」

再有，便是說：

「聽說王家要出來講話了。他們那些大亨要是管不下，咱們罷工還不是白罷。」

還有些傢伙簡直說大班對咱們怎麼好，罷工是不應該的。他媽的，這時候講這種話，不是現在所說的漢奸是什麼？

大家氣極了，便有人喊打，接着便有許多「走狗」，「豬獠」的罵聲。幾個精壯小夥子便撲向前去找那幾個搗亂分子，一時秩序大亂。那幾個傢伙看看形勢不對，一個個夾着尾巴逃跑。幸虧主席大聲疾呼，幾個委員幫同着維持秩序，大會才繼續着開了下去。

後來有人暗地裏去調查，才知道這幾個破壞份子是有小組織的。他們有三四個人作頭目，常常在他們家裏去商量；這三四個人又都跟普利安來往得頂密切。這時候普利安是站在公司跟這批漢奸中間的。他把他們的舉動報告給公司，又把公司當局的意思傳達給他們。自然，他也會出主意叫他們去做，不過實際上他還不是體會公司的意思嗎？

經了這事變以後，大家才明白普利安爲什麼變得樣頭骨輕了：原來他有他的作用。也許是公司故意叫他這樣做的，因爲他的地位是站在工人上面的，這樣做是非常便利。可不料大家的威力把他們的陰謀弄得粉碎了。

普利安的功勞簿也許少記這一大功哩。

普利安在大眾中間露了馬脚，他又變成從前的老樣子了。他不再跟家敷衍了，自然大家也不會去理他。有幾個頑皮朋友還故意跟他開玩笑：

「普利安，這回領了賞，該請大家喝一杯呀！哈哈哈哈哈。」

他只將頭轉向那邊，故意裝做沒有聽見。

不過對於那幾個破壞份子，他的態度却是兩樣。他對他們居然擺出副瞧不起的架子，可是事實上却給他們很幫忙。

這也許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在這風潮平靜了以後，那幾個有力的破壞份子都升了。賣票的便升查票，開車的升成了普利安的助教。

普利安就這樣地在一般工友中間留下一種不痛快的印象。

x

x

x

可是這種印象，到了我進公司的時候，已經淡下去了。也許是因為時間隔得久了，以前的老人都走散了，記得這種種事體的人沒有的原故。

這時候，世事已經翻了轉好幾個過啦。熱心的朋友是死的死了，逃的

逃了；出風頭的傢伙把機關當衙門坐；老實人都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大家只求不減工錢，夠了，誰還敢管什麼事。普利安在這風平浪靜的當兒，自然也顯不出什麼。他對大家沒有什麼，大家對他也就平淡了。

他的脾氣還是老樣兒。雖說不打不罵了，客氣却是一點也沒有。骨子裏，他的確是瞧不起咱們中國人。練習開車的時候，有一點錯兒，他就會發脾氣，雖說不像以前那樣打罵，單就他那副尊容可就夠受了。何況他有時還要挖苦兩句：

「儂那能介聰明？你還要學開車？」

「儂中國人真真聰明，跟羅宋人真好配一對。」

所以那麼開車看見他就頭痛。受他的氣不說，常常還爲了他讓洋東家來罵人罰錢哩。

跟他的那幾個助教，一樣的壞蛋。從前破壞團體，現在便跟着他說

中國人的醜話。有的說話都學他，帶着一種古古怪怪的洋涇浜腔調。真使人聽見就肉麻。

不過，在這種情形底下，誰也沒有去反對他們。大家都是吃飯要緊，況且在這年頭，出頭不是好玩的，有時真是性命交關哩。

大家都要吃飯，偏偏是吃飯有問題。

在我進去不久，就發生了一樁事情。

那時候，什麼東西都漲了價，大家領的工錢都不夠開銷；公司的車票是提高了，可是咱們的工錢呢，却是一個大也沒有加。大家已經有點氣不過，不知是那裏得來的消息，說公司紅利不及往年厚，決定要裁人了：這可叫人不得不起鬩了。

起先，是咱們賣票的咕嚕起來的。咱們不像別家公司那樣好揩油，可是罰起來比人家却來得兇。平常已經有了一肚皮的氣，到這時候大家更容易齊心，誰都要吃飯，誰也不反對，這是大家切身的事呀。

賣票方面講好了，便去跟開車的去談。開車也跟咱們一樣，日子過得夠苦了，還不贊成嗎？可是這時候三十三號開車，說了一句話：

「普利安那邊那幾個傢伙要不要？」

我知道那些傢伙的歷史，我便說：

「他們才不會來呢！他們跟咱們兩樣，他們是另外的，他們算他媽的什麼教習，怎麼會跟咱們來。」

「那咱們罷了有啥用？他們會來開車的。」

接着便有一個賣票說：

「不錯，不錯。查票也會替咱們賣票的。」

這樣一來，大家却有點動搖了。

忽然一個粗嗓子在喊：

「他們要來作對，老子便揍他們。」

這是咱們的侏子王二。

誰都沒有應聲。大家都覺得不能這樣做的。後來有幾個人自告奮勇去探那邊的口氣看，假如有機會，便拉他們進來，一道去幹。

結果出人意外，那幾個傢伙也肯來，我恐怕他們有詐，可是報告消息的人，說這是千真萬確，因為他們聽到消息，公司要裁人是先裁他們的。

「哼，做走狗也有這樣一天。」

我心裏快活了一下。不過，我口裏卻沒有講出來，馬上我又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只有吃飯問題是把啥人都能拉攏到一起的。」

這一點不錯，就爲了吃飯問題，從來是冤家對頭的他們不是也跟我們合到一起了嗎？

以後商量的時候，他們有人來參加。我記得有個姓李的矮個子，很會說話，他說：

「頂好是咱們照常上班，不過不要做事。」

「上班不做事，怎麼辦，我們不懂。」

我們有人反對。他又說了：

「不做事就是不做事。警方，開車只顧開車，不要按站口停；賣票跟着車子，却不叫客人買票。」

「那不是拆爛污嗎？」

「不是。普利安說，他們法國話叫什麼？老陳，叫做什麼？你洋文好，你說說看。」

老陳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他搔搔：

「你看我記性不行了。好像是什麼『沙包探』呀。不曉得是不是。」

「什麼沙包探，只是洋爛污罷了。」

倭子王二會說了這樣一句俏皮話。接着，誰便說道：

「好，咱們就拆他一次洋爛污罷。」

「拆洋爛污，哈哈。」

「哈哈。」

大家都痛痛快快地笑了。

不過事體決不是開玩笑的，拆洋爛污也得有一個拆法。大家商量的結果是這樣的。

先由開車，賣票，查票和機器間各舉兩個代表，連教開車的兩個，一共十個人，去見大班。我們提出了許多條件，主要的是加工錢。大班要是不答應，我們便照着計劃，給他拆起洋爛污來。

大班當然搭官話，不肯答應。我們便四處打電話。站上接了電話，便告訴開來開去的車子。開車也不管鐘點了，賣票的便把票子裝進箱子，跟開車去談天。

沒有到班的朋友，便隨便跳上車子去看。那真有趣。平常是賣票催着客人拿出銅板來，現在客人拿出銅板來，却沒有人要。有些人反着急起來：

「喂，賣票，火速票子拿來，阿拉要下車哉。」

「今早弗要票子呀。」

賣票倒懶洋洋地回答。

「爲啥弗要票子？」

「先生，阿拉今早拆洋爛污，哈哈。」

另一個賣票很滑稽地添上一句。

「儂拆洋爛污，等些查票來查，弗管阿拉事體。」

說着，那客人到了站，便咕着嘴下車去了。

開車看看賣票，大家笑笑。車上的客人更覺得古怪。

有幾輛車上，客人要買票，賣票便把實在情形告訴了他們。客人也很同情咱們。有些客人竟覺得這玩意很希奇。

是的，這玩意很希奇，咱們也覺得。所以雖說在鬧事體，大家的心裏，總跟平常的罷工有點兩樣。

可是公司却沒防到這一着。那些大班跟買辦也覺得奇怪。他們沒有答應條件，大家還在上工，也許大家屈服了。不然便是那些代表是冒充的。他們滿肚皮得意地回家吃中飯去了，到了下午兩點半鐘回公司，得到報告，趕緊派人到各站口去勸，已經來不及了。并且大家放話，不答應條件，儘管給他放空車，大班們弄得沒有辦法。一方面請巡捕房擋車子，一方面又去找代表來談話。自然，條件還是不肯馬上答應的。他們告訴代表：

「你們先叫車子回庫。至於條件，明天請你們中國幾位有名的先生來再商量商量。」

這回大家可不肯上當了。咱們沒有罷工，不怕他們喊流氓來打。就是打，公司得預備打壞幾輛車子才行。再說，車子照例出去，他們得賠電力，賠機器。公司的損失是加倍的。咱們樂得不理。

公司沒有法子了，讓買辦出來講好話。討價還價的結果，咱們的要求

總算答應了大半。

這回算不大費事地成功了。

×

×

×

普利安跟咱們的關係，從這事件以後，就大不相同了。大家好像覺得這一回成功多虧了普利安似的。大家見了他自然而然地客氣了，他呢，也比以前和氣了好多。

不知什麼時候，我也跟他說起話來了。有一次，我笑着問他：

「普利安先生，那個，拆洋爛污，叫什麼名字？」

他搖着頭，一路咕囔着：

「沒有洋爛污，沒有洋爛污。」

我知道他弄錯了，他低聲說：

「吶，就是那一回，大家上工不做事，阿拉也沒有賣票……」

我瞅着他的臉色，他好像有點不高興：

「那個，伊拉法國常常有格。叫沙保大些，沙保大些。」
啊啊，原來不是什麼包探，我心裏笑了，他看看我，便搖着那短身子走了去。

普利安近來有點不高興，確是真的。聽說大班不滿意他。大班他們，不曉得從那裏打聽來的，以為上一次的花樣是普利安教出來的。

這真是冤枉了他。他給咱們沒有出過什麼主意，他跟咱們本來沒有來往。若說是姓李的想了這個法子是他教的，我看是不會的。他也許跟姓李的他們隨便談過這個，可是姓李的會用出來，他恐怕沒有想到。

再說，上一回的事情，他也是出乎意外。姓李的他們跟咱們一齊幹，聽說，他很不願意。他們勸過他們。可是他們都說：

「普利安先生，我還要吃飯呀。公司要裁我們，你能夠保險嗎？」
他當然不敢拍胸膛。

那姓李的把他平常隨便講的法子來用一遍，他也不能怪他們。

他雖不能怪姓李的他們，大班他們却要怪他。我看他恐怕爲了這事，心裏有點不舒服罷。近來他沒有以前那樣神氣了。

過了幾個月，公司對咱們反攻了。本來，大班是答應了不裁人的，到了這時候，他却借了另外的勢力來報仇。第一個給他開刀的就是普利安手下那幾個教開車的。

大家想動，可是有一個什麼機關壓着咱們。這種機關你是曉得的，誰不好去得罪牠。牠背後有大勢力呢。況且，咱們在成功以後，誰也沒有防到這一着。這給咱們一個措手不及。而那機關給他們下的罪狀又是不容別人開口的。這真是天曉得。連他們人到那裏去了，都不知道，你想，大家能有什麼辦法。

普利安却氣極了。他跑去見大班。

大班冷冷地說道：

「這是他們國家的法度，你和我有什麼辦法呢？」

「他們犯了什麼法？公司難道不能保他們一保嗎？」

普利安代他們這樣求情。

「聽說是政治上的犯罪，咱們外國人不能說話。」

他有點奇怪了：

「難道。他們××黨。社會主義？」

「這我可不知道。你是他們的頭目，你總應該曉得。」

大班反來質問他。他搖着頭：

「他們不會，從前我領了大班的命，喊他們破壞過罷工的。還是孫傳

芳那時候……」

大班得意了：

「對啦。就是這個孫傳芳害了他們。」

普利安真是越弄越糊塗。他再要問大班，大班却不耐煩了：

「你去跟他們中國人說去。」

他便氣呼呼地去找那個機關去。那裏有兩三個是他以前教過的開車。他們見了他很恭敬。他提起了他手下的幾個人的事。

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說不曉得。他便求他們，說：

「你們也是同事。以前大馬路的那回事。你們都是一道的，他們都不贊成胡鬧的，爲什麼他們如今要吃官司？」

回答很妙的：

「我們跟他們兩樣。這是你老先生不會曉得的。至於這一回吃官司，那請你先生去問問大班，我們是管不了的。」

普利安弄不出頭緒，便來告訴我們。

這裏面有什麼鬼，我們心裏明白。我們便把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通統說給他聽。

他聽了這些話，好像搖頭嘆息的樣子：

「阿拉老了，這種事體一點不懂。你們中國也是變了。變成那種古怪

樣子了。」

那一種樣子是什麼，他沒有說：不知道是他的貴國意大利。

從此，普利安跟我們更加親近了。新的工人進廠，他都很親熱。就是我們這些歡喜開玩笑的朋友，有時到他那裏。他也好像對待自家人一樣，大家對他自然也好起來，不知不覺地都叫他一聲：「普利安先生。」

公司方面對於他也沒有什麼。聽說他曾辭職過一次，大班沒有答應他。不過後來公司給他找了兩個羅宋人做幫手。

這些羅宋人倒很賣氣力，很會拍大班他們的馬屁；不知道怎麼，普利安却跟他們合不來。咱們中國人是討厭那些羅宋人的。他們給咱們還要搭架子。我聽見王小四子說，那裏面有一個羅宋人，在張宗昌那裏當過兵，在他們江北一帶作的惡不少呢。他媽的，現在可給咱們教開車來了。

普利安呢，看去更加無趣向了。跟羅宋人越合不來，便跟咱們更親近。不單是開車，別方面的人，他也很熟了。假如你看見了他，你隨意問

一聲：

「普利安先生，你好啊！」

他一定很客氣地答應你：

「老王，你好啊：大家好。」

他媽的，偏是那些羅宋人洋派十足。

這樣快快活活地過了半年，有一天，大家忽然談起：

「這幾天，普利安先生怎麼不見了。」

「奇怪，沒有誰看見他嗎？」

沒有人看見他。

「不會死了罷。」

「不要瞎說。他身體比你結實哩。」

後來才打聽到，他離開公司了。實際是公司不要他了，却故意提起了他以前辭職的話，作為公司準他辭了職。

你瞧，這轉了多少灣。歸根結底一句話，公司爲省錢。那兩個羅宋人每月拿的工錢還趕不上他一個人。公司爲什麼還要他？公司只要省錢，管你什麼老資格，管你是什麼自己人。況且他近來跟那些洋人弄得并不好。他又是意大利人。他又老了。人家還要他嗎？

大家談起這事體，都不平，可也沒法子。他到那裏去了，都沒有人知道。

有一天，我跟五路車，在北京路，看見一個老頭子上車來了，樣子有點像普利安。等他進了車箱，我一看，不是他，可是誰？

「普利安先生，好久沒有看見，你好啦。」

他聽見我喊他，抬起頭看看我，兩個眼睛發着光，又像高興，又像難過，又像不好意思。他咕囔着說：

「啊！張德祿，你好！大家好！」

「你不到公司來了？」

「不去了，老了。人家不要了。」

我不敢再問下去，他的眼淚會流下來。我只得打訕着說：

「現在，在啥地方得意？」

他舉了一舉手裏的皮夾：

「在一家保險公司混飯吃。」

他要取銅板買票，我搖搖頭：

「不要客氣。算我的。」

他沒氣力地笑了一笑。到法大馬路，他就下去了。

開車看看我，嘆了口氣，說道：

「普利安先生好人。老了還要這樣子。真是無論啥地方，窮人總是一樣苦啊。」

「可不是，總得咱們相幫相幫。我不要他買票，也是這個意思，你說對不對。」

「這有什麼，只別遇着那羅宋人查票就好啦。」
車轉灣了。普利安夾在向南去的一堆人裏面，漸漸地看不見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

偉特博士的來歷

一

白漢三和王漢魂，他們倆是老同事，他們倆是好朋友。

他們倆都在濟世大藥房做事；白漢三做跑街，好聽點，說是作宣傳員；王漢魂呢，管藥庫，有時也代藥師配製外來的處方。

這濟世大藥房在上海藥界中是數一數二的大商號。在那裏做事的，裏裏外外，大大小小，總上百數；在這麼多的同事當中，白漢三和王漢魂兩個頂要好。他們倆是同鄉，他們都是鎮海人，這並沒有什麼希奇；他們倆的要好，却是因為他們趣味相投；他們倆都歡喜玩。

●這也難怪。年青人，手頭又寬裕，誰不歡喜玩玩呢？白漢三家裏有點田產，他做事爲的是混點名氣，用錢自然是不在乎的；王漢魂的家境雖不好，他却生財有道；在那麼大的藥房裏面，只要搗點小鬼，還怕沒有錢用嗎？在這方面，幫他忙的又是他的好朋友白漢三了。

王漢魂悄悄地問白漢三：

『白家裏，上趟格批貨色柴●弄？有啥●人要哦？』

『唔，慢慢交，總歸賣得掉。儂啥事體介●來不及？』

王漢魂的確有點來不及，因爲他在等錢用。白漢三却開腔了：

『阿王，上趟格④安蕺兒阿好再弄⑤出一眼？』

●『柴』即普通話的『怎麼』。

●『啥』即普通話的『什麼』。

●『介』是『這樣』。

④『格』是『這個』。

⑤『弄』是『做』『辦』的同義語。

「儂講上趙格批補血針哦？有啥弗好弄！儂還要多少啦？」

「補血針格生意交關好啦。儂儘管弄好嘞，阿拉保儂賣得脫。」

「好個，閒話一句！」

生意講定了，這回是白漢三請客。他約了幾個朋友，到萬國大飯店開了一間特等房間，他們打麻將，吃酒席，叫堂差，洗澡，痛痛快快地玩了個盡興。就在這幾天中，阿王的貨色也交來了。白家裏又向外面兜攬生意去了。

這樣的事體做得多了，外間總不免有一點風聲。不知什麼時候，這消息傳進了大班的耳朵裏；忽然帳房派人來檢查藥庫。這在王漢魂是一個晴天霹靂，弄得他措手不及。結果，由一點小的漏洞，把幾年來的積弊都給盤查出來了。大班大發雷霆，要把白漢三王漢魂這一批人通統到送行裏去。托人求情的結條，他們總算沒有到新衙門^①去出醜，可是對於公司

①「行裏」是上海人給巡捕房的俗稱。

②「新衙門」是上海人給會審公堂——即臨時法院的前身——的俗稱。

的損失，他們得加倍償還。像王漢魂那樣自家拿不出錢的人呢，是活該保人到霉，吃氣受驚還得挖腰包出來。白漢三是有身家的，倒不在乎，可是上代傳下來的幾十畝田就得賣掉了。

白漢三回家去的前一天，他又在旅館——這回當然是小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找王漢魂來商量。這位王先生却有點狼狽不堪的樣子。白漢三拍拍他的肩膀，說道：

『老阿哥，儂柴啦！上海灘上格種事體有啥●希奇？儂爲啥介嚙沒●神氣？』

『依儂講，柴弄弄●？』

『我有法子。』

他很神氣的笑了一笑，然後說下去：

●『啥』是『什麼』。

●『嚙沒』是『沒有』。

●『柴弄弄』即『怎麼辦』。

『阿拉屋裏還有田嘍。我回去通統賣脫其[●]，拿介個銅鈔來開片店，儂同我幫忙，阿拉兩家頭爭口氣，弄點顏色把其拉[●]看看。好哦？』

『好個。我總依儂。』

王先生的臉上也有春色了。

第二天，兩個人睡到十二點鐘才起床。白漢三高興地到公司裏買了許多送人的東西。到四點鐘，王漢魂送他上船，在船上白漢三還跟他談了許多將來的計劃。開船的時候，白漢三站在甲板上，滿面春風，大有衣錦榮歸的神氣。

二

王漢魂在親戚家裏閒住了六個多月，實在熬不下去了，他正想跑到外

●『其』即『他』『她』『它』。

●『其拉』即『他們』『她們』。

埠去找事，忽然有一天，接到白漢三的一封信。

田已脫售，不日即來上海。

這真是絕路裏的一顆救星。他硬拿定主意專等他來。

約摸過了大半個月，白漢三果然到上海來了。

他仍舊西裝穿得筆挺，不過臉色却晒得又黑又紅了。

親戚家裏不好講話，他們倆便走到外面去。

白漢三要到同華樓吃中飯，王漢魂樂得依他。

兩個人一面吃酒，一面講着各人別後的情況。

講話頂多的自然是白漢三。他告訴他怎樣跟叔父鬧分家，怎樣同母親說要自己開店，怎樣托人家賣田，爲什麼耽擱了這許多日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他將現款帶來了。

現款，當然是再好不過的東西。不過，這可不能完全全用在他們的新事業上。因爲，他得給保人還錢，他還得給他們賠利錢。能用來做自己的

的事業的，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們的資本，算來算去，只有兩千多塊錢。在上海灘上，要做一樁事業，這數目並不能說是寬裕的。

吃飯中間，他們便照這資本打算了許多種的事業。有的成本太重，他們無力去做；有的利錢太輕，他們不願做；有的危險太多，他們不敢做；結果，本錢少，利錢厚，他們又很熟悉，不怕危險的：只有製造西藥這一行生意。

白漢三說：

『儂以前來啦配藥間，一定曉得蠻多；儂看阿裏一種藥銷路頂好，又容易做？』

王漢魂想了一想，然後說道：

『格種東西蠻多，外面做格也弗少。阿拉本錢有限，只能夠單做一種頂靠得住格就好啦。』

『依儂講？做阿裏●一種好？』

『讓我想想看，』

停了一會兒，王漢魂才搖頭擺尾地說出了一篇大道理：

『依我看，銷路頂好格藥，不過像眼藥，止痛藥，搭●皮膚病藥；格幾種藥麼，成本輕，利錢倒也還好，不過外面做格已經是蠻多咧。又是賣不出價細，實在也嘸沒啥意思，我看阿拉也不用做咧。聽儂以前講，好像補血針蠻好銷格。格條路倒好去試試看，儂看好哦。』

『有啥弗好，只要儂會做。』

『格種打針藥，我弗會做，再講阿拉本鈕也弗夠。格要大工廠才可以做。不過補藥總歸有銷路格。有銅鈕人，阿裏一個弗相信吃補藥。只要儂會做廣告，就是價細大一眼，其拉也弗在乎。我想阿拉還是做種藥片試試

●「阿裏」即「那裏」。

●「搭」是「與」和「及」的同義語。

看。成本也大弗，總可以賺一筆銅鈔格，儂想好哦？」

「只要會賺銅鈔，有啥弗好，就是賣春藥，我也肯格。」

「老闆，儂格人爲啥介老實，補藥搭春藥有啥兩樣，不過名字好聽眼。」

「好咧，好咧，空頭閒話弗要多講啦。儂有做藥格方單哦？」

「方單倒蠻多，等我回去尋尋看。」

三

王漢魂找到了方單，白漢三就先給了他幾拾元錢，叫他去去做，他們的新事業就這樣地開始了。

藥片做出來以後，白漢三非常高興，便要拿到他的老主顧那裏去兜生意。

王漢魂告訴他：

『不要介意，格是樣品。話是好做[●]，阿拉馬上要找房子，就要正式開業咧。』

他們在提籃橋左近找到了一幢弄堂房子，自己就搬到那裏去住。並且在門口掛了一架新做的金字招牌：

『福壽製藥廠。』

藥廠開張了，自然招收了幾個女工和職員。白漢三一面監督工作，一面在外邊交際，這時候他儼然是一副老闆的神氣。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藥片的名字。什麼補丸，金丹，靈丹，寶丹之類，外邊已經老早就有了，他挖空了心思，想不出一個很動人的名字來。他索性想叫牠做「福壽丹」，這正是他們藥廠的字號，可是王漢魂不贊成，說這名字太俗了，所以又擱了淺。

後來，想來想去，不知誰想出了這樣一個名字：

●「話是好做」即「若說是好做」。

「丈夫再造丸」。

外面幾家藥房裏的朋友說這有些像中國的舊藥，並且他們的意見，以為要銷路好，得截上一個什麼博士的牌頭。頂好是一個外國博士。

像白漢三和王漢魂這樣的人物，就算能有什麼發明，誰又肯相信呢？這可把他們倆難住了。

最後，還是王漢魂的心眼兒多，他說：

『格有啥難。阿拉自家想出一個外國名頭好咧。』

拿破崙，華盛頓，都想過了，可是都不能用。王漢魂又得出主意了：

『老闆，阿拉格名字翻成外國字好哦？王就是King。Doctor King 儂看好哦？』

王漢三可不肯讓老王出這個風頭。他是老板，風頭得讓他獨占。

『阿拉格白字，外國話好像是 White。White —— 華以特 —— 懷德。就喊其懷德博士哦。』

『懷德博士也好，不過……』
不過，討論的結果，當然還是老板得了勝利；僅僅將懷德兩字改作偉特，這算是採取了他老朋友的修正。

白漢三很得意：

『偉特博士——再造丸，蠻好，蠻好！偉特博士，又偉，又特，哈哈！』

名字就這樣決定了：

「偉特博士再造丸」。

但是，臨時，王漢魂又想到了一件事：

『照片，總得弄張照片。格張博士格照片到蠻難弄格。』
正在得意的白漢三，却滿不在乎：

『柴話●。照片啥？又偉又特格照片……格有啥難。儂去弄弄看好

●『柴話』即『說什麼』。

咧。」

這時候，王漢魂的腦子裏，浮出了他認識的一個白俄老漢的小影。他口裏念道：

「謝米諾夫。」

四

不久，上海各報上，都登着一幅很大的廣告。題目用半寸大的方頭字刻着，非常醒目：

「偉特博士再造丸。」

在廣告文當中，還印着一個方臉長鬚的外國老人的肖像，下面排着幾個字：

「美國醫學博士偉特先生玉照。」

不曉得這照片的號召力大，還是廣告文的宣傳力大，總而言之，這再

造丸的生意是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王漢魂督促着工人加速工作，常常還得開夜工；白漢三便計劃着開設一個門市，以廣招徠。在三馬路西首，離跑馬廳不遠的一段熱鬧馬路上，有一家新裝修紅色舖面，上面橫着紅底白字的招牌：

『福壽大藥房。』

這就是白漢三奔走了兩三個月的成績了。

有了舖面，每天的零賣和現批總可以做得百幾十塊錢的交易。這白老板的確有點上海灘上做生意的本領。現金週轉便利，他把這些錢出一部分來專用在交際和宣傳上面。今天請大報記者，明天請小報編輯；今天在本埠新聞欄裏送去一則消息，明天請名人題幾個字刊登在廣告文裏；雖說資本并不算多，生意却做得十分熱鬧。小小一間舖面，常常被顧客擁擠得水洩不通。白老闆有時來看看，見了這樣子，他坐在櫃台上，面上自然堆滿了得意的笑容。有人還要來問問這位偉特博士的來歷，他便信口開河，說

是什麼美國博士呀，有名醫生呀，愛迪生的老朋友呀，荷爾蒙的專門家呀，這樣滔滔不絕地扯上一大堆的話。再造丸的銷路一天好似一天，偉特博士的名聲也便一天大似一天。上海灘上，他和什麼艾羅博士，燕醫生以及兜安氏之流簡直是並駕齊驅的人物了。

沒有好久，偉特博士的勢力超出了上海以外。滬甯滬杭兩路旁邊，時時可以看見偉特博士的那幅方臉長鬚的小像，用粗厚的油漆，塗描在一塊長方的廣告板上。偉特博士就這樣沿着交通路線從上海跑到內地去，再造丸的銷路也就擴張到內地去，而內地小城市的金錢却相反地跑到上海，跑進白漢三的荷包裏來了。如今白漢三的荷包的確是麥克麥克了。

五

福壽製藥廠成立一周年的時候，他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紀念會。

●「麥克麥克」是 Much, Much 的洋涇浜英語，即「很多」之意。

那一天，藥房門口特別裝了「慶祝」字樣的紅綠電燈，掛起了「大減價」的藍布大旗，櫥窗上貼滿了慶祝什麼什麼的紅綠字條；工廠方面也張燈結彩，表示慶祝。工人少做了半天工，聽了總理和廠長的訓話，便高高興興地各自結伴去玩去了。

晚上，白老闆在狀元樓招待了同業的幾個頭腦。在吃飽了老酒之後，賓主間自有一番互相標榜的演說。到了十點鐘，客人都陸續地散去了，只留白老闆，王廠長和他們的兩三個知己朋友。

老闆的興致很豪壯，他還要到什麼地方去玩。一個綽號小鬍子的朋友便湊趣地說道：

『老闆要白相末，儂只管問老王好哉。老王有邪氣，好格地方呢。』王漢魂的酒意已經到了十分了。聽見這話，他那紅了像猪肝一樣紅的醉臉更加紅了，一直紅透了兩支耳根。他嘴裏却咕咕噥噥地反對着：

●「邪氣」即「非常」之義。

●「瞎三話四」與「胡說八道」同義。

『勿要聽其瞎三話四』。阿拉無啥地好去白相格。』
 可是，他越不肯去，小鬍子却越發挑撥了。他笑着看看白老板，說：
 『有啥難爲情？大家都是老朋友，儂個更香玉小姐還怕人看嗎？哪，
 老闆。』

白老闆看這情形，更加開心，他一定要去看看：

『阿王總歸介小氣。小鬍子阿會剪儂邊個不成？去，火速去。』

阿王雖不願意把自己的祕密給老闆曉得，可是實在拗他不過，只得帶了他們去。

在卡爾登戲院附近的一條弄堂口，大家下了黃包車。小鬍子曰告奮勇，向前領導，走到第三弄第三家的後門口，他止住了脚步，叫王漢魂上前去敲門。

門開了，王漢魂領大家上了樓。

在樓梯口，一個二十來歲的妖冶婦人正向下面望哩。看見王漢魂領了

這一大批人馬走上樓來，他便翻身走向前樓的房裏去了。

王漢魂他們便跟着進房裏。

一跳進了房裏，小鬍子便一把拖住了白漢三，向那婦人說道：

『格位白老板，阿王哥恐怕也講過，嫂子火速來見見面。』

又向白老板說：

『格位史小姐，阿王哥格……哈人……啊，太太哦。儂看那能？』

的確不錯，白漢三心裏想，那一幅白嫩的瓜子臉，那一雙又大又活絡的眼睛，那一只又小又紅潤的嘴唇，都是好的。就是鼻子未免平了一點。可是這在白漢三的眼睛裏，好像表示她的性情柔順，更合自己的脾胃。

那婦人趕忙喊躲在門後面的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去泡水。自己招呼大家坐，又拿出香烟來敬客。

她先將香烟遞給白老闆，看見他正在瞅着自己的小手兒，她不禁微微地笑了一下。

白老板接了香烟，她擦了一根洋火給他去點，他便趁勢又仔細地將鑑賞了一番。他發見了她左眼角上有一個小疤，反覺得更加嫵媚了。

她好像沒有覺到這些，又去招待別的客人。

這時候他的阿王才給她介紹那兩位客人：一位張先生，一位李先生。小鬍子和一位叫廉卿哥的，她已經認得，便不用介紹了。

房子雖不很大，陳設的倒還精緻：靠門口是一只銅床，床頭小櫃旁邊放着一張小沙發椅，對面牆壁擺着一只茶几和兩腳靠椅，中間放着一張碰和檯子，四只凳子。

白老板毫不客氣地坐在沙發上。其他各人隨便就了坐。小鬍子叫王先生跟史小姐并肩坐在床上，史小姐死也不肯，王先生却把小鬍子拉到身傍坐下了。

史小姐一個人在張羅，一會兒敬瓜子呀，一會兒倒茶呀，忙個不了。白老闆看她扭動身子走來走去，覺得越看越有味道。一件黃底綠花的

印花綢旗袍，緊緊地裹住了她那不長不短的身子；兩個奶頭微微地突起，臀部高高地聳出，更顯出腰肢的纖細可憐。衣岔裏，隔着絲襪隱隱地看見她的一雙小腿肚圓潤可愛，她扭轉腰肢時還帶着一股甜蜜的香氣，白老板想頂好能多跟她廝守一刻，就是天崩地裂也可以不管。

小鬍子嚷着要打牌。白老闆頭一個贊成。因爲人多，讓來讓去，結果是白老板小鬍子王漢魂和張先生上場。王漢魂叫史小姐代他打。小鬍子板莊，史小姐恰巧坐在白老板的下首，她便向他飛了一個淺笑，說：

『難未完結哉。白先生做仔上家，倪●定規要輸哉碗。』

白老闆聽了她那嬌滴滴的聲音，骨頭都酥了，趕快也打着蘇白，回答了她一句：

『耐●勿要客氣哉碗，倪也不會打牌個。』

●『倪』即『我們』。

●『耐』即『你』。

六

那一夜，摻了十六圈，到天亮了才歇手。

從此，白老頭的腦子裏深深地印了史小姐的嬌媚的情影。他暗想，阿王倒有這樣的豔福，不知道這樣的美人怎樣會給他弄上了手。他在朋友處打聽，才知道這女人原是生意上人，現在却歸阿王一個人占有了。

『阿王那裏會有這麼多銅鈔？看光景，那小房子，每月總要一兩百塊錢的開銷。難道個格寡老會倒貼其哦？』

他忽然想起阿王在濟世大藥房的把戲。他心裏疑惑起來了：

『他不要揩老子的油。』

但這沒有憑據，不能張揚出去。轉了幾天幾夜的念頭，才想出一個方法：

『得把他調開，不讓他做廠長。』

於是，他把王漢魂帶來，跟他商量。他說：「公司要擴充，自己照管不過來，叫他做副經理，工廠的事另外叫人去管好了。」

王漢魂不願意把工廠讓出，這是一個肥缺，他可以多撈點額外的油水。但副經理也不壞。工廠裏面也還可以安插幾個自己人咧。白漢三是一個荒唐鬼。也許自己將來連這福壽藥房整個都能奪過來呢。想了想，他就答應了。

爲了要拉牢白漢三，他常常請他到自己的小房子去玩。白漢三樂得跟史小姐混得熟點。可是史小姐倒很大方，好像把個白老闆沒有放在眼裏。王漢魂自然是很得意的。

這樣過了三四個月，白老闆忽然對他的副經理說：

『阿王，現在大家都拉講噲個「開發西北」，我想格面一定有生意好做。聽人家講，有哈個國貨公司開仔一趟展覽會就賺仔十幾萬洋鈔。儂代表公司去推銷推銷好哦？』

到西北去，這不跟發配到蒙古去一樣嗎？王漢魂他可不願意。聽說那裏都是沙漠，那裏的人都住在土窖裏面，那種苦頭，他死也不肯去吃。他離不開上海，他更離不開他的史香玉小姐。

白漢三再三勸他，並且給他許了好處，他才沒法不得不答應下來了。史小姐爲這也流了幾趟眼淚。他給他賭咒，她也給他發誓，他們才彼此放心了。

走的時候，她還送他到蘇州。

七

王漢魂旅行了一個多月回來，上海的局面完全變樣了。

他先回到祥康里的小房子裏去，他的史香玉小姐已經沒有蹤影了。問房東，也說不出她的去向。據房東太太的口氣，她好像是搬回蘇州老家去了。

他想，要是回老家，那倒也好：老是讓她一個人住在上海，自己本不很放心呢。

那晚，他在旅館裏住了一夜。

第二天，他到福壽藥房去，白老闆不在那兒。賬房老頭子交給他一疊信。

他走到自己的寫字檯上去。茶房不聲不響地給他端了一杯茶來，還暗地裏瞅了他兩眼。

他把那疊信向檯子上一摔，突然「張公道大律師事務所緘」的一封信跳進了他的眼裏。他那帶着輕淡的疲勞的神經緊張起來了。他趕快把那封信拆開一看，却原來是代表福壽藥房董事會警告他的信。信中大意是說，他在工廠內，引用私人，刻扣工資，偷工減料，濫報開支等情，已被人舉發，董事會特委托本律師辦理，望早日前來清了；不然即具情告發，對簿公庭，勿謂言之不豫也云云。他看了，很疑惑是自己眼睛看錯的，可

是，接着，他翻出了董事會給他一封公函。信上明明寫道：

『……等情屬實，今經本董事會決議，請先生即日另行高就，至於未了手續，望卽至張公道律師處辦理清楚可也。……』

這是的確確的事實。這真是晴天霹靂。他記得福壽藥房本沒有董事會的，可是那封信上明朋有董事長李星孫的署名。

『李星孫是上海大亨。他手下怕有幾萬徒弟。其爲啥跟阿拉作對？』他疑心是白漢三在搗鬼：

『老白跟阿拉有啥過不去。其不夠朋友，阿拉也不怕其，……讓我去看看其，看其柴話。』

他想，若是沒法子，就是求求他也可以。

他拿起那一疊信，像逃跑一樣地出了藥房的大門，背後好似有一千隻冷眼在追着他。

白漢三不也家，說是到廣東收賬去了。

後來，還是小鬍子，廉卿哥和其他幾個老朋友出來，做好做父，說是李星孫的意思，叫他在張公道律師那裏，立一個字據，承認自己舞弊吞款種種錯誤，情願自行退職，他們也就不再追究了。

他強不過，只得答應。正當這期間，另一個律師的信來了，是代表史香玉女士的，說他賂誘遺棄，要他贍養費三萬五千九百元。這仍由那些老朋友給他居間調停。結果是表面上出了一點贍養費，兩造完全脫離了關係。

在這些麻煩終了以後，他才聽到白漢三跟史香玉由杭州度蜜月回來了。

八

不久，上海便發生了一樁國際奇案，也就是小報上所說的偉特博士雙包案。

原告是美國人偉特博士，被告是福壽藥房主人白漢三。董事長李星孫登報聲明，自己跟福壽藥房並無關係。

這案子哄動一時。大小報上都有記載。可是每次記載的情形不同。原告被告都在報紙上宣傳自己的理由。

白漢三證明那偉特兩字是自己姓白的「白」的是翻譯。再造丸是自己發明的，并未曾見過什麼偉特博士。

原告却用廣告和仿單上的相片作證。他并且拿出他在美國一個什麼州裏得來的醫生開業的執照。

兩個人上公堂的時候，也是這樣各執一詞。

這時候只有一個見證可以出來講話，就是從前的製藥廠長王漢魂。

王漢魂在什麼地方呢？白漢三却又想到他這位老朋友了。

王漢魂在什麼地方呢？王漢魂這時候在原告的律師公館裏正忙着哩。

自稱偉特博士的那位羅宋老人謝米諾夫是王漢魂手中牽動着的一個活動傀

個。

王漢魂在什麼地方呢？他有時候也到李星孫的公館去。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也是李星孫先生的門下士了。

李星孫聽了王漢魂的話，也覺得白漢三做事過火，對不住朋友，他要給他的這兩位門生和解。

就在李星孫的公館裏，白漢三和王漢魂這兩位老朋友又碰頭了。

白漢三這傢伙現在弄成這樣瘦，這小子怕是色慾過度罷——王漢魂暗地裏這樣想。

王漢魂呢，他卻沒有以前那樣拘束，那樣落魄。他是氣宇軒昂的。他說話時眼朝着天。——無毒不丈夫，他是大丈夫呀！

可是在他這大丈夫面前，還有更大的一個大人物在：就是李星孫先生。

李星孫先生却並不怎麼氣宇軒昂，可是在他面前，連那位大丈夫也

得低了頭。

他叫他們——白漢三和王漢魂

自己和解了，不要自己咬自己。他

用一種大義名分說服他們，他說：

『自己同門弟兄，這樣鬧下去是有傷義氣的。隨便有什麼委屈，自己弟兄總得和解。』

王漢魂是說不盡的委屈的。李先生却很乾脆，叫白漢三給他賠償五萬塊錢。當然，這連史香玉那一筆糊塗賬都包括在內。

王漢魂也負有一個責任，就是設法去撤回這次的訴訟。

這可有點不由王漢魂先生作主了。雖然偉特博士的照片是他向謝米諾夫買去的，雖然謝米諾夫的訴訟是他指使，他後援的，可是如今是以美國醫生的資格和中國商人打官司，王漢魂他如何止得住。是他能發不能收了。

領事爲了維護本國國民利益去和中國法庭爭持，白漢三結果是失敗

了。

這案子終了以後，福壽藥房完全改組。三馬路那間小店遷移到南京路上。招牌也是煥然一新，在字號兩邊，還添上美國註冊的字樣。

謝米諾夫走了老運。他以偉特博士的資格成了福壽藥房的董事兼廠長。他再不着破西裝破皮鞋了，他恢復十幾年前的紳士丰度。

王漢魂想去弄個買辦做做，謝米諾夫口頭答應了，新董事會却沒有通過。

白漢三又得回到鄉下去，賣他那剩下的幾畝墳田。

史香玉依然是原樣，有人在天韻樓還碰到她，不過臉上的粉比以前搽得厚了些。

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

不景氣的插話

「不景氣呀！不景氣呀！今年真不景氣呀！」

不知什麼時候，阿福也學會了上海灘上的這句時髦話了。

阿福今年才不過十六歲，可是，他已經做了三年茶房。做茶房，並不算一件倒霉的事。講起賺錢來，茶房並不會比別人少。要是運氣好，在輪船，火車上，或者旅館，菜館裏做個茶房，恐怕每年的出息，比個把大學教授還要好的多。但，這樣好的差事，却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得到的。阿福是上海附近的一個鄉下人家的孩子，他的父親只曉得種田賣菜，那裏會有什麼路道。所以阿福只能在一月不大不小的店舖裏去做小茶房。

提起青年體育用品社，在上海常住的人，大概總會曉得吧？不，就在內地，稍微時髦一點的人，大約也會知道這個名字。這幾年，體育成了頂時髦的一件事，這體育用品公司的名字，時髦人自然會熟悉。況且這青年社還出過一個體育畫報，各處都很行銷的呀。阿福所服務的就是這青年社。雖說店鋪並不大，可是名聲却並不小。

阿福到這裏做茶房，正是一二八事變以後，那時候，阿福只有十四歲，況且他的生辰小，身材又矮又瘦，只好看作十一二歲。依他父親的意思，滿不忍放他出去幫人家。但是，他母親早死了，他又跟繼母不和，繼母帶來的兩個孩子常常合在一起打他。老早就有幾個年老的親戚勸他父親把他送到上海去學點本事賺幾個錢，他父親總是捨不得。可是，一二八的事變把他們一家更弄得不像樣了。祖上傳下來的一座房子也打成一片瓦礫場了。父親手頭積蓄的幾個錢在逃難時也逃得精光了。到這時候，父親不讓他出去，也沒有法子。何況他繼母和他繼母帶來的孩子逼得他實在也住

不下去。

他有一個表叔是在這青年社做出店的。當一二八的時候，這青年社也受了一點時局的影響。生意當然是沒有了，這時候誰還買網球拍足球鞋呢？其初，大家也是忙着逃難。幸虧經理張先生本來住在法租界，店裏的人都逃到那裏去。白天，各自出去打聽消息，夜裏，都回到經理家的客廳裏打地舖。戰事一延長，人心比較安定了一點，大家都很熱心地想知道戰事的真相。各報的號外和各式各樣的晚報便應運而生。每到黃昏時分，各種賣報的聲音在馬路上叫來叫去，在弄堂裏叫進叫出。報紙像雪片一樣從報販的手裏飛去，可是想知道戰事消息的市民，有時還不免空手回去。張經理看見了這樣情形，便和大家商量，也想出一張小型刊物，來滿足這種需要。當時有位專做廣告的魏先生却主張出一張畫報。這位魏先生曾去過南洋，他曉得那裏的華僑很願意看看中國的書報，知道一點祖國的消息，所以圖畫的刊物頂受他們的歡迎。況且，這一回的戰事，他們很熱心捐

助，當然更想知道一點戰爭的實況；若將戰場的照片編成一本畫刊，不是一定可以行銷嗎？聰明的張經理馬上採納了這個意見，便請魏先生來主編這本戰事畫報。這異軍突起的新刊物，果然是不脛而走。戰事不久便停止了，畫報只出了五期便宣告了終刊；可是各地購讀的人依然絡繹不絕，不僅是南洋，就連雲南貴州甘肅青海也都有信來訂閱；後來魏先生又將這些畫報合訂起來，重編成了一厚本書，還賺了一大筆錢。阿福的表叔本以為虹口的砲聲把自己飯碗打破了，他去找張經理想弄幾塊錢去逃生，那曉得有這樣好的事情在等着他呢。他每天押着滿滿的幾車包裹上郵局，比平常還要忙得多。

和議告成，市面也恢復了，可是衰敗蕭條的狀態和以前大不相同。只有這青年社，意外地賺了這一筆錢，獨有欣欣向榮之概。張經理看見戰事畫報有這宏大的銷場，便和魏先生商量，索性來辦一種永久性質的畫報。他們在店舖的樓上設立了一個編輯部。阿福便由他的表叔的介紹來在這編

譯部裏當了第一任的小茶房。

編輯部的茶房，看去好像清閑，其實也有許多麻煩的事。頭腦不清楚，記性不好，又毫未經訓練的人，却也不容易幹。給編輯先生倒茶，買香烟，這自然誰都會做，可是每天要收拾編輯的桌子，就有點麻煩。那桌子上，一張照片一堆稿紙都是有干係的。編輯先生可以隨手亂放，可是照片和稿子一離了原位，就是小茶房的責任。還有送校樣，寄原稿，雖然不必茶房去做，可總得經他的手。頂麻煩的是外邊打來的電話。在上海住過的人，誰都曉得打電話是件討厭不過的事。打來的人，有的講上海話，有的講北平話，有的講廣東話，還有的講英文，第一個接電話的至少也要聽得出對面找的是誰！才可以傳達不錯。可是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福是個鄉下孩子，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世面，他自然是得弄七錯八差一場胡塗。再加上他的記性不好，言語又不清楚，更顯出他是無用。好在這編輯部是新開的，編輯先生又都是幾個初出學校的青年，看見阿福那樣又矮小

又懵懂，只拿他開心，發脾氣的事倒還沒有。

他在這青年社的編輯部做了兩年，沒有人說他好，可也沒有人叫他出去，這總算他的一生中間最幸福的時代。什麼景氣不景氣，他自然是不會知道的。

市面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關門的店舖是一天比一天多。大減價的市招掛滿了街頭，顧客却是很少。最繁華的大馬路也有不少舖面在關着門。報紙上常登着破產和自殺的不幸消息。上海的市民都像被一個看不見的惡魔所威脅。只有青年社，沾了提倡運動的光，體育用具和體育畫報依然有很好的銷路。

俗話說得不錯：「花無百日紅」。青年社的太平天下，也慢慢有點動搖起來了。賣體育用品的商店比以前多了，市面上又添了許多小型的畫報。張經理本來自信力很強，其初他把這些競爭者並不看在眼裏；可是賬簿的數字證明銷路在一天一天地減少，這使他不能不焦急。他想，再這樣

做下去，生意便要虧本了，他於是乎來了一個偷工減料的辦法，來減輕成本。器具比以前做得粗了。畫報也比以前印得薄了。成本固然省了一點，銷路反而大跌。他又想，人都是貪小利的，獎券有人買，馬票有生意，自己也何妨弄出些什麼花頭來號召號召。他做了許多優待讀者的方法，想吸收點現金，但所得的現款，除了成本和廣告費的開支以外，還要貼本。最後，他便發揮資本家的本領了：他向職員們開刀。

第一次被裁去的是工廠裏的幾個老工人和門市部的幾位女職員。老工人的工錢大，又賣老，能力又顯得差池；老板們本來是不很歡喜的。至於女職員，在老板眼中不過是種裝飾品，雖然也有號召的能力，可是在不景氣的狂風之下，顯然沒有多大效用，老板當然也就不顧惜了。這次的裁員，雖然人數不多，但已經給青年社內部一個很深刻的衝動。

「不景氣呀！不景氣呀！今年真不景氣呀！」

從此以後，青年社內的上上下下，大家才開始這樣講了。

大約也是從這時候起，這樣一句說話便上了阿福的口。不過，實際上，阿福並沒有受到不景氣的影響。他依然每月可以拿到八塊錢。過節過年先生們仍然給他酒錢。給先生買東西，先生照例還是把找來的零錢給他，不過近來先生們叫他買東西的時候比較少了一點。這一切都不會叫他曉得什麼是不景氣。況且，編輯部這幾天又添了一個小茶房。這孩子是那麼矮小，正和三年前的他一樣。阿福見有了這個幫手，樂得把什麼事都推到他身上，自己却常到經理室的茶房阿寶那裏去看裸體照片。

沒有幾個月，青年社內起了一次大風波。股東們鬧意見，張經理辭了職，新任經理王先生上臺了。大家都在提心吊膽，好像有不幸就要來臨似的。但，王先生上臺以後也並沒有什麼下馬威風。到任的第一天，他把社內的人，不分上下，都召集在一塊談話。他表示，自己奉着三不主義來做事：就是不裁人，不減薪，不借債；他希望大家照常工作。可是，第二天，經理的通知下來了，各部的工作時間都延長一點鐘。他的理由是，在

公司的這困難時期，大家都應該抱一種苦幹的精神。這，大家自然沒有什麼話好說。到了月底發薪水的時候，經理又下一個通知，說是從今天起，薪水要打八折了。理由當然是經濟困難。有些人心裏不願意，但，關於金錢的事，誰也不願意開口。結果，連阿福都被扣去一塊六毫，做了穩定青年社的經濟的犧牲。

青年社的七週紀念日到了。這一天，經理特別在漕河涇的冠生園開了一次盛大的宴會。雖說在不景氣的空氣裏面，大家總算很快活地過了一天。到了第二天下午放工以後，經理把全體的職員工人召集起來，特別談話。昨天的歡愉情形還在大家的心底活活地留着，大家自然都很高興，以為這回又有什麼好消息了。經理先是很謙虛地向大家道謝了辛苦，以後便報告公司的情形。據說，公司元氣太傷了，猶如生了老瘡的病人一樣，不得不忍痛開刀。他說，他覺得很抱歉，他不得不請幾位同事，為公司全體犧牲，最後，他才說，請大家先各回本人的位子去，他將要和各人分別談

話。他的話說完了，大家只得散去，可是每個人都懷着鬼胎，恐怕經理找自己去談話，叫自己去犧牲。經理很快地向各部分去走一趟，和幾個被認定應作犧牲的人去作個別交涉。然後回到自己屋裏，看見阿福正在跟別人在收拾桌櫈，他點了點頭叫他進來。

「阿福，你明天也不必來了，你的工錢已經算好了，你到賬房去拿罷。」

這真是青天的一聲霹靂。他那副又青又瘦的面孔，更加發青了。他覺得心頭亂跳，口裏發渴，眼淚却一點也流不出來。他的兩條腿只在發抖。他似乎想說什麼，他的嘴在動着，可是一個字也聽不出。一會兒，他覺得好像有人在拍他肩膀。他猛然吃了一驚：却是阿寶那經理房間的茶房立在他的面前，經理却早不知去向了。

「經理先生呢？我，我要和他說幾句話。」

「早坐汽車到聖安娜了，你還獸着做什麼？」

阿寶做好做歹哄他回到他的下處，他的表叔却早已回來了。他才在表叔面前放聲哭了一場。

「阿福，你還是回家去一趟吧。我也得出去找事體哩。運道好，也許連你也能帶了去。」

表叔再三吩咐了他，自己便出門去了。阿福像失了魂的人一樣，一個人向江灣那邊踱去。這兩三年，不大想到的，他的繼母的那副可怕的面孔又在腦中出現了。他想到常常欺負自己的兩兄弟，這回又要打自己了。他也想到他爸爸的那副黃瘦的臉，可是他覺得一點勁兒也沒有。這樣胡思亂想着，他走過了江灣鎮，却又逡巡起來了。

胡裏胡塗地兜了幾個圈子，不知什麼時候到了家門口。幸虧沒有遇見繼母，也沒遇見兩個兄弟，他偷偷摸摸地進了屋子。父親正在抽香煙，看見他垂頭喪氣的樣子，便問他，這時候回家來幹什麼？他只得把停了生意的話講了出來。正在這當兒，繼母帶着大孩子回來了。

「怪不得你回來了，你要事情好，死不會想到你的爹娘咧。停了生意也好，這幾年賺的錢在那裏？」

還是他父親做好做歹，叫繼母住了口，他叫阿福仍然回到表叔那裏，另找事體去。可是這年頭，事體向那裏去找。表叔自己都沒有法子，那裏還顧得阿福。

一星期過了，一個月過了，兩個人領下的工錢都用光了。表叔只得借了盤費上南京謀事去了。阿福聽了表叔的話，決定暫時仍回老家。他無精打彩地出了門，鋪蓋也沒有帶，行李也沒有拿，一個人儘管向東北走去。過了楊樹浦，電車沒有了，路上的行人也少了，由市中心區回來的汽車像風一樣從他的身邊跑過。他本是順着大路走的，不知什麼時候，他發現自己面前橫着茫茫一條江水。他倒楞了一會兒，可是他也並沒有走回頭來，只在江邊上走來走去。黃浦江上的黃昏另有一番寂寞的氣象。江上的輪船時時放出嗚嗚的叫聲，聽去也是怪悲慘的。遠遠地，馬路上走來一輪小

車，滿載着放了工的女工；她們有說有笑地走過去了，漸漸地好像被黃昏吞沒了一樣。阿福就這樣徘徊着，和這整個世界隔絕了。

過了幾天，上海夜報用六號字登着一則短短的新聞：

「黃浦江上冤鬼多——本市水上警察昨日公告，近吳淞口處發見一無名男屍。年約十六七歲，似三四日前入水者。衣履早已不全，身邊亦無遺物，不知其爲輕生自殺，抑或失足落水。現該屍已送至水上警察處，正招人認領云。」

一九三六年春。

「白沙枇杷」

一到夏天，看見了水果攤上堆滿了的白沙枇杷，我就會想起以前認識的有這樣的名字的一個女郎。

她的名字本叫張雅琴，人家都叫她「白沙枇杷」。這也并不是毫無原故的：她有圓圓的面龐，她有水汪汪的眼睛，她有白中透黃黃中透白的皮膚；還有，她會使人感覺到一種甜蜜蜜的滋味；再加上她生長太湖洞庭山，這綽號就更顯得確切了。

前幾年，北四川路有一家「巴黎咖啡」，喜歡這種玩意兒的朋友總還記得罷。那裏有黑而俏的廣東少女，也有又白又嫩的江南姑娘：「白沙枇

「她就是其中的「皇后」。

她只有十七八歲，背後時常拖着一雙小辮子。豐腴的身體穿上瘦長的旗袍更顯得苗條。衣服下面露出一雙又長又圓的腿肚。

她的工作自然是很忙的。每晚七八點鐘以後，滿廳裏的人都在望着她。她在各個檯子中間輕盈地來去周旋，好像花叢中翻飛着的蝴蝶兒一樣。她臉上老是浮着一重微笑，每個客人都相信這笑臉是投給自己的而感到滿足。偶而她得到熟的檯子上多周旋一會兒，他總不忘記向別的客人偷偷地送去一個含笑的媚眼。

嘻嘻哈哈地開口大笑是很少有的。笑起來另有一種清脆的聲音。這跟她說話一樣，她不多說話，可是說起話來，另有一種輕軟圓潤的腔調。

在白天，他却靜默得多了。她去上班最早也在兩三點鐘。客人是很少的。她一個人做自己的生活：她打絨線或者綉花。不大跟同伴說話，就說話，聲音也是很輕的。和晚上大不相同，她好像帶着一點憂鬱的神氣。

這時候偶有客人來，大概是喝杯咖啡或吃杯冰淇淋便走了。同伴都在空着，用不着她去招呼。可是，也有故意去看她的，那她就不能不放下生活去敷衍。這些大概都是熟客。也許因為空氣兩樣罷，大家都不會像夜裏那樣起勁。她的態度也是很平淡的。

在這平淡中使她漸漸感得有趣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大學生吳學永一個叫黃少梁，據說是交易所的經紀人。

最初引起她的好奇心的是那位大學生。他是一個蒼白的青年，年紀約有二十五六歲。來的時候大約總在下午三點鐘。起先不過吃些咖啡點心，後來常常坐到五六點鐘吃了晚飯才去。他故意找許多話同她講，可是打着生硬的上海話，她想他一定是外埠人。日久了，她才知道他叫吳學永，是在江灣那邊一個大學裏唸書的安徽人。夜裏很少看見他，恐怕是住在太遠的緣故。

姓黃的本來是晚上常來的熟客，可是近來白天也常常帶着兩三個知己

朋友來玩。他們來得很遲，總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們可并不是每回都吃飯，有時叫幾瓶啤酒來喝。他們就在高聲吵嚷，講的都是交易所的事。這個黃少梁像是他們中間的大好老，大家有時很依從他。她覺得他們這一羣人很快活，很爽氣，不像姓吳的那樣單調沈悶。因此，他們有時跟他打棒，她也樂得去應付幾句。

但是，那位吳學永却來得更勤了，做出很想跟她接近的樣子。吃東西的時候一定要她也叫點東西來吃。起初她便老老實實叫一樣點心或者點一種菜，坐在他對面吃起來；後來她的同伴看着這傢伙有點傻氣，索性挑唆她亂喊：有時要一聽餅乾，有時要一盒巧克列糖，弄來大家分吃，或者晚上拿回去送一「阿姨」家的一夥小妹妹。他有點詫異的樣子，可也並沒有說什麼。她漸漸感到他有點迷戀在自己身上了。

有一次，這情形看得更清楚。她正跟那位大學生對坐着吃東西，忽然黃少梁那一批交易所的朋友嘩啦嘩啦地嚷着走進來了。他們向她跟吳學永

看了一眼，便揀了對面牆腳的一張桌子圍坐下來。她只得向他微笑了一下，跑過去招呼他們。等她把啤酒給他們看好，跑回來再找他的時候，他却連影子都沒有了：櫃子上留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

過了好幾天，那吳學永才來了。她覺得有點對不起他，他却做起滿不在乎的樣子。他喊來了一瓶啤酒，給她也斟了一杯。她搖頭不要，他一口氣便吃大半杯。

「你的那幾位好朋友今天來過沒有？」

這是啤酒的力量叫他勉強說了這麼一句話，她覺得又好笑，她只得實告訴他：

「那是幾個熟客人，在交易所做生意，這裏也并不常來。有什麼好朋友不好朋友呢？」他半晌沒有聲響，過了一會才低聲說道：

「雅琴，你肯原諒我嗎？」

這使她想起了那天他走後黃少梁對她說的話：

「喂，白沙枇杷，當心毛毛虫，弗要讓個學生子把你蛀壞了。」當時她雖然回了兩句，她却並沒有生氣，現在這大學生的話自己回答不出，可是心裏也沒有什麼感激。

他又嘮嘮叨叨地約她出去，說有許多話要給她說。她不好拒絕，却也不願答應，只得推却下去。

經不住三番兩次的催促，她答應跟他到半淞園去游一趟。她很好奇地要看他說出些什麼，可是直到送她回到北四川路來，他並沒有說一句要緊話。有時候他好像要說什麼，却說不出來，面孔倒先紅漲起來。她本想提他幾句，但只看看那付爲難的神氣也就算了。

那位交易所的朋友近來手面闊掉起來了。常常帶着一批一批朋友來玩，一來就要用掉三四十塊錢。因爲他們人多又愛用錢，不單老板歡喜，連那些招待也都快活。大家都羨慕「白沙枇杷」有這樣的闊客，「白沙枇杷」自己也很得意。暗暗中她有點佩服黃少梁的「來頭大」了。

有一天晚上，時間已經相當晚了，黃少梁同着兩三個朋友來了。喝了兩瓶啤酒，大家要到月宮去跳舞。黃少梁便請「白沙枇杷」同去。恰巧這天「白沙枇杷」是早班，離下班沒有多少時候了，給老板打了個招呼，他們便帶她出去。還有快要下班的兩三個同伴，也跟她同去看熱鬧。他們一行便三三兩兩地走到了月宮：跳舞場正是上市的時候。他們拚了兩張檯子坐下。幾位招待先生做了臨時的舞伴。黃少梁這回特別快活，點心呀，大菜呀，香賓酒還自動地開了一瓶。沒有玩到跳舞場打烊，「白沙枇杷」却早已醉了。別的女伴都各自回家去了。他們便把她送進了月宮飯店三樓的一間小房子裏。

她在濛籠中覺得身邊有點異樣。她想掙扎起來，可是她覺得像有幾百斤重的東西壓在自己身上。一股熱氣噴在她的臉上，怪不好過。她勉強睜開了呆澀的眼。一個又黑又油的大臉遮住了她的視線。她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本能地渾身打了一個寒噤。她簡直動彈不得，喘氣不過。她想張

口，忽然有什麼東西掩蓋住了。她耳邊聽得又粗又低的聲音在喘息似地說道：

「雅琴姐，我總不會錯待儂個。」

接着便是「尙未娶室」呀，「家中有田產」呀，「生意賺錢了」，「大套甜言蜜語斷斷續續地送進了他的耳中。」

說也奇怪，「白沙枇杷」起初是恨極了這肥頭肥腦的經紀人的：「他把自己全不當人看，他騙自己的身體。」她恨不得打他兩記耳光，或者咬他兩口。可是，跟着他的甜言蜜語，她却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自己沒有爹娘，跟什麼「阿姨」過生活。自己賠笑臉賺來的錢給老太婆抽大煙，她還不快活。說不定有一天自己要走上自己不願意走的路。可是現在又有這樣的事臨在自己的身上了。

再往下想，又覺得什麼都是模模糊糊的，她不願意再想了。

她便假裝睡着了，任憑他擺布了去。可是眼淚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

醒來，已經是下半天了，黃少梁還像死豬一般地睡在她的身旁。她想起昨夜，不，也許是今天早晨在似夢非夢的境界中，自己所經驗那一幕似痛苦又似快樂的悲喜劇，她畢竟有一肚皮不平。看見那死豬般的男子，她更加氣憤了，她使用力搖他起來。

男的揉着眼睛，好像怪人家不應該打破他的好夢。等到他看見「白沙枇杷」在坐着拭淚，他才一骨碌翻身起來，撲到她時耳邊講：

「再睡一些，辰光還早哩。」

說話的口氣好像帶着得意的調子，臉上還露出滿足的笑容，這都使她不高興地將臉避開。可是她終於不自主地被他拖倒睡下了。

在枕邊，女的是哭泣怨訴，男的是賭咒發誓，過了大半個鐘頭，一切都談好了。

這天，「白沙枇杷」沒有到巴黎咖啡去。

第三天，還是由月宮飯店到咖啡座的。她去的很遲，好像故意要使人

不注意；可是出乎意外的，同伴對於她沒有絲毫輕視，反而覺得有點羨慕的樣子。只有大廚司和幾個小僕歐用着好奇的眼光注視她。

她把那個月做滿才向老板告辭。老板自然表示可惜，不過他很明白上海灘上像這樣的女人是不會少的。

在她沒有離開以前，那位大學生還來過兩三次。他依然是兩目注視她，像有一肚皮的話想說。她覺得有點可憐又有點討厭，她怕他講什麼，簡直不願在他面前多坐。不過，到臨走的前兩三天，她却不自主地對他撒了句誑，說是要回鄉下去結婚，他那蒼白的臉更加變得難看了。第二天他還買了幾包化妝品來送她，她只得勉強收下。同伴們暗地裏在笑他傻瓜，她倒後悔自己不應該撒了個無謂的誑，反叫他更生出多餘的苦悶。

其實，黃少梁早已跟她住小房子了。地方雖然在閘北的一個小弄堂裏，可是總算是一間樓面，比在她那什麼「阿姨」那邊總好的多。況且房間裏的陳設也不壞，又有一個小大姐來服侍，她也還住得滿意。

這日子并不久，她意想不到的——也是她心裏頂怕的一件事情發生了。在一個上午，她還在床上懵懵籠籠地睡着，忽然一陣急驟的脚步跑上樓來。她正在疑惑這麼早有什麼人會來，剛翻身起來想去開門，不料噶地一聲門已經被踏開了，房子裏擁進來了一大羣男男女女。當頭的一個三四十歲的黃瘦女人一把把她拉下床來。接着便是一陣拳頭亂打。她只向床旁邊掙扎。她想黃少梁總可以幫幫忙。床上却一點聲音都沒有，只見新做的那一床大紅被頭縮成了一團。

那女人打得沒有氣力了，便狠勁地她把倒推在地上，却拚命去拉被子，一面還在帶哭地叫罵：

「死鬼！弗要面孔！喊儂到姑丈地方去學生意，儂倒學會了儉老婆。」她什麼都明白了。從前對她的賭咒發誓都是騙局。「沒有家室」是假的，「做經紀人」也靠不住，至於許給她的什麼什麼更不用說了。她感覺到像飄流大海裏一樣，沒有東西可以抓住。她傷心極了，她哭得更厉害了。

她總還希望這時候黃少梁能給幫點忙。她勉強立起身來，想向他身邊去。他正在穿夾袍子，只冷冷地望了她一眼，好像說這樣丟臉都是爲了她的原故一樣。她氣憤極了，向他撲去；却不妨那個女人用什麼藥水向自己臉上一灑，她疼痛不過，大喊了一聲，便倒伏在地板上。

黃少梁那傢伙再沒有來過。「白沙枇杷」也變了樣兒。她的左半個臉上有大塊紫黑色的疤，好像蛀虫的枇杷一樣。小房子打得七零八落，只有一架床和一張八仙桌沒有打壞，却給房東扣下作了那個月房租。她又去找以前的老板，人家并不歡迎她。

那些同伴對她也很冷淡。有一次我在「巴黎咖啡」看見她那付零落的樣子，不免起了一點同情之感，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女招待便又把她的經過當故事一樣地一五一什地告訴我，並且還帶着蔑視的神氣，說：

「啥個白沙枇杷黑沙枇杷，我倒看不起伊。連做小老姆的運道都嚟不，以前還要搭啥個皇后架子。」

一九三六年，七月。

香港的一夜

遠遠地從水霧中透映出來的小坡上星星點點的燈火，給滿船的人都添上了活氣。有的指點着島上的房屋向同伴說明，有的招呼同伴收拾行李，性急的人早已衣帽整齊預備登岸。孤獨的仲英也才放下了一顆沈重的心。

「啊啊，香港到了！」

在廣州住了差不多一年，他還是第一次來香港；可是這第一次也許便是最後的一次了。

當他來廣州的時候，船是不靠香港的。當時，在總罷工的威力之下，香港變成了臭港。那是中國大眾頭一次發揮自己力量的時代。這力量震動

了太平洋，震撼了全世界。他同船的日本人對於這民族鬥爭的威力也曾表示過稱讚和欽佩。

如今，他却要向香港去避這意外的災難。就算只住一宿罷，他也不免感到異樣的淒涼和矛盾。不用說，香港現在已經不是臭港了：在豪富顯要的財囊充實以後，香港又漸漸恢復了牠的繁榮。這初見面的島國情調自然也掀起了他的好奇心。

「啊啊，香港到了！」

就是他這種複雜心情的簡單表現。

×

×

×

突然，一陣濃霧籠罩起來了。方才恍如在眼前一般的島上的燈火，一瞬間，倒退在數十里以外，在霧障中時隱時現。漸漸地，眼前什麼都看不見了。只聽見無數的警笛在濃霧中亂叫。

仲英第一次領略了香港有名的霧氣。

細而密的陣頭雨簌簌地落下來了。大家紛紛退到船艙裏。

x

x

x

不知是什麼時候船攏了岸。岸上的人聲非常嘈雜。接着，幾個脚夫跑上了甲板，在房門口張望。昇降口擠滿了下船的客人。仲英便提了行李，混進了人叢中去。

棧橋很濕很滑，有些地方還積着泥水。他低着頭一步一步地小心走過去。在棧橋將盡的地方，突然有人擋住了他的去路：一個矮小的，面孔焦黃的中國人，背後站着一個身材魁偉，穿着制服的西洋巡捕。

那西洋人指着他的行李；那中國人——大約是通譯罷，——便向他要鑰匙。他做得很鎮定，毫不在乎地把鑰匙給了他。

「老爺沒有違禁品，你把老爺怎樣？」

通譯那傢伙忽然止住了翻東西的手，向他問起話來了：

「你是幹什麼的？」

羔。

奇怪！他不用廣東話問他，而對他撇着藍青官話，這事體總有點糗。我是學生。」

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回答了這麼一句話。但是話一出口，自己馬上後悔了：

「學生，這是他們頂討厭的；學生不是這次運動的主要腳色嗎？」

等不到他想好，第二道質問的利箭又飛過來了：

「學生？哼！在什麼地方讀書？」

若老實說是在北京大學讀書，那一定是很糟羔的。頂好是英國，可是他的英文不行。還是說日本罷。日本，在暑假中，曾跟同學們去過一次；而且「阿依烏哀」呢，在學校也讀過，橫些他們不見得懂，他也好對付。

說話雖長，當時却很快，馬上答道：

「是日本。」

應對得法，果真眼前見效；那通譯告訴了那西洋人，只見那西洋人笑吟吟地說道：

「Japan? that's good, Sakura, Fujiyama, Musumesan, very good very good.」

說畢，他便揚長地走了過去。

這也許是日英同盟的效果能。閒事且不去管它，他想，還是早走爲妙。

正預備去收拾行李，那中國人却在翻他的日記簿。只翻了兩三頁，他便沈下了臉，冷聲冷氣地問他：

「老實告訴我，你是幹什麼的。你不是學生，別想騙我。」

他指着日記說：

「學生到農民協會去幹什麼？你一定是共產黨。」

他只得硬着頭皮講：

「先生，你別弄錯了，我並不在什麼黨。我到廣州是參觀的，所以什麼地方都去看看。」

「不行，你不許走。」

他冷眼看了他一下，便要把那日記簿沒收起來。

幸虧旁邊有個永安旅社的接客的，輕輕地用肘抵了他一下，給他做了個手勢，他才「豁然貫通了」。那接客的替他跟那通譯講好話，結果是個「袁世凱」解決了問題。

x

x

x

他跟那接客的到了永安旅社。想起了朋友們的忠告，他便找了一個相當好的房子住下。洗了臉，吃了杯茶，隨意填好了姓名，他便拉上房門，走了出去。

轉彎下了樓梯，在廣大的客廳的左邊，是帳房間。這時候，櫃台前面

站着一個年青的女子正在跟帳房裏的人說話。

她穿着絳紅色的旗袍，黑色的平底皮鞋。年紀大約有二十一二歲。身材相當高，因為腰部發育得圓滿，看去并不甚高。白嫩的圓面龐頗有點中部地方的少女的風味。他覺得這女子有點面善，可是想不出到底是誰。

兩個人的說話是不大順利的。女子的口音大約是湖南江西一帶地方。她提着嗓子在問，可是櫃台裏的人只搖頭。最後，她要來了紙筆，寫給他看，只聽見那裏搖着頭講「沒，沒。」

「看樣子，恐怕也是由廣州逃出來的。大約同什麼人約好了在這裏會面，而那個人却不在這裏。也許是她的愛人罷？也許是她的同志……不過她找不到他或她總有點糟羔。這樣子一個人孤另另地落在香港，倒很有點『天涯淪落』之感呢。」

想到這裏，他想跑過去問問她。可是這只是一瞬間的衝動。他知道自已沒有這種餘裕。到大門口，他還回頭望了一望，然後，他便大踏步地走

出了。

吃好了飯回來，已經八點多鐘了。一進旅館大門，他看見那女子還孤另另地坐在那大客廳裏。大約她是下了決心等待她的朋友罷。可是由廣州來的船早都到了，這時候還不見來，那朋友怕不見得會來了。他這回真想去問問她。她很面熟，也許是自己曾經教過的婦女訓練班的學生呢。他上前走了兩步，但她那冰冷的面色叫他不敢前去。是的，這時候，誰對誰能放心哩！

像受了侮辱似地，他一口氣跑進了自己的房子。

南國是沒有春天的。三四月的天氣已經很熱了。這旅館的建築又是老式，更有點悶熱。他脫下了外衣，打開窗戶，一陣陣海風吹進來，雖不能解熱，至少吹散了他的一肚皮的悶氣。

他看見海上遠處隱現的燈火，他想起了海那邊的廣州。

廣州爲他依然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他雖在那裏住了差不多一年，可是廣東話他是一句不懂，廣州人他又很少來往；他在那裏生活和在外國流浪並沒有兩樣。不過，他畢竟很歡喜廣州。他愛廣州附近的山水：那嶙峋峭的石崖，那清澈的珠江，北邊是沒有的，就在中部他也沒有見過。他更愛廣州的青年男女：那焦黃而帶着朝氣的面孔，那藏在深睡的富有熱情的眸子，都使他感到一種可親愛的活力。尤其是在革命的巨潮中，廣州青年要表現出的那種力量，他更不惜表示敬意。況且，現在的廣州不是廣東人的廣州，而是中國革命策源地的廣州。那裏有中國各地的革命青年，那裏有世界各國的前進分子。像仲英這樣的「外江仔」，雖沒有什麼廣州朋友，居然能夠很快活地住到這麼長久，完全是爲了這種革命環境的原故。如今這革命環境却完全變樣了。最先感到危險的當然是像仲英一樣的這批「外江仔」。不要說什麼話，只看看面貌就可以曉得：他們沒有那副焦黃的面孔和深凹的眼睛。所以，在這意外的變化之下，除過少數有特別關係

的以外，他們都是皇皇然像喪家之犬一樣，向外逃走。仲英現在總算逃出虎口了，可是想起海那邊的廣州，還不免感到有點留戀難捨。

他想到行蹤不明朋友，他想到他所結識的一些青年，他更想到在這大事變中可歌可泣的插話。一個一個熟悉的面孔從他的眼前隨現隨滅——

A在同鄉B的家中寄寓，B因政治關係被捕，A却受了株連……C在D的房中借住了一宿，D未回家，C却作了替死鬼……這樣的奇聞怪事也不知有多少。自己起身時候已經很遲了，可是每天總看見有十多個青年用麻繩細綁着，被軍隊押在大街上走。這情勢還要繼續下去。這些行蹤不明的朋友，終不免有這樣的一天。也許有許多人已經吃了這種苦楚。就像H君罷……

忽然H君的蒼白瘦削的面龐特別很顯明地固定在自己的眼前。他想起H君的病況，H君家中的情形和剛由外省跑來的妻子。H君如今失蹤了。也許這失蹤會成爲永久的。無論如何，這一家已經是很痛苦的了。這種事

的痛苦的想法使他不禁地打了一個寒噤。

L君給他的警告重新在他的腦中又翻印了一次。這是根據着S君的事故而發出的。S君已經安全地到了香港，不料進了旅館以後，却被奸細看破，又作了無謂的犧牲。據L君的意思，S君的樣子做得太寒酸了，並且不應該住那樣一個小旅館。仲英從上船以後的舉動，都是遵照那警告的意思做的。自己以為是千妥萬妥了，不料想碼頭上還有那樣一個意外的破綻。

他想起剛才那個中國通譯的神情，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噯，我太傻了。這樣荒荒亂亂的年頭兒，還記什麼日記呢？」

正想到這裏，忽然門開處，跑進了一條漢子，仲英本能地從沙發椅子裏跳了起來。

○

x

x

x

那穿黑色短衫褲的朋友，走進門來，先問了一聲：

「先生，俾去邊處？」

這一定是來檢查了，他想，還是說得遠一點的好。他便回答道：

「我到天津去。」

「天津好麼。」

笑笑。搭訕了一陣，那個又問道：

「先生，夜飯吃着沒？」

連吃飯都要檢查嗎？奇怪！他便冷然答道：

「吃過了。」

又是笑笑，又打訕了一陣，那個又開口了：

「先生係無係第一次來香港？」

「是的。是第一次。」

「香港好嚟好？俾都中意嚟中意？」

「好，好，很好。中意，很中意。」

他好容易費盡了九牛二虎的氣力，才應酬了這幾句，那個却打開了話匣子，談了個滔滔不絕。

他用心將自己腦中所記的廣東話搜求出來，可是無論怎麼，也還不能理解那個所說的是什麼。他只斷片地抓住了幾個單字：什麼「好靚」呀，「睇睇」呀，「一定中意」呀，倒把他弄得莫明其妙。這位檢查先生的長篇議論到底要告訴自己一些什麼。他注視着這位先生笑嘻嘻的臉色，忽然靈機一動，他明白了：這傢伙原來在這裏拉皮條。他看看這樣面團團的一條的大漢卻來做這勾當，他不禁要失笑。他便問了一句：

「你是這裏的茶房嗎？」

「係囉，先生。」

原來是茶房。他倒想知道一些另外的事情了。旅館裏是不是要來檢查？檢查得嚴不嚴？有什麼地方應該注意？他便一一向這位先生請教。在他們那帶着手勢說話中，仲英知道捕房對於單身的客人特別注意。大約逃

跑出來的人總是單身的原故。

茶房先生又回復了原來的態度向仲英說。忽然一種好奇心和功利主義的打算叫他很輕快地容納了茶房的意見。

x

x

x

半個鐘頭以後，仲英的房子裏卻添了另外的一個人——不，一個女人。她有着一副圓臉龐，中等身材；年紀大約只有十七八歲罷，可是少女所特有的那種新鮮氣味一點也沒有。她坐在他的身旁，默默無言，還有點拘束的樣子。仲英很溫柔地將她的左手拉過來撫摩，可是他却暗地裏吃了一驚：原來她的手一點也不像詩人所形容的什麼柔荑一般，她的手掌很厚，手心很硬，手指很粗。她不是流離失所的農家女，一定是失業的女工；他不禁有點可憐她了。

「你是那裏人？」

他發音很緩，只怕她聽不懂自己的話。她居然用着普通話回答，雖然

帶着一點廣東腔調：

「我是順德人。」

「順德？不是很熱鬧嗎？那裏出產絲呀。」

「是呀。我也在絲廠裏作過工。」

「爲什麼到香港來呢？」

「沒有事情做呀。」

原來她是一個失了業的絲廠女工。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便問她在絲廠作工的情形。可是她不能回答他。她勉強說了幾句，他又聽不懂。他只得轉了話題，開玩笑似地問她：

「你既然沒有事情做，我到上海去，你跟我一塊兒去，好罷？」

奇怪地，她竟然用了一句上海話回答：

「阿拉嚟不介好福氣。」

接着，她帶着小孩子氣地問他：

「人家都說上海好，上海比香港大嗎？」

這可把他問倒了。他基本上不曉得香港有多麼大。好在上海是他來往經過之地，他便把他所曉得的上海告訴了她。這回，他雖講得滔滔不絕，她却有點不大懂了。

彼此言語不通，話題自然容易打斷。他想還是趁早睡覺罷。

他解手回來，看見門牌上，在「黃先生」的傍邊，添上了「太太」兩個小字。

x

x

x

當他一覺睡醒的時候，他聽見門外的皮鞋聲和說話聲。慢慢地這聲音走近了。好像是茶房在說：

「這裏是一位先生帶着家眷。」

門推開了一半，一個高個子的西洋人向裏面張張。他知道是檢查來了，却不知道是起來好還是不去理睬的好。只聽見西洋人說：

[All right]

接着，門便掩上了。

看那女子已經睡熟了，他便翻了一個身。

×

×

×

想趕上海去的船，他早晨就起來了。

茶房拿茶水進來，他想起了昨夜檢查的事情，他便問他。茶房才告訴他，這裏也有兩個客人被捉去了，還有一個女客。

想起了昨天在賬房門口看見的那個女子，他不禁心頭一動。他就打聽那女客的情形。據茶房說，是在這裏等另外一個朋友的。他想大概是她無疑了。

他起了一種無名的感慨。他想，假使昨天他和她商量，也許可以想出一種安全的辦法。但他馬上自己又否定了。他相信那種辦法一定不會爲一個純潔的少女所接受的。他記起有一個戲劇，寫一個青年和一個少女爲了

一種困難而冒認作夫婦。這只是作者大膽的想像罷了，事實上那裏能夠呢。

但他總覺得若是那個女子被捕自己總好像應該負什麼責任似的。

茶房將帳單開來了。他看見有這樣一條：

「房費 三元六毫

外加一客 一元二毫。」

這「一客」有點別致。他看看睡在床上那女子，不由得笑了一笑。茶房也跟着笑了。

雖然多花了一元二毫，不單沒有危險，並且省了許多麻煩，這代價并不算貴。

但是，客廳的那位女子呢？是不是也可以叫「一客」來免除這危險和麻煩？想到這裏，他卻有點茫然了。

重 逢

甲

在大阪住得怎樣？生活跟以前有點兩樣嗎？

乙

那自然囉，一出校門，生活總得變樣子，這倒不管是什麼地方；不過在大阪，這變化更加利害些罷了。

甲

怎麼樣呢？

乙

大阪是日本最大的工商業都市，大阪人可以說是道地的商人，在這樣的環境裏面，就是我們這種外國人，也會染上大阪所特有的那一種商人氣。何況我是在銀行裏實習的，生活就更不能不發生重大的變化了。

甲

這倒不錯。你先說說看，你的生活倒底變成什麼樣子了。

乙

你且別忙，讓我先給你說說大阪商人的習氣。他們的特色，第一是愛錢，你每天可以聽到無數的關於金錢的說話；第二，他們愛的是物質上的享樂，特別是女人方面。

甲

你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好色罷，是不是？

乙

倒也并不能就說是好色，不過他們的確好玩。在大阪市內及附近地

方，這種飲食男女的享樂地方的確很多。這也許是資本主義的……

甲

哈哈！你先堂皇冠冕的說了這麼一大套空話，乾脆說，你是不是也學會了這套玩的本事？

乙

你這個傢伙，還是這樣尖酸。什麼本事不本事，我倒沒有去學；不過是玩的地方，却也跟他們去見識過兩三次。

甲

好傢伙，你真是「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望」了。記得你在京都的時候。到祇園去過幾次，看看門口那些有字號的電燈，却不敢進去；如今居然也「見識過兩三次」了。大阪這地方，的確是了不起的，你先說說看，你都去了些什麼地方。

乙

所以，我說，大阪那地方有點兩樣。到大阪不到一個月，就跟他們去過好幾個地方，什麼北新地，南地，道頓堀，千日前等等地方去經過了。看了許多學生時代所看不到的東西，見識倒長了不少。

甲

那麼，有什麼趣事嗎？

乙

趣事，倒沒有。像我這樣的人會有什麼趣事嗎？不過，你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一件事。你還記得小夜子嗎？哪，就是你住在菊池家的時候，常常來玩的那個小姑娘。

甲

那都是些十二三歲的黃毛丫頭，你怎麼會想起了她們？

乙

我說的小夜子，是個圓臉大眼睛的小姑娘，臉蛋兒紅得像一對蘋果。

甲

她也不過十三歲呀！怎麼，你想要她給你做候補夫人嗎？她長的倒好看，也還聰明，有點早熟的样子，你的眼光不錯。不過，她父親是個銅匠，又喜歡吃酒，這位泰山可有點糟羔哩。

乙

你總是這一套。我才不會討日本女人呢。我給家裏發過誓的。

甲

你怕這裏那批「誅漢奸會」嗎？

乙

倒也不是。我不立誓，我的祖母不肯放我到日本來呢。她怕我招了「東洋駙馬」，老不回家了。哈哈。

●「誅漢奸會」是民國六七年間中國學生所組織的團體，反對留學生跟日本女子結婚。曾在留學界引起很大的風波。

甲

哈哈。你們家鄉那麼開通，也還這樣講？哈哈。

乙

管什麼開通不開通，老人家總是那樣的。這些閑話，不去管牠；我說那個小夜子……

甲

那是個黃毛丫頭，老朋友。

乙

你老記着她十三歲，她老是十三歲嗎？你要曉得你住在北白川那邊，已經三四年了，她還老是那麼一個小孩子嗎？我們剛到京都的時候，看見的那些小學校的拖辮子的小姑娘，有許多已經做了人家的母親了哩，你知道不知道？

甲

不錯不錯。女兒十八變，到處都是一理。只有咱們是一依舊青衫，
仍然在吃臭魚，喝味噌湯哩。

乙

你我又不是白樂天，有什麼牢騷？不過那些女孩子變得真快，也有變
好了的，也有變壞了的，就像那個小夜子……

甲

小夜子怎麼了，變成什麼樣子？

乙

她變成窰子姑娘了。

甲

你怎麼曉得的？

乙

我在大阪見過她。

甲

咳！這倒出乎意外。不過她們一家都搬到大阪去，那我是曉得的。

乙

那我也曉得。那是她父親到西比利亞打仗去以後的事。不過，她們一家仍然住在京都，在大阪碰着她，我才知道。

甲

啊哈。那一定有什麼鬼。

乙

是呀。她說，她們一家都搬到大阪去，實際上，那時候，是她們家裏把她押給大阪的窯子裏去了。

甲

這倒……不過，我看她們家裏的人並不是那麼壞的，她父親就不過愛吃點酒。她母親，你也見過，人是老老實實的。怎麼會把自己的女兒，押

到窰子裏去哩。

乙

這並不是人好人壞的問題，這裏面總是有曲折的。

甲

好。請你告訴我罷。今天我本來預備跟你這遠客作長談的。請你把跟她會面的情形詳細地告訴我罷。

乙

不妨事嗎？你正在大考。

甲

沒關係。我只剩下口考。我們醫科注重平常的實習，口考沒有什麼要緊。並且，就是現在預備起來，「急時抱佛脚」，也沒有用呀。

乙

好。那我就把這一段遇合從頭告訴你。不過一頓晚飯可得擾你了。

甲

不成問題。大岡山有的是中國菜飯。我來請客，叫你這鄉佬兒也喚喚口味。

乙

又來了。你對九州北海道那邊來的朋友吹吹牛皮還可以，怎麼吹到老爺頭上來了。大阪的北京菜還不及你們大岡山的那些甯波館？

甲

好啦，別說什麼北京菜，甯波館了。你「言歸正傳」罷。

乙

好，咱就「言歸正傳」。可是事情就是由北京菜起頭的呀。

甲

你說罷，北京菜跟小夜子有什麼關係？

乙

你別這樣忙。晚飯既然是你請客，那我自然要「一樁樁，一件件，細說分明」了。

我說這事是北京菜起因的。我到大阪不到一個月工夫，在三×銀行做事的幾個同學要開一個聚餐會。這是每年照例有的。目的在給新舊同學——同時也說是新舊同事——造一個見面的機會。因為今年有了我這樣一個中國人。便有人主張吃中國菜。也許他們想，跟我一塊去，吃中國菜可以充充內行罷。幹事先生便答應了，并且叫我給他幫忙。這樣事情，我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結果，那一天——那是星期六——下了工，我便帶他們到川口新開的叫四海樓的北京菜館去。

甲

你就叫了小夜子的局嗎，那天晚上？

乙

我那時候還不曉得什麼小夜子哩。事情沒有那樣快。別只管打岔，你

且洗耳恭聽罷。

那天並沒有叫局，坐在檯面上吃中國菜，叫日本的藝妓來，是沒有什麼味道的。日本藝妓的那一套玩意，是要在日本屋子的席子上，才有趣味。總而言之，那一天誰也沒有叫局。大家只在規規矩矩吃菜。連鬧酒的人都沒有，因為我叫了幾瓶五加皮白玫瑰，把那些喝慣了一正宗「一月桂冠」的酒豪都吃得有點莫明其妙了。

規規矩矩吃完了菜，却有些人覺得悶氣不過。因此，付了賬，出門的時候，不知是誰發起，大家一致贊成再到什麼地方去玩玩。除過幾個老實朋友回家，幾個摩登朋友上西宮去跳舞以外，我們一大羣人便到道頓堀的咖啡座去。

到了道頓堀的美人宮：吃咖啡的喝咖啡，喝啤酒的喝啤酒，那些好玩的朋友才有了生氣啦，不是這兒的咖啡和啤酒特別有味，這是因為座上有的是漂亮的女招待。大阪的什麼都是資本主義化了的。就連享樂的地方都

一樣。這美人宮就有一百多個女招待。這些女招待都是一樣的年青，一樣的漂亮，而且打扮都是一式一樣。這樣的咖啡座，東京現在還沒有哩，都是更見不到了。

甲

不過我歡喜京都那種家庭式的咖啡座。那裏有一種清純親切的味兒。東京的這些咖啡座，像什麼 *Lion Printemps* 之類，我就討厭。那種商品化的女招待，看了使人頭痛，你說是不是？

乙

我也同感。別人看起來，也許說我們的頭腦太舊。

甲

什麼新舊？那些摩登不過不是 *Americanize* 罷了。

乙

好啦我們不要說什麼咖啡經。要說，等你晚上請我逛銀座的時候再說

罷。

甲

這傢伙！還想敲我請你逛咖啡座嗎？

乙

這隨你的便。請不請由你。現在我却請你不要打攪我。

甲

哈哈。

乙

剛才我不是說我們到美人宮來了嗎？大阪人愛錢也愛玩，那麼大一座美人宮，差不多人都坐滿了。你說什麼商品化，那裏的女招待才商品化呢！客人這樣多，女招待自然招顧不得。好在三×銀行的名氣大，那些朋友又是老主顧，幾個有名氣的女招待都要偷空兒爲打招呼，其中有幾位還跟這裏的幾個女招待好像有特別關係，那招待得更不同了。那一天，因爲

有人說出我是中國人。還有幾位初出茅蘆的小姐。很好奇似地釘住我問東問西。有的說，

中國也有月亮嗎？是不是跟日本的一式一樣？

有的說：

中國有個美人叫楊貴妃，很美呢！中國的女人恐怕都很美罷？

這樣的說，雖然幼稚，還不甚討厭。可是有一個傢伙簡直問道：

中國的女人，聽說，都要纏足的；現在還纏嗎？纏起來痛不痛？他媽的，這就使人受不住了。

我那些同事中間，還有幾個自命是「中國通」的，也跟上夾七夾八地胡說八道。我心裏老大地不舒服。有一位叫井上的同事——他就是今天的幹事——看我有點不好過，便悄悄地對我說：

這裏乏味得很。等一會兒，我們到南地去好嗎？

南地是大阪有名的花柳街。我點頭答應了。

他又暗暗地約了三四個人。我們推說有事，便別了衆人出了這座美人宮。

那些女招待還在嬌聲請我們再來，我却頭也不回像逃跑一樣地走了出去。

甲

是不是在南地遇見了小夜子？

乙

錯是不錯。讓我抽一支香烟，再慢慢地告訴你罷。

我們一行五個人，走進了那窄狹的街道。兩邊的人家都掛着白磁門燈，襯托出花柳街的風景。游人很多，穿西裝的，穿和服的，大聲說話的，走路東倒西歪的。三五成羣，將這條狹街擠得滿滿的。我們走了不遠，看見一座木造的日本式的三樓角房，大家便止了步，我看那門口懸着一幅橫額，上面寫着三個大字：浪花家。這招牌的上端還有三個比較小的

字，是：御待合。那幾個日本同事咕噥了幾句，便回頭招呼我進去。

那天是星期六，客人非常之多，各房間都有人，我們由二樓走到三樓，都沒有空的房間。只在便所旁邊，有一個六舖席子的小房間，像是客人剛才去了的樣子，招呼我們的娘姨覺得很對不起，讓我們在這裏先坐一會兒，等有了好的房間馬上掉換。井上故意裝起一副像煞有介事的面孔，對那老娘姨說：

把昨天那間房間給我們想法子騰出來。要不然，老爺們今天可要漂賬了。

大家哈哈地跟着笑了。那娘姨也追隨着做起笑聲，說：

——啊啦，討厭的井上先生，專門跟我打棒。等一歇萬龍小姐跟你算賬，我可不管。

井上做起恐嚇的樣子，那娘姨故意將頭一縮，大家又哈哈地笑了。果然，不到一會兒，娘姨領我們到後面一間房子去。這裏跟前面完全

分開，只用一條木橋連着，非常清靜；外面的琴聲歌聲，女子的笑聲，客人的醉語聲，一點也聽不到，房子也不過是八張席子，陳設的却很精緻。娘姨打開了紙窗，遠遠地看見對面的燈光人影。我走出了窗門，倚着騎樓的欄干，望下去，只見騎樓正臨着河流，兩岸人家的燈火，反映着水中央，宛然成了一條燈市。

大家剛剛坐定，娘姨正去拿酒的時候，只聽得一片細碎輕勻的脚步聲音遠遠地走來。

甲

好了。小夜子來了。

乙

你別打岔。沒有什麼小夜子，走進來的是兩個出局的藝妓。一個長挑身材，瓜子臉，年紀約有二十一二歲，打扮得很淨素。一個恐怕是一舞妓，看去只有十七八歲，圓臉，中等身材，梳着一桃割一式的頭，穿

着一身大花的衣服。一進門，那小的先撒嬌似地叫了一聲：

——啊啊，吃力煞！

接着兩個人便跪在席上向大家磕頭行禮。那幾個日本同事，好像「他鄉遇故知」似的急忙拉她們進座。叫高瀨的那個矮漢子還尖起嗓子，學了一聲：

——啊啊，吃力煞！

那小姑娘便似笑非笑地瞅着他，說了句：

——啊啦，討厭來。

那小姑娘的嬌聲軟語偶然使我想起了京都的少女，但是這真是一剎那間的事，同事敬來的酒杯很快地打斷了這思想。接着別的藝妓們也陸續來了，再沒有工夫去想這些閒事。

也許是剛才在四海樓太得拘束了，現在大家都發出了豪興，檯面上是非常熱鬧，這五六個年輕女人圍繞在旁邊，更使到幾位酒豪們添了興致。

酒氣，香烟氣，女人的脂粉氣，和青年男女發散的體臭造成了一種說不出的氳氳之氣，充滿這小屋子。我覺得有點頭痛；豁拳聲，說話聲，打情罵俏聲和女人發出的尖銳的叫聲，更使我的耳內發了囂聲。你知道我是從來喜歡喝悶酒的，大約方才在四海樓一個人又喝得多了。

我本來坐在窗門邊，我便拉開了窗戶，靠在上面，茫茫然地遠望那天邊的燈火。忽聽見背後有一種帶醉的聲音在嚷。

——何君到那兒去了？逃走了嗎？

似乎幾個女人的聲音在合唱：

——Nani 何先生是那個。

我剛想轉回頭去，却見一個小姑娘跪在我的傍邊，手裏還提着酒壺，睜着一雙笑眼說。

——你是何先生嗎？我早就曉得。

我也開玩笑似地：

——自然噓，這裏只有我一個是生客人。

——瞎說。我老早認得你。

——奇怪，你……

——你忘記了小夜子嗎？

我吃了一驚，她明明是那圓臉，梳「桃瓣」髮的舞妓呢。我瞪着她：

——你是小夜子，那星野家的……

——是呀。

她浮起了一副狡滑的豔笑。

這時候，那些同事們和別的女人們可嚷起來了？

——哈哈，原來是老朋友。

——嚇人呢，是老朋友嗎？

——何先生倒看不出。

——清香這小妮子很不錯呢？

最後說這句說的是跟她同來的叫萬龍的那個藝妓。

這樣七嘴八舌倒把我們兩個人弄得不好意思。我只得又回到鏡面上，向大家說明，她是我在京都時候認識的一個小姑娘。

甲

你剛才說什麼清香又是誰呢？

乙就是小夜子呀。清香是她的藝名，她們有藝名，正和以前的詩人有雅號是一樣呢。

那天人多，大家又在鬧酒，我們沒有說什麼正經話。後來我本想再到那個浪花家去叫牠來，問問她是怎樣墮落風塵的，因為不曉得那裏的規矩，我一個人又不敢去。

這樣過了兩個星期。

有一天，已經過了辦公時間了，忽然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

何先生嗎？我是清香，唔，是小夜子呀。我跟萬龍姐姐在大丸百

貨店買東西。請你來。五點鐘，在日本食堂等你。

我趕忙把自己應做的事情辦好，等不到四鐘半鐘，我馬上先去了。

到了大丸，坐電梯上了九層樓，進了日本食堂，屋子裏倒坐了不少的年輕女人，却找不到小夜子。——不，以後應該叫她清香了——我只得在靠近門口的地方，占了一張檯上。

吃了一盤冰凍楊梅，抽了三支香烟，進出的一對一對的女人雖多，却還不見清香和她同伴的影子。看看錶，已經五點過了二十分。我疑惑起來了：是誰故意來尋我開心嗎？但她那圓軟的京都腔還明明白白地留在我的耳朵裏。開玩笑也決不會這樣巧罷。

約模過了十分鐘光景，看見一個西裝男子帶了兩個女子進來了。那兩個女子正是清香和萬龍，男子却是井上。她們還是前次那樣的打扮，不過萬龍的衣裳比較華麗一點。她們的手中都拿着幾個包裹。井上一眼便看到我，他很快活地對清香說：

看，人家早來等你了。你該放心了罷，我總沒有騙你罷。

清香向我微笑着點了點頭。

井上在裏面找了一個消靜的地位，我們便移了過去。

大家叫了各人所要吃的東西。我和清香喊的是冷蕎麥麵。

這一天比較還談了幾句話。在這次談話中，我才知道小夜子三年前來大阪的時候就給押在窰子裏了。她的那個酒鬼父親到西比利亞去以後便沒有消息，大約是跟着出征部隊全滅了。她母親還在京都，不過搬了地方。她的賣身是給她父親還債的。

甲

出征的軍人陣亡了，他們的政府應該有撫恤呀？

乙

想來一定是有的。詳細情形我沒有去問。聽說她的老家是在鄉下一個山裏的地方，那裏還有她祖母等一大堆人。錢想來是不夠用罷。她父親

在時也總虧空得太厲害。

甲

這種閒事且不去管它了。還是說了你們會面的事情罷。

乙

那天在大丸玩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她們先回去了。我和井上便到道頓堀的各戲院面前兜了幾轉，又在那邊的小咖啡店吃了幾杯啤酒，八點鐘左右，井上邀我再到浪花家去。

井上很知趣，他和萬龍另外到別一間去了。我和清香被領到沿河的一間小屋子裏。兩人對坐起來，像是一「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覺得很舒服又覺得很緊張。清香要照例唱一支曲子，她問我歡喜什麼，我却茫然回答不出。她便彈起琴來，唱了一支單調淒清的歌曲。我問她，這曲子叫什麼，她說這叫做「黑髮」。她還給我把那歌曲的調兒記了出來可是我一點沒有記下。

兩個人對坐着，一會兒便沒有什麼話好說了。我們便又說到以前的事。她問到菊池家的姑娘，她問到她的那些同伴，她還問到你，我說你已經到東京了，她很羨慕似地：

——東京是好地方，我也想去看看呢！

甲

你又在加油加醬了。爲什麼要拉上我呢？

乙

她真的記念着你。她說：

——馬先生對我們很好。就是房東的那個千代子討厭，看不起人。知道她會到什麼好地方去呢？我倒常常想起她。

甲

菊池家的那個女孩子脾氣本不好，常常說，小夜子的爸爸是銅匠，是酒鬼。這都因爲那個老太婆歡喜裝場面，開口閉口說自己是士族，所以小

孩子也跟着學壞了。

乙

唉，老太婆太多嘴，其實自己還不是過窮日子嗎？這回我到京都去，到他們那裏去看看，老太婆還是那樣子，那小姑娘却已經成熟了。長得又粗又壯。她們再三問小夜子的消息，我故意裝不知道，你曉得千代子那傢伙說什麼？她冷笑着說：

——可惜何先生不曉得。她現在在大阪做窰子姑娘呢。何先生問到大阪可以去做做她，何先生不是很愛小夜子嗎？

她的那一雙小眼睛逼着我，好像要我回答的樣子。我真奇怪，她們的耳朵怎麼那樣長。

甲

別冤枉好人了。人家吃醋是好意呀。說不定千代子暗地裏愛上了你。

乙

謝謝罷。她跟你倒是一對，我可沒有那福氣。

甲

哼，小夜子呢？這可該你有福氣了？

乙

別這樣挑剔，輪不着你吃乾醋。

甲

你得發誓，小夜子你愛嗎？

乙

比千代子是愛一點。

甲

那麼，這回是重圓「好夢」了。

乙

對不住，剛剛相反。以前雖無好夢，倒還甜密密地；如今却連這點甜

味都沒有了。

甲

奇聞奇聞！這倒要請教，

乙

你住在菊池家的時候，我常常去玩，那些孩子也跟我混得很熟。有時，你不在，我去了，他們也都跑過來，我便帶他們到田間去跑跑，或者到吉田山去玩玩，孩子們天真爛漫，倒也很有趣。有一天，我去看你，撞着千代子還有三個小孩子在門口那空地上玩。千代子看見我先喊道：

——馬先生不在家呢。

我便想轉身走去，小夜子，却在背後喊：

——何先生。我們一塊兒玩好嗎？

我本來看了一天會計學，頭腦還在發脹，樂得跟這批小孩子玩玩，散散心，所以我就隨便答應了。

我們在田間跑了一陣，便跑到白川神社了。你還記得嗎，白川神社就在上琵琶湖去的那座山的山脚底，可是牠的地位也還比街路高出幾丈。那裏，也有樹林，也有流水，周圍很幽靜，翻過了這座小山便是銀閣寺了。那天幾個孩子很快活，大家爬上小山摘櫻草去了。我便躺在一條櫬子上，閉目休息。忽然聽得小夜子的叫聲：

——啊啦，嚇殺我！

我睜開眼睛，她的小小的身體已經撲在我的胸口上了。她那蘋果色的小臉更加發紅，一直紅到耳根後邊。我拉起了她的一雙小手，問她看見什麼。她悄悄地用頭指示給我：原來是一個神氣兇惡的醉漢由那邊山上跑了下來。

那漢子去後，她還貼緊我的身子。我輕輕地抱她上來。坐在我的身旁。她便拉我的手去摸她的小臉。她的臉很燙。她眯着笑臉，仰面看着我：

——很熱罷。

她又把我的右手放在她的心口上：

——我的心還在卜突卜突地跳呢！

這妮子會做這樣的媚態，老實說，我真感這一點衝動了。我便順手抱她過來，拍拍她的肩膀，用種種話來安慰她。她把頭伏在我的胸口上，小聲說：

——我怕喲！我常常怕喲！

等一會兒，別的小孩子都回來了。千代子看見了這樣子，便撅起小嘴，粗聲粗氣地說：

——我要回去。

甲

怪不得千代子那樣吃醋，原來有這麼一段淵源。

乙

後來，在你那裏不大看到小夜子，偶而撞見她在場，一會兒便不見了。當時我也沒有注意這些。有一次，訪你不在，我一個人走向詩仙堂去。半路上，看見小夜子也是一個人在田間跑來跑去，像摘什麼花。我喊了一聲，她很高興地跑了過來，手裏還拿着一束紅紅綠綠的草花。她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告訴了她，她一聲不響地跟着我走。

到了詩仙堂。正是黃昏時候。我引她上樓，遊人一個都沒有。周圍好像是被寂寞吞噬了。她放下了花束，整整項下垂落的髮，看着我，發出一種淺笑。

我拉着她，并肩坐在南面的窗框上。我們遠望着西南方隱在雲霧中的山峯。她忽然靠在我的肩上，幽幽地說：

寂寞得很呀。我想死。

好像一陣輕脆的春雷震動了我的耳鼓，我吃了一驚。我疑惑自己聽錯了，可是看看她：她兩隻手捧着小臉，肩頭正在聳動。

——小夜子，你難過嗎？

——她們欺負我，她們說我的壞話，說我跟你要好。

這是多麼可愛的一句說話。我忍不住抱她過來，在她那流淚的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可是在這一次的接吻中，我完全嘗受了一個成熟了的女人的滋味。

甲

以後呢？

乙

沒有好久，她就到大阪去了。現在說起來，她哭着說想死，大約已經覺得自己將來的痛苦了。

甲

到大阪又遇見了，你們正可以「重溫舊夢」呀。

乙

說那裏話。詩仙堂中的一吻，只是一種偶然。在大阪，再也不會有那樣的機會了。三四年的薰陶漸染叫她完全變成了一種人。濃厚的脂粉遮住了她的真情。華美的衣裳蒙蔽了她的真心。她不是以前那樣一個鄉村的少女了。後來，我雖然還見過她幾次，每當兩個人對坐的時候，彼此都反感到拘束。不過，她還教給了我幾個曲子，這我得感謝她。

甲

你也太得理想主義了。我索性做她的一個恩客，不是很便當嗎？一舉兩得，有什麼不可以呢？

乙

你才是空想家呢。你要曉得她是舞妓呀？我們這種窮措大那有這種力量。浪花家那個老娘姨，知道我們倆是舊相識，便替我想了種計種劃，我只是謝謝。無實得了又怎麼樣？不得又怎麼樣？我倒覺得詩仙堂的一吻是永久不忘的一個好收穫呢！

幸 運 兒

「阿要看剛剛出版大晚夜報，兩大張賣五只銅板。獎券今天開彩，中獎號碼會來啦。阿婆買剛剛出版大晚夜報？……」

賣夜報的喊聲給黃昏的馬路上更添了一番煩惱亂雜的氣象。金保祿買了一份大晚夜報，順手打開一看，他卻有點迷糊了。

（到底自己買的是幾號？）

他三步併成兩步，急忙跑回家去。

×

×

×

金保祿是聖××堂的賬房。他家裏代代是吃教會飯的。生下來，他就受了洗，小時候，他在教會學校讀書；長大了，他在教堂做事。總算外國神父看得起他，不過三十幾歲，他已經到了賬房的地位了。

聖××堂是上海很有名的教堂，每年銀錢出入很大。從前的賬房常常出毛病，給外國人趕走。他做事很忠實，對人也很和氣，有些人開玩笑，便叫他做聖保祿。

他這回買獎券實在是非常偶然的。因為他得人信用，內地教友常常托他代買東西。河南的教友張彼得，前幾天，寫信叫他代買五塊錢的獎券。

買好了獎券，剛要轉身回去了，他聽見伙計對兩個穿工人衣服的朋友說：

「要買還是趁早買罷，下一趟，中了頭獎也只能得到一半數目了。」他心裏很奇怪地動搖了。他想獎券買了兩年了，自己一回還沒有買過。女人吵過好幾次，要給小的孩子買一條，試試運道，自己都不肯。如

今看看這樣好機會就要完了。

他不自主地從身邊摸出了一張十元鈔票，給自己也買了一張。

在路上，他後悔起來了。這是教堂付賬的公款，怎麼好挪用？但他又想李木匠和自己很熟，索性得了獎，一齊付他，也不要緊。

好像怕給人看見，他即忙離開了這熱鬧的馬路。

×

×

×

金師母正在廚房燒菜，只見金先生滿頭大汗跑了進來。

「獎卷開彩啦！」

「中了嗎？」

也不回答，他就向樓上跑。

進了亭子間的臥房，他順手把門關上。拿鑰匙開了五斗櫃，取出了一本聖經，他的手不住地發抖。

從聖經裏面跳出了一大張紅紅綠綠的紙。他的頭埋進在那一串紙條中。

間。

「六〇一三一九，六〇一三一九。」

口裏不住地唸着，兩隻眼睛在報紙上面找來找去。

「頭彩沒有賣出呀？」

他吃了一驚。擡起頭來，一個黃瘦的中年婦人站在面前。

「你什麼時候跑進來的？」

太太不睬他。她的精神全被這張晚報吸去了。

「特獎，六〇一三一九。還有特獎哩。」

「什麼！六〇一三一九。中了！中了！」

太太還不相信，把獎券搶過來看了一看。

兩個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儘着發顫。

「趕緊收起來，收起來呀。」

太太有點清醒了。他機械地把聖經捧在胸上，嘖哩咕嚕地做了一會祈

禱。

常言說：「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金保祿中了頭獎，並不是一件惡事，可是很奇怪，不知怎麼原故，曉得的人漸漸多了。

金保祿自己是不願意別人知道的。親戚朋友來告借，還有法子敷衍；若是張揚出去，讓那些綁票匪聽到了，真是性命交關呢。

並且，還有一個問題：這獎券是挪用公款買來的。假使同事曉得了，一定會向洋東家挑撥。那時洋東家打起官話，那款子準得充公。自己是靠耶穌吃飯的，還敢放什麼屁！不然，給不相干的人聽到這消息，上海這地方多壞，說不定也有人出來找麻煩的。

他覺得同事們，每個人都像故意要和自己親熱；可是背後却在議論自己。這明明是說：

「別裝傻！你挪用公款中了獎，我們都明白。放聰明點，拿出來大家

分分罷！」

大家分分，那可怎麼行！

自己挪用了給李木匠的工錢，也不過是一時方便。這款子早已還清了。本來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他們怎麼會曉得呢？

金太太的意思比他高明，她說：

「別說挪用李木匠的工錢，沒人曉得；就是曉得了，又怎麼樣？中特獎也要命中注定，他們有這樣大的福氣嗎？」

金先生心裏佩服自己老婆的高見：但他比她更加實際一點。他想，李木匠的工錢遲付了半個月，也許給同事曉得了。假使自己買輸了，不中獎；或者只中了小獎，人家也不會說什麼。可是自己畢竟中了特獎，事情就兩樣了。

跟老婆吵了幾次，最後決定給教堂捐一萬塊錢。

「我發了一點小財，完全是托主的福！」

「上帝保佑你！」

意外地洋東家對他很客氣。因為他有了錢，那洋教師對他也兩樣了。

×

×

×

金保祿的家原住在一座不大上等的弄堂裏。他家裏住的更雜：客堂是銀行裏做事的王先生；前樓是公司寫字間的沈先生；三樓亭子間住了一對少年夫婦，說是學生，却不見去上課；三樓才搬來了一家人還不知是幹什麼的。這樣夾七雜八的人家擠在一塊兒，有幾十萬家私的人，如何能安心住得下去。好在金先生是二房東，他藉口有親眷要來，便把他們都辭退了。

有一天，從前同住的王先生很早地來看他。一見面，先滿臉堆着笑：

「金先生，金師母，您好！怎麼還沒有搬場呀？」

「哎喲，王先生，我並不要搬場，我們是有親眷要來呀。」

金師母連忙分辯，王先生却哈哈大笑。

「金師母，您不用瞞我。這樣壞的弄堂，有錢人家還能住嗎？我想你們早該搬場了。」

金保祿夫婦暗暗地吃了一驚：

「王先生真會開玩笑，嘻嘻嘻！」

「我們窮苦人家，那裏像你們銀行界那樣發財呢。」

王先生又更笑得起勁：

「中獎券比銀行發財更快哩！不過，誰是財神，我們銀行界都有數。」

金師母連陪笑的勇氣都沒有了。

王先生這回却也做起正經面孔：

「這弄堂太吵雜，你們怕不大合式。敝行倒有一所好地產……」

x

x

x

滬西地豐路的新弄堂，地豐那裏，如今，有了金保祿先生的新住宅。

王先生總算沒有拆爛污。他介紹的是押在他們銀行的一所新造的弄堂。房子不到十棟，寬寬亮亮，環境清幽。金保祿花了十萬多塊押了下來。自己有了新房子住，每月還可以收點房租，金師母先滿意了。她並且勸金先生辭掉了聖××堂的賬房。

因為這筆交易，金保祿結識了不少的銀行家，地產家和有名的律師會計師。說到立身出世上，也是一件得意的事。

跟大人先生們來往了以後，他覺得保祿這兩個字怪俗，怪難聽。有一位做過教育總長的文大律師起給他送了一個號，叫做：「希聖」從此上海的名流社會中，就添了金希聖這位新人。

有一晚，在羣玉坊的小玲瓏書寓裏，王先生擺花酒請客。到席都是上海的一些聞人名流。金希聖先生自然也有份。他很奇怪老王倒還有這樣大的場面。

檯面擺好了，主客還沒有來，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抽煙，有的在

玩桌上高爾夫球，有的空手看熱鬧。王先生把他拉到一邊，跟他談起話來。

「希望，今天請你來，一來是大家玩玩，認識幾個朋友；二則還想請你幫幫忙。」

他想：「該不是向自己借錢罷。不過他有這樣大場面，借給他幾百塊，也不要緊。」

沒有等他開口，老王又說了：

「有幾個朋友想辦一個銀行。大家夥叫兄弟做總經理。兄弟資望淺本不敢冒昧。好在背後有上海財界幾個大亨來撐腰，兄弟才答應了下來。銀行公會主席，錢業公所主席，還有張將軍，王總長，和上海幾個大亨都答應做董事。這樣的機會，你老兄也何妨出來幹幹呢！」

接着，王先生便說一大堆銀行的利益。他對於這一道近來也有點明白，便也提出了幾點疑問。王先生都給他圓滿答覆了。金希聖答應緩幾天

回音，可是聽口吻，他是已經同意了。

等一會兒，一個瘦個兒的中年人和一個高個兒的老頭子來了。主人說聲請坐，客人便各找着熟人坐下了。

×

×

×

建華銀行的廣告，不久，便在報上大大地登了出來。總經理當然是王吉甫（忘記了告訴讀者諸君，王吉甫是王先生的大號。）金希聖做了董事兼監察員。

這位子並不是平空得來的。他不單是五萬元的大股東，並且，經了王吉甫再三勸說，他在這新銀行裏，還移存了十萬元現款。

如今，上海財界要人裏面，金希聖儼然也有了地位。藉着建華銀行這機關，他和幾個行裏幾個頭腦，大做投機生意。他們合組的字號，是交易所中很紅的號頭。

可是，他在做金子證券的買賣以外，對於提倡實業，也肯盡力。有幾

家絲廠，邀他加股，他便一萬八千地拿出不少。金師母老不贊成他這樣大做，他便拍拍胸膛：

「我金某人，用天下之財，興天下之利，成敗得失是不計較的。只有我走好運道，像五十萬這樣數目，總還該有幾個哩！」

瞧，他說話多漂亮！這不是一個月拿四五十塊錢的小賬房說得出的。當然，他有錢，什麼知識學問也便應該歸他所有。他的身邊不缺少幾個金元博士做顧問呀。

周游歐洲，在德法兩國宣揚過東方文化的沈一蘋先生更是他的靈魂。他對老婆說的那一段話，就是沈一蘋先生所宣揚的服務哲學。沈先生不單指導他的精神，幫助他的事業，並且還給他製造安慰，解除痛苦：他給他介紹了劉雲眉女士。

喜歡看電影的朋友，總還記得起這位劉雲眉女士罷。她是老牌明星，她是黑籍美人，她是情殺案的主角。金希聖雖然對這些事不大明白，可

是，他看見了這位濃裝艷服的徐娘，也曉得她的來頭一定不小。

她做起嬌羞的樣子跟他拉拉手，沈一蘋在旁邊告訴他：

「劉女士從前的確太那個。她現在要新生活了。這很不容易，這很不容易，我們應該拿出犧牲的精神，給她服務，哈，哈哈。」

結果，金先生每月犧牲五百元，劉女士犧牲了別個男朋友，他們兩個相互服務了。

×

×

×

他們兩個在澳門渡了蜜月，又在香港玩了兩個禮拜，一個春風沈醉的晚上，坐了法蘭西皇后號的頭等房，回上海來。

跳舞跳膩了，撲克牌打厭了，劉女士便叫金希聖去聽無線電，她想聽聽流行歌曲來解煩悶。

忽然無線電中報告了一段新聞，使金希聖先生吃了一驚：

「上海建華銀行，向做標金證券生意，營業甚佳。近因標金續跌，該

行損失甚鉅。茲值月底清算期，該行所欠二十餘萬，一時無法通融，迫得宣告停業。該行資本號稱二十五萬，實收只及半數；因其在美國註冊，市民深爲信用，存款頗多。今一旦停業，受損失者當不在少數云。」

報告員還在繼續報告，金希聖却再可聽不下去了。他的耳朵好像被大砲轟了一樣。只在轟隆作響。

他走到甲板。坐在一張藤椅上靜了靜神。海上的月夜是怪幽靜的。他想到兩個月絲麻關門，自己損失了上十萬，如今又是銀行發生變化。自己做的那宗金子，不用說也是賠了。股款自然拿不回來，存款也沒有希望。自己又是董事，責任是卸不掉的。自己所贖的只有那條弄堂。但是現在這局面，誰都沒有人要，誰還肯買呢？

他忽然想起了聖××堂的賬房。那些吃「阿門」飯的朋友，還在那裏打算盤記賬簿罷。自己却好像隔了一世，再也回不去了。

「大林！你在這兒看星星麼？」

一付塗滿蔻丹的手指擺在他的胸上。他捻住她的手，輕輕地撫摸着，聲調却是很激越地問道：

「這回獎券是幾時開彩呢？」

一九三五年六月

懇親會

去呢還是不去呢？一直到了開會的前兩三點鐘，他還沒有決定。

他並不是什麼國家主義者。對於這種國際間社交的會合，他本來沒有什麼固執。

當招待的帖子發來了以後，在留的中國同學，意見很不一致。有的主張全體出席，有的主張一致拒絕，這樣極端的意見，倒把大多數無主張的人嚇倒了。

『爲什麼吃一頓飯，也有這樣嚴重的意義？』

許多新來的同學，在背後這樣議論。終於由一部分同學的提議，召集

了一個臨時大會。但是，在會場上，兩極端的議論，依然相持不下。有些覺得沒有意思的人，便中途退席了。結果，還是採取了中立派的意見：

『各人自由行動。』

不過，附加一個希望，就是：

『頂好，大家都去。若是去的人太少，那麼，大家就都不去。』

最後，又推舉了幾個代表，預備當日在會場上說話。祇要大家肯去，這些代表就必須出席。

孟雄沒有什麼主張。像這種外交辭令的聚會，他根本就不感覺興趣；但是，好奇心却逗起他想去一觀究竟。他簡直成了一個機會主義者。

大會既然得了這樣一個模稜兩可的採決，機會主義的心理反支配了大家。

彼此見面的第一句話，便是那天的出席或不出席。

『喂，老×，你去嗎？』

『忙什麼，等等看。』

直到開會前的三兩點鐘，還沒有決定去不去的，倒不在少數呢！

×

×

×

大約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候，黃海兩岸的兩個國家，正在高唱着『親善』而『同文同種』，『共存共榮』這樣的口號，在黃海東邊的日本，尤其唱得起勁。因此，一些古怪的議論，就在這海東三島發生了。

有些大學教授主張開放家庭，歡迎這遠來的留學生。愛國婦人會的會長，鼓吹年青女子，應該安慰異國少年的寂寞。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議論。

但是議論畢竟是議論罷了。家庭開放，怕只有吉野，新渡戶幾個博士先生才能做到，而且也祇開放給一些親日派。至於愛國婦人會的婦人，並不因為會長的提倡，便去以身作則，實行那種『周郎』式的愛國思想。

資本家便不同了。他們有的是錢。有錢斯有醇酒，有錢斯有婦人。他

們便拿出剩餘價值的一點滴，大開其『聯歡會』、『懇親會』、『園遊會』。『以實行其『共存共榮』的大理想。

但在一般留學生，却很奇怪，一聽見『親善』兩字，便要頭痛；一聽見『共存共榮』，更急得咬牙切齒。

所以，每遇到這樣的招待，留學生方面，總要捲起一番風雲。有些地方一致拒絕了，却落了個『不識大體』的非難；有些地方強迫着全體出席了，但是無聊的親善論惹起大家的反感，結果同學會的幹事大受攻擊。E市同學的那種很自由的決議，實際祇是苦痛教訓所給的折衷辦法。

孟雄和他的幾個朋友，暗笑幹事的無能，同時也佩服他們的乖巧。他們祇得自己商量，結果還是好奇心佔了勝利，他們都決定出席去一觀究竟。

下課後，在東山兜了個圈子，他們便到會場去。

×

×

×

會場在『花見小路』的一個俱樂部。由東山下來，跑出『圓山公園』向『四條通』走去，不到二三十步，朝東轉灣，就可以看見那座精巧玲瓏的木造的東洋房子了。

這並不是普通一般的俱樂部，實在是這一帶地方花柳界的會所。因為地方寬敞，頗可以作大規模的宴會，所以，有些花柳界的恩客，常常在這裏歡宴。

花柳界的恩客，當然是那些資本家了。資本家在這樣地方飲酒作樂，本是家常便飯，可是，被招待那一班窮苦的留學生，却驚倒了。他們從來不會到這樣地方來，就來過的人，也祇是一年一度，看看日本式跳舞的『都踊』。現在却要在這裏作座上佳賓了。在不多更事的他們，心頭總覺得怪癢的，說不出的味道。

會場設在樓上。四五間大屋子統統打通，足有五六十鋪蓆子。十幾隻飯檯，早已陳列齊整了。二三十個年輕的女子，打扮得花朵一般，穿着五

光十色的衣裳，跪坐着在等候客人。孟雄和他的幾個朋友進來的時候，還祇到了十幾個人，而陪客的日本學生却占了大多數。

孟雄和幾個相識的打了個招呼，便揀了靠牆的一塊空地坐下。艷裝的女侍，跑過來跪獻了一杯清茶。

來賓陸續增加。等到Y大學的禿頭總長來，便正式開會。

總長被推舉出來，代表主人說幾句話。他所說的，同他的禿頭一樣光亮，一樣圓滑，捉摸不到一點什麼東西。留學生代表的答辭，也是千篇一律的外交辭令。

就在這外交氣象中，酒席將要開始了，一位姓末廣外交學權威的博士，忽然站起來演說。他雖然在大學教授外交，可是他的言語態度，却一點也不合外交儀式。他不客氣地指出中國政治混亂，他簡直疾言厲色地詰問革命十多年來，中國何以毫無進步。

這好像一塊巨石突然投在平靜的水面，馬上引起了很大的波紋。許多

人都氣憤不過，起來和他爭辯。上次大會所定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各人都自由發言了。

孟雄也簡單地講了幾句，他的話大約是這樣的：

「中國自從革命以來，還未能好好建設，這的確是不幸的事情。方才這位先生的責備，雖然有些失禮的地方，可是他的熱心，我們也還應該感謝。不過我希望大家明白，中國的不好，不僅是中國自己的責任，還有許多外部的原因。這些外部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親善的鄰國」對她的陰謀。那些「善鄰」，今天挑撥甲打乙，明天又供給乙去打甲，等到兩下打起來了，他們又出來干涉調停，要求權利。假使，從今以後，她的那些鄰邦不再去挑撥是非，趁火打劫，那麼，中國民衆會自己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們所希望的，不是鄰國的親善，更不是鄰國的援助，而是他們的絕對中立和不干涉。剛才演說的那位先生，對於我們的責備誠然可感，但是未免忘記了自己。我們希望他老先生出來提倡不親善不干涉，讓

我們民衆有自己起來的機會，那我們就要更加感謝了。」
一陣熱烈的鼓掌聲由四座傳播過來。就在這樣熱鬧光景之下，大家就坐了。

孟雄帶着興奮，就檢着自己面前的一張飯檯前坐下。一個帶羅克眼鏡的日本大學生作了這裏的招待員。那位肥胖的博士也跑過來坐在孟雄的對面。他感覺到這古怪先生又要播弄他的廣長舌了。

是純日本式的酒菜。東西都很上等，不失爲一流資本家的招待。

兩個女侍過來斟酒。她們跪坐飯檯的角旁，柔順得和小貓一樣。

酒過了幾巡，大家漸漸免去了拘束，隨便地談笑。禿頭總長的快活的笑聲，從那邊的檯上傳來。祇有這裏，那位教授先生，依然是道貌岸然地端坐着。這一桌的空氣，因之，也就有些生硬而緊張。連兩個女侍都不容易作笑容了。羅克眼鏡雖然用了許多機智，想把空氣轉換過來。然而回答

祇是冰冷的沉默。

「這位老夫子一定在想着報復的方法了。我何不先下一手呢？」

孟雄這樣想着，便向那博士問道：

「以前有位鐵腸居士，也姓末廣，不知可和先生是一家不是。」

他馬上挺起胸膛，雙手放在膝頭，肅然起敬似地，回答道：

「那是家父。」

「那麼很失禮了。鐵腸先生的大作像雪中梅，佳人奇遇等書，我都讀過。他老先生所寫的政治小說，在我們敵國裏很盛行過一時。那樣的小說是很有意義的。先生以為如何？」

「是的，那個時代是很有意義的。人們都很真誠。」

孟雄便追上去：

「鐵腸先生也曾從事政治運動，據說。」

「但是，并不甚得意。家父吃了許多失敗呢！」

他的兩眼朝上望着，言語帶了追憶的調子。方才那種橫暴的神氣，完全消失了。孟雄更追問道：

『那是什麼時候？明治二十多年罷？』

『是的。』

『西南戰爭應該已經過了十多年了。』

『是的。』

『但是那時代還是那樣困難。鐵腸先生還經過許多挫折，嘗過許多失敗！』

『是呀，那時候也是亂七八糟，正和現在的中國，相差不多。那也是一個革命的時代。』

孟雄想，是時候了：

『對吧，那也是個革命時代。從明治初年一直到那時候，已經有二十三年了，中國的革命還并未成功。那麼，中國現在的混亂，也就并不見得

可怪了。混亂固然不好，但在混亂的裏面，常常潛藏着新生的力量。這樣看下去，中國現在的混亂，正不必悲觀。因為，現在中國，正有許多革命分子，也像鍾勝先生當年一樣，雖然受盡無數挫折，嘗盡無數失敗，還依然百折不回，向前猛進呢。」

「是的，是的。還是很好的，還是很好的。」
回答的聲調覺得微弱而不甚清楚。

羅克眼鏡想緩和空氣罷，故意轉換了話題：

「聽說明治初年的那些志士，都很喜歡挾妓飲酒。不知那時候，也有這樣漂亮的姐兒，在旁邊侍酒嗎？」

說着，他故意向他旁邊的女侍看一看。

「噯喲，不要講，什麼漂亮。」

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從旁邊反射過來。

羅克眼鏡很湊趣地調侃道：

『不用客氣。你就漂亮呀，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桂子，請諸位先生多多招呼。』

那女子含笑回答，說畢，恭恭敬敬地叩了個頭。

『好一個香艷的名字。可惜時候太早。我們祇看見美麗的桂姐兒，不能吃一肚皮桂花香呀。』

『嘻嘻嘻嘻。這位先生很會調侃人，討厭的！』

好像真討厭的樣子，桂姐兒，含着媚笑，舉起了她那可愛的小手兒。

當然沒有打下來。但是，羅克眼鏡却趕快將頭向下一縮，做起一副滑稽的身勢。

『了不得，這桂花要打到頭上來了。』

大家都湊趣似地笑了。這才打破這裏的沉悶。

學生們高興起來了。唱歌的唱歌，鬧酒的鬧酒。看見聯歡的目的已經

達到，先生們便知趣地退了席。

會場突然變換了空氣。男子的喧鬧和女侍的艷笑充滿了全堂。那些慣於鬧的善於調戲女人的墮落大學生，這時候，毫無忌憚地，發揮出來他們的擅長。還帶着白線帽的孟雄祇有呆若木雞似地眺望的份兒。他很驚嘆那些日本學生的善於辭令。他暗暗慨嘆自己日本語彙的缺乏。不能完全了解他們的言語的遊戲。暗示兩性關係的言語，爲他，另是一種不相識的外國語。對着這兩性間的機智的交織，他祇有默默地作壁上觀。

一陣，日本婦人特有的髮香衝進了他的鼻孔。他突然由沉思中驚醒來。原來，桂子的小臉正湊着他的一雙憂鬱的眼睛。

『你在想什麼呢？』

看見他揚起面來，她含笑問着他。

她不過十八歲。因爲職業的關係，因穿着棕紅色質地紅色條線的綢衣，看去更顯得老成些。但是，肥滿的肩膀，在寬袖中，做起豐滿的曲

線。細長而白嫩的面孔，巨澈的眼睛，和又黑又長的眉毛，表示着日本古典美人的典型。

看見對面這男子在呆望着自己，她低下頭微微的地作了淺笑。她順手舉起他的酒杯給他斟滿了酒。

『這位先生真作怪，怎麼老是不作聲。還是請你吃這杯酒罷。』

孟雄勉強地作了個微笑。但是酒杯依然放在檯上。

『那麼，我陪你一杯，好不好？』

說着，她便一口吞了下去。回頭，她又舉起孟雄的酒杯，送到他的唇邊。他看見她的眼皮上已經帶了微暈，恐怕她已有點醉意了，他祇得接過杯來慢慢地嚥下去。

『哎呀！一對情人在偷着吃交杯酒哩！這可不能輕輕放過。』

羅克眼鏡故意做起跨大的表情，在旁邊叫喊起來。

『哈哈，當心當心。』

「呀，桂姐兒倒真實行起日支親善來了。」

「喲！真幹起來了！」

連鄰坐的學生都湊起熱鬧來了。孟雄覺得自己的耳根都發燒了。桂子也好像難爲情的樣子逃到別個席上去了。

「真漂亮呢！」

羅克眼鏡向孟雄做了個眼色。

「她恐怕還是初出茅廬的。老手不會難爲情的。」

旁邊一個日本學生在說，一面瞧着孟雄。

「朋友，努力！這是難得的浪漫事。」

孟雄，茫茫然，祇覺得大家都在譏笑他。他很想馬上離開此地。但，一見周圍都在興高彩烈，調情鬥酒的時候，他祇得硬着頭皮又坐了下去。

突然，電燈熄滅了，全屋變成了黑暗。

四座起了喧嚷和叫喊：

『停電，停電！』

『真真豈有此理！』

『噯呀，討厭得來！』

喊聲，笑聲，拍手聲，腳步聲，女子的嘆息聲，佔領了這黑暗的全部。

坐在旁邊的羅克眼鏡突然起來跑走了。還有一個同桌的學生老早到鄰坐勸酒去了。孟雄孤零零地一個人剩在那兒，更感覺到無聊。逃席，現在正是絕妙的好機會，但在黑暗當中跑出去，不知要撞到許多飯桌子。沒法子，他祇得靠着牆壁，默默地坐着。

忽然，他聽得一個急忙的腳步聲向這邊跑來。飯桌子都被撞動了一下。便有一個尖銳而淒慘的聲音沖進耳朵來：

『救命！救命！』

分明是桂子的聲音。他正要奇怪她爲什麼這樣張皇失措。猛然，他覺得一個棉軟而溫馨的肉體，撲向他的胸前。兩隻圓軟而有彈性的小手，抓住了他的膀臂。短促的氣息，和頭髮的香氣，一陣沖入了他的鼻孔。

『救命呀！先生，救命！』

又是一陣叫聲，不過聲音沒有方才那樣尖銳和戰慄了。

『怎樣了？你怎樣了？』

他有點發噤了，祇得反射似地反問。

『他……可怕……討厭！』

他依然摸不着頭腦：

『他怎樣了？他是那一個？』

『那個帶眼鏡的……他猛然用力抓住我……我討厭……那樣的

人……』

他不禁用手去摸自己的眼鏡。但，輕軟的體重壓住了他的膀臂。這時

候，他才感覺到一種又甜又酸的麻之亂罩着他的上半身。他顫抖和緩地說：

『請你起來講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討厭……我怕……他又來了！他已經跑到面前來了。你瞧！』說着，像絲棉一般輕滑的身體更貼緊了他。

『誰？』

他也覺得黑暗中有個影子向這邊走來了。他便向黑暗中投射了一個尖利的質問。他自己都驚異，自己曾發出這樣的大聲。好像這質問的聲音震騰了周圍的喧鬧，那黑影子躊躇不前了。

他意識着一雙銳利的眼睛在黑暗中凝視着自己。這挑戰的想像反使他增加了勇氣。他覺得好像騎士一般的矜持冲上了他的全身。他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倒流。

一隻可憐的小雀兒投到自己的懷抱中。對面，在黑暗中，一個殘暴

的饑鷹正在張開了五爪。便使。很冷淡地不去遮護她。也許一個血腥的光景就會出現在眼前。

她用力把持着他的雙臂。她的細軟的散髮在他的面部摩擦着，引起一種皮膚上的快感。他就用力抱緊了她，眼睛向黑暗中投射。

絹綢一般滑膩的皮膚貼近了他的臉。稍微帶了點酒氣息的呼吸沖進了他的鼻。電火般強烈的眸子，好像釘住了自己的眼睛。

他覺得渾身的血流都增加了速度。他奇怪自己爲什麼這樣發抖。他的口乾燥得好像要吸取她的那小嘴上的甜蜜來解自己的奇渴。

『當心！自己不要也變成饑鷹！』

他暗中對自己下了一個警告。他心中焦急在待着光明的重來。

他把沈重的腦袋向後邊一靠。全身的重量都向後面的牆壁上投去。不料，她的身體，像彈簧反射似地，投到自己身子上來。滑膩而發燒的皮膚，輕輕地，跳射自己到嘴唇上。出乎意外而又很自然的一個甜蜜的吻。

緊張離開了全身。他的雙手漸漸地鬆放了。他閉着自己的雙眼，讓那輕鬆的絲髮在自己鼻前吹動。理智漸漸把他由興奮中拖了出來。

×

×

×

一陣，驟雨似的掌聲驚醒了他。光明照澈了全室。像綿羊一般，桂子還匍伏在他的身邊。呆立在面前的羅克眼鏡，也好像從夢裏驚醒了一樣，向這邊走了過來。桂子看見了，本能地，更把身體貼近了他。

他看見這情景，他明白了剛才黑暗中所演的那一幕戲。同時，他也了解自己所處的地位。他重復正坐起來，等待這場喜劇的下文。

羅克眼鏡在他的對面，低頭坐下。沉默又支配了這席上。

桂子仰視着他，輕輕一笑。她的眼皮兒還有點微暈。他回報了她一眼，描了一個九十度圓線，投在對面的眼鏡上。

別個作招待員的日本學生，還沒有忘記自己的職務，但大家都沒有方才那種豪興了。

有幾個年長的便起身告辭了。

孟雄也站了起來。但是。盤膝坐的時間太久了，兩腿完全失了感覺。兩腳軟洋洋地好像踏在棉花上一樣。桂子趕快扶住了他：

『好險呀！你還是伸長了腿，再坐一會兒罷。』

但是，好像生氣這雙腳給他丟了面子一樣，他左腿站住，將右腳用力踢了幾下；然後，又將左腳也照樣踢動了一會。雙腳恢復了知覺，他便戴起了白線帽，昂昂然走了出去。

桂子像斑鳩一樣緊跟着他。當他披好斗篷要將下去穿木屐的時候，她兩眼盯住他：

『先生，有空請到我的地方來玩。不要忘記。』
他很含糊地點了個頭。回轉身，他便向外走去。

『不要忘記。先生，一定請來啲！』
走到大門口，將要轉灣的時候，背後又射出了這樣熱烈的言語。他不

禁回頭一望。桂子正站在『玄關』上向自己搖手帕。

×

×

×

初秋的冷風吹徹了沉重的頭腦。涼夜的快感洗清了無味的興奮和憂鬱。他才復回到平素的自己。

清碧的疏水在電車道旁流着。鬱森的東山排列在身邊。半弦的月魄遠遠在山上滯留。月光和燈明給垂柳在水上弄影。

『這宇宙依然是這樣純潔呀。』

孟雄不禁長吁了一口氣。但想起剛才那種污濁的光景，他又不自覺地搖了搖頭。他聳了聳肩頭，將兩手向上衣的布袋中插去。他的左手撞着一個又硬又冷的東西。他順手摸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張精緻玲瓏的小卡片。

他走到電燈下邊細細一認，那卡片上用行書體，印着這樣幾行字：『京華俱樂部，桂子，松原×××番電話上×××番。』

他臉旁不覺起了一副微笑。他很奇怪自己疏忽，竟不曉得什麼時候她

暗暗裝入了這張卡片。

『難道自己剛才才是醉了酒麼？』

他暗向自己反問。那一幅興奮的場面又烘出在自己的眼前。而連帶着，那些污濁不快的記憶又在自己的腦中重映了一遍。

『聯歡宴會……旧支親善……資本家的酒肉……貧困女兒的賣淫……』這些事實的意味，像走馬燈一般，一變一變，在他的腦袋中迴轉。忽然那羅克眼鏡的面容，在他回憶的舞臺中出現了。

他感覺到極端的不快。眼中燃起了憎惡的光燄。他好像自己也變成了這資產階級小丑一樣的人物。他感覺到異常的侮辱。他無意識地把那張精緻的小卡片，揉成了一團，用力地向是旁的疏水中投去。

一九三三年七月

聖處女的出路

一

三四年沒有回家了。故鄉，大大地變了樣子。寬敞的馬路。中西合璧的洋樓。百貨商店和電影館。一切物質上的進步，使人刮目相望。資本主義的狂風，衝破了函谷，吹過了潼關，而來搖撼這漢唐舊京。千年來的死都，漸漸地摩登化起來了。

尤其是那青年女性，使人不能忘懷。她們是十足地摩登化了。截髮，時裝，平底，高跟，這些皮毛的摩登且不用講；她們的舉動，言語，也當得起摩登二字。她們是多麼聰明，活潑，大方，自由！你絕對想像不

出：那和以前完全兩樣。

因為我會照相，我有一支「萊卡」機，我和她們接近，特別容易。其中有幾個，很談得來。現在，上海的馬路上，雖是脂粉的洪水，但是，故鄉那幾個摩登女性的倩影，常常還在腦海中往來。譬如，這時候，我正想起了那位天真爛漫的桂英女士。

她只有十七八歲。她和我們是鄰居。每天和我妹妹一同到學校去。下了課，常常一塊兒玩。她很會玩，很會淘氣。但她却肯聽人說話。譬如，我拿着「萊卡」機，對着她：

『密斯趙。不要笑。再笑，照起相來，口就要像個血盆了。』

她馬上就會莊重起來。有時候，不曉得什麼事不合脾胃，她板起面孔，撅起那小嘴兒；我便開着玩笑：

『好大的脾氣。我看將來你到社交場中，誰還敢和你跳舞？』

很靈驗地，一會兒，她就恢復了溫和的面容。

她是這樣活潑潑的一個摩登女子。但是，一想起她，便有另一個清癯陰慘的影子，浮在我的腦中。這並不是聯想的對照律。這有一串活生生的事實作背景。

有一天，我背着鏡箱回來，看見桂英和另一個清瘦年長的女子，從她家中，一道走了出來。我打了招呼，照例調侃她幾句；但是她面上只浮了一個勉強的微笑。再看那一個女子，一種愁苦的面容，使人心中怪不舒服。我好像闖了什麼禍事一樣，匆匆地點了點頭，跑回自己家去。

接着，她好幾天沒有來，我心中漸漸不安。妹妹告訴我，她姐姐回來了。我才明白，那天所見的，就是她的姐姐。我疑心，那女子一定是會干涉她的一個討厭的人物。

後來，她來玩，我很同情地說：

『密斯趙，這幾天苦了。姐姐管住了你。』

但是，回答却完全出乎意外：

『她還管我。她自己被人家管得才可憐呢！』

『怎麼？她丈夫很兇嗎？她婆婆太頑固嗎？』

我由不得這樣發問。但是，妹妹却抿着嘴笑：

『她丈夫在天國呢！』

『唔！年紀輕輕就守寡嗎？』

這回，我的新夫人却忍不住了。她很莊重地說：

『不許胡說巴道！人家還是童貞女，是修道的童貞女哩！』

我完全茫然自失了。我又慚愧，又疑惑。慚愧我自己失言，無端得罪了可愛的桂英女士；但是，我總不能相信，這樣摩登的女郎，會有一個修道院的姐姐。

二

現在讓我來講桂英女士的家世罷。

提起白鷺灣的趙家，你也許還記得。她們在那兒住得很長遠了。從來，白鷺灣出了許多漂亮女孩子；趙家的姊妹花，更是噴噴人口的。像我們這樣多在外少在鄉的，這些事情，當然不會知道。後來，我打聽到，她們的名氣倒很大哩。就是桂英的姐姐，她叫梅英，以前風頭也頗不小。雖然我看見的時候，她已經面黃肌瘦，形容悽慘，但是，兩三年前，許多年青子弟，還都追隨着她的後塵呢。

趙家本是一個中產人家。他們代代是經商的。桂英姊妹的父親，也繼承祖業。多年來的辛苦積蓄，總算稍微有點產業。可惜他正當年富力强，便匆匆去世了。那時候，桂英才不過兩歲，梅英也只有七歲。她們的母親，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年青婦女，自然是驚惶失措，不知所爲了。趙家的同族，看見這樣漂亮的小寡婦，又看見這樣富裕的家產，誰不眼熱呢。於是，不三不四的謠言，不知來由地發生了。甚至，有些胆大妄爲的野心家。竟然起了「惟鵲有巢，惟鳩居之」的念頭。軟來的也有，硬來的也

有，甜言蜜語也有，惡讒詭詐也有。韓英的母親，本來不是什麼天生的節婦，但是看見周圍這一羣男子的卑劣無恥，她反而生出一死守」的決心。大家看見一此路不通，於是又借口「家務」來和她打官司。她自然不肯讓步，燒家也給她幫忙，這官司就拖延下去了。打官司的秘訣，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個還是錢。加之她是個有錢的小寡婦，衙門方面對於她的誅求，自然更要厲害。不到三年，她的家財已經去了一大半。她想，長此下去是不得了局。她頗有點後悔。她很願意自動地撤回訴訟。但是，那些吃公事飯的人，却並不是那樣容易說話。她簡直是騎虎難下了。她有個親戚，便給她想出一條妙計。原來，這個親戚也曾吃過衙門飯的。衙門的秘訣，他是件件精通。他曉得百姓怕官，官怕洋人。並且他親自經過許多洋務案件。他所以勸趙家寡婦去吃洋教。她很不好意思。他拍着胸膛說，只要她一進教，族裏也好，衙門裏也好，保管再沒有誰敢來囉嗦她的。她有點心動了，便託他去打聽，怎樣吃教。恰巧他有個朋友是在天主教的，便

把天主教的許多好處，說了個天花亂墜。進過長安城的人，誰都知道，天主教堂的規模宏大吧。土地廟什字的一帶地面，完全給他占去了。那城壁一般的圍牆，高大的自鳴鐘塔，雄偉的禮拜堂，寬敞富麗的花園，這樣的規模，憑你什麼南院，北院都萬萬比牠不上。東關的福音堂是更不用說了。所以許多走頭無路的人，都藉此爲遁逃蔽。加之那位瑞興神父非常橫暴凶悍，官廳特別怕他。天主教的勢力益發擴大起來。在長安城中，這天主教的力量是人人曉得的。她聽了這話，自然覺得很好。不過她很難爲情，不，她很怕。洋鬼子生吃活小孩子，這一類的話，她當然不相信。但是，那高鼻子，綠眼睛的一副尊容，畢竟是可怕的。尤其是那神父都不討老婆，而自己又是一個年青寡婦。這一定不妥。這一定會惹出謠言。她躊躇起來了。但是經不住差役的催索，和族人的胡纏，她才翻然下了決心。

進教的手續，比較簡單。除過懺悔，洗禮等等儀式之外，趙家還捐了一座房子。這房子雖然已經租給別人了，却是趙家祖傳的遺產。她起初很

不肯割棄，教會方面再三勸諭，她終於慨捐了。從此以後，雖然非常靈驗，衙門的差役，和她親族中的無賴，一聽見教民兩個字，再也不敢上門了。趙家母女，總算一時得了救濟，過着太平日子。雖然，街坊鄰家，對於這年青而美貌的寡婦，流短飛長，然而也不過是暗地裏說說吧了，況且，她年紀也長了，又常常和那些男女教友來往，胆子也大了，這些謠言，她全不在意下。

現在，放在她心頭的，是她兩個女兒的問題。這兩個孩子，毫無所知地，已經變成天主教徒了。梅英十歲的時候，母親便送她到教會去念書。那裏的神父很愛她。放課以後，常常留着她玩。後來，神父叫她搬到教會去。過了幾天，教會來人說，她已經做了童貞女了。她母親又驚訝又難過。好像自己最心愛的寶貝，突然被別人奪去了。自己一生的希望，將來的依靠，都突然於烏歸有了。她托人對神父講過情，她自己也去神父那裏哀求。然而，回答是冷冰冰的：

『這是上帝的意思。你不應該違背！』
她絕望了。她感到無限的悲哀。她恨那神父。她恨天主教。她恨勸她進教的人。她恨自己。但是有什麼法子？況且桂英又在旁邊叫：

『媽，要吃蜂蜜糖粽子。』

這無邪而可愛的要求，使她回復到現實。她揩了揩眼淚。她把桂英抱在膝頭，一面拍着，一面念着：

『我娃乖！我娃是媽的好寶貝！』

她好像發現了一個新希望。她把整個生活重行建築在這新希望上。家裏是比以前寂寞了許多。而桂英却比以前更幸福了！

三

好了，她們的家世講了一大堆，你也聽得夠麻煩了。現在，我們再談以後的情形罷。

自從曉得了梅英的家世之後，我對於她，以前的猜疑和反感完全消滅，反添了同情和好奇心。

我很想藉個機會去接近她，問問她生活的情形，並且，若是能夠的說話，也很願意安慰她。

然而這機會很不容易到來。因為，她出來是很不容易的，大約一個月中，她只能夠回家一次，而且時間是很短促的。像我這樣「游星」一般的人，那裏能夠恰巧地碰到她呢？

但是，出乎意外，有一天，我同幾個朋友回家，恰巧桂英同她那清瘦的姐姐，正在和我妹妹一道玩呢。她們看見我回來，似乎有點訝異的樣子；因為，這樣不上不下的晨光，正是平常在外邊活動的時候。我妹妹先開口了：

『大哥，你不是說到大雁塔去照像的嗎！怎麼又跑回來了呢？』
不錯，相匣子還在我的身上掛着，若是不撞見這幾個朋友，這時候，

我也許早已出了南城門了。

「還有比照相更要緊的事情，怎樣辦呢？」

我說話帶着調侃的神情。這回却是桂英搭話了：

「趙家大哥，比照相更要緊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却沒有話可以回答了。本來沒有什麼事情。實在是幾個才從北平回來的老同學，在路上碰到，硬要掙我回來看我的新娘子。而我呢，也正因為路上塵土太大，有點不願意出城去了。

好在都是些熟朋友，我便索性和她開玩笑：

「好麼！你真乖巧！你瞅着我不在，你把稀客帶來了。你可不曉得我會陰陽八卦呢！」

這句話，反把桂英說得不好意思了。她的那蒼白的小臉上，透出一層薄薄的緋紅。這種幽靜的，含羞的，怯弱的，一種說不出的，東方處女的美，特別地挑動人的心絃。我偷偷看見，我那幾個朋友的眼中，都含着一

種甜蜜的親熱。我的姊妹帶着一種非禮的口吻：

『人家來客人，你也有話說。大哥誰敢覺得討厭了，你趕快到新
去看嫂子去罷。』

『哈哈。』

大家都笑起來了。我只得搭訕着說：

『密斯趙，多玩一會兒。等下午我給你拍張美術小照，好不好。』
又瞟了梅英一眼。她依然是低着頭。我便跑到房裏，帶着同來自幾個
朋友，引見我的新夫人去了。

送客出來的時候，她們都不見了。因為已經沒有什麼聚會。我便沒有
再出去，在家裏鬼混了半天。到了晚飯光景，我妹妹一個入回來。一見
我，她就抱怨：

『都是大哥不好。好容易，人家把趙家大姐請過來，你們硬把她趕
走了。』

『天理良心！我又何嘗趕她去呢。』

我有點着急了。多虧我的新夫人轉圜。她說：

『雲妹，你爲什麼一個人回來？她們呢？桂英的姐姐，聽說人很清

高，我想會會她呢。你怎麼不同她一路來？』

『人家還肯來嗎？他的那刻薄的嘴，他那朋友們的骨骨碌碌的賊眼，人家還肯來嗎？人家不比我們，受慣了男子們的欺負。』

這是妹妹的回答。她近來講話很有點俏皮了。

結果，還是照了我夫人的意思。晚飯後，請她們過來茶話。

那晚上的茶話會，我變成了個最不重要的脚色。桂英和妹妹是一組，梅英和我的夫人是一組，她們都談得很起勁。我只拿出主席的資格，招呼上茶點，招呼上留聲機，有時參加她們隊裏作旁聽生；這資格該不很壞罷。

我很奇怪，梅英和我的夫人居然能談得來。她們兩個，性情完全不

同，差不多可以說是極端反對。一講憂鬱，一個快活。然而她們談得似乎很投機。梅英雖然講話不多，但口齒伶俐，言語大方，毫沒有白天那種畏縮羞澀氣象。但是，有時我偶然發出一兩句問語，她却用驚訝的目光向着我，我便噤住，不敢再往下講了。

總之，那天晚上我很節制，我做起很莊重的樣子。那回給她的印象，我想，一定總不很壞的。

四

一個月後，大約梅英的假期又到了，他們姊妹兩個，回到我們家裏來玩。

本來，禮家一不是客籍，二不是窮家小戶，自然有很多的親戚本家。但是，因為打了幾年官司，許多本家親戚就打掉了，後來又吃上了教，親戚朋友簡直完了。同她們來往的，固然有些新認識的教友。她們兩姊妹，

又不願意和那些人來往。我們彼此是鄰居，桂英和雲又是同學，所以兩家就變成非常親近。只有梅英很固執，也許可以說是信仰熱烈吧，就是放假回家，從也不願意到我們這「俗人」家裏來走動。可是，自從上回茶話會以後，她居然拋棄成見，肯到我們這裏作客了。

這次來時，她比以前大方了許多。她不僅同淑貞——這是我新夫人的芳名——講話，同旁人，她也一樣地應對。就是我有時候插一兩句，她也不像前回那樣驚訝了。

依從雲的提議，我給她們拍了一張合照，又給桂英兩姊妹，另外拍了一張。也許是心理作用吧，我覺得梅英的那副清淑而含羞的神情，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好像桂英的活潑豐潤，在她面前，反覺減色。我很想給她拍張單身相。然而，沒有等我說出口，她早已跑去了。

吃過晚飯，又坐了一陣，才送她們姊妹回去。

第三次的假期，梅英又和她的妹妹一道來了。這回比以前更熟了。雖

然她還是沉默，還有點羞怯，可是不像從前那樣拘束了。有時也同我談話，問我上海的種種情形。她那蒼白的面龐，帶着一點興奮，反覺得嫵媚動人。我自然也很樂意同她講話。

自從她來了幾次以後，桂英好像壓倒在下風了。幽靜的她作了我們聚會的中心。

我們的聚會，固然只限於家庭的人員；但是，大家混熟了以後，我的朋友，湊巧撞到，也有臨時參加的。吳劍豪便是其中的一個。

吳劍豪，你或許曉得，他從前在上海的L大學裏讀過書的。L大學，不知什麼原故，被當局解散了以後，他便回到陝西去了。他爲人善於慷慨激昂，和他的名字，倒有點相稱。我在同鄉會中，看見他發揮過幾次蠻勇，和他做了好朋友。回到西安，雖然親戚友朋不少，可是以前在上海一道吃過大米飯的老朋友，總要親密點。因此，他到我家裏來，大小不拘，都很歡迎他的。他爲人脾氣古怪，不大喜歡和女孩子們來往。偶然參加到

有女人的聚會裏頭，他總是超然物外。他不會注意到人家，人家也不注意他。然而，事有出人意外的，梅英竟被他注意到了。

這不能瞞過我。第一次，他看梅英的眼，就和平常不同。他居然向我問她的身世。我雖然夾七夾八地調侃了他一陣，終於把一切情形告訴了他。我說：

『老吳，現在你明白了罷。她是天使，她是永遠的處女。癩蝦蟆，你便休想。』

當然，我是奚落他的。不，也許是奚落我自己呢！不瞞你說句老實話，我對於她，也有點在「想」。這是不應該的。我才結了婚。雖然不是戀愛結婚，我們的感情却是很好的。對於淑貞，我並沒有什麼不滿足。她是個樂天派；絕對信任我。我和桂英或者別的女孩子玩，她從來不曾皺過眉頭。在我自己呢，也不過是好玩而已，自己毫不在意。梅英來了以後，有點不同了。雖然相見的回數不多，但是，她給我的印象，一天天鮮明，

一天天深刻。我自己也覺得奇怪，同時，我又自己辯解：

『橫豎，她將來要做牧姆的。她一輩子不會嫁人。她也決不會和人戀愛的。我不過是一種好奇心罷了。』

這辯解，絲毫不能減輕我的精神上的擔負。結果，便生了自棄的心理，就這樣借題發揮，給自己一個難堪。

老吳是個老實人，他自然不高興了。他以為自己完全無望。他以為自己是冒瀆神聖。也許他和我完全是同樣的心理。

比雪還白的聖處女，只應該是女性最高的理想之花，誰可以任意攀折呢！

五

然而，這理想之花。也有落到現實的一天。

那一天，我從外邊回來，淑貞忽然告訴我，梅英回家了，她是由教會

拾回來的。

她是病了。

淑貞和雲到隔壁趙家去看她。晚上回來，雲便噪嚷着：

『梅英姐病的不像樣子了。教堂真可惡。』

淑貞後來緩緩的說給我聽：

『趙家大小姐確實病得厲害。不到一個月，人竟會變到那步田地。從前雖然瘦，還有點血色。現在完全變成死人一樣。說不定，真有性命的危險呢！』

噓了一口氣，她又繼續着說：

『不怪雲妹妹生氣，教會也確實可惡。她病倒了許久了，總不許她回來。若不是她媽媽聽到消息去哭哭泣泣地哀求，恐怕死了都不能見家裏人的一面。』

聽了這些話，我心裏不禁難過。教會的規矩，我不曉得。但是，無論

如何，這樣的處置，太不人道了。因此，對於梅英的這件事，我感到無限的義憤。

我很想去看看她的病狀；若是能夠的說話，我也很想去安慰她。可是我總不好意思去。

我只好間接打聽一點消息。有一次桂英來了，我才託她轉達我的意思。

聽說她病得很厲害，熱度很高，意識不大清楚。像她那樣瘦弱的人，真恐怕要轉成肺癆呢！

桂英也沒有以前那樣活潑了。容貌也有點清瘦。大約是擔心事和徹夜看護的原故。

淑貞和雲都去看過好幾次。雲一個人去的時候更多。不曉得她這樣一個快活的人，也會同幽鬱寂寞的梅英要好。

有一天，她由趙家回來，很氣憤不平地對着我：

『大哥，你曉得趙家大姐爲什麼生病的？』

『奇怪！我怎麼會曉得呢？』

我真有點奇怪了，

『哼！天主教固然可惡，你們也不好。也不管人家的境遇怎樣。』

我更覺得奇怪。她生病和我有什麼關係？爲什麼牽扯到我們？我們又怎樣是不好？她這悶葫蘆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呢？我倒不得不切切實實的問個明白。

『雲！不要開玩笑，你這話倒底是什麼意思？』

『誰同你開玩笑，你聽我說。』

雲接着便一五一十的告訴我。這真冤枉，梅英到我們家裏來玩，同我們一塊兒照相，這樣無所謂的瑣事，竟會被教會曉得，引起很嚴重的問題。

梅英爲此受了牧姆的警告，並受了主管神父的申斥。在嚴厲的訓諭之

下，她到冷清清的禮拜堂裏，一個人作了個通夜的懺悔。

受了委屈，又傷了風寒，第二天她就有點發燒頭昏。十年來的奴隸生活，使她把勇氣消磨殆盡，雖然有病，她也不敢講。不料想，過了幾天，教堂做禮拜，主教就把梅英的罪狀當場宣佈。最後又叫梅英到演壇上當大衆面前懺悔。梅英勉強走到壇邊，剛要舉步登台，腳已經軟洋洋地舉不起了。半個身子一偏，就咕咚栽倒在地下。神父制止衆人不許去扶她，說這是聖母給她的顯示。大家只得張目相望。神父便把衆人統統趕了出去，梅英一個人，倒在那裏，也沒有人管。後來掃地的老婆子，看見她太可憐了，才把她抬到房間去。但是，管理宿舍的收姆，絕對不容許，硬叫把她抬到另外一間空房裏去。這樣的牢獄生活，過了兩三個禮拜，她母親曉得了。她才千辛萬苦，求情告饒，把她抬回家來。這時候，她已經昏迷不省，成了一個半死人了。

聽了雲妹的這段報告，我不僅是氣憤，簡直覺得非常悲慘。這公開的

交際，竟然會惹起這樣意外的風波。真是二十世紀的咄咄怪事。

我馬上想去告訴老吳，糾合同志，和這頑冥的天主教起一個鬥爭。但是，我又恐怕不安，因為梅英正在病中，我不知道這與她有無妨礙。

最後我決定先給她寫一封信，去慰問她。這是幾天以後，我托雲帶去的。

回信是一直沒有。

後來聽說她的病慢慢地好起來了。熱早退了。肺炎的徵候也消滅了。

可是還沒有恢復原狀。瘦削的雙頰，深凹的兩眼：那形狀使人可怕。

這樣的消息，多少總使我安了心。以前想鬥爭的那種決心，也漸漸忘記了。

一天，桂英來，忽然交給了我一封短信。却是梅英寫給我的。筆跡潦草，毫無腕力，表示她病後，還沒有完全恢復。雖然寥寥幾句話，却使我現在都一字不忘。

信是這樣寫的：

『夢霞先生：

承你安慰我，非常感謝！這回我從死中活來，我得了很大的教訓。我覺悟了。我要尋自己真正的路。以後還要請你引導哩！

『梅英』

這出乎意外，她有這樣的精神。她說的覺悟，就這封信的口吻去看，確實是有的。不過，她說請我引導，這却是怎麼一回事呢？

六

梅英的病，一天天好起來了。桂英也漸漸恢復了她以前快活的樣子。再過了幾天，梅英居然能夠過來了，雖然她步履無力，時時還須桂英扶持。

她比以前更瘦了。不過並沒有雲和淑貞所形容的那樣可怕的样子。她

的眼光，反覺得炯炯有神；在寂寞之中，透出明澈的光芒。

我們家裏的人，都過來問候她。幾個小孩子，也圍在她的身邊不走。我很想問她許多話，終於沒有機會，只作了一番普通的寒暄而已。

從此以後，她便常常過來。她歡喜同小孩子玩，不過小孩子鬧起來。她却應付不上。她和淑貞講得很親熱。我很奇怪，她們有什麼話好講。

有一天，我和淑貞開玩笑：

『你和梅英女士講些什麼？我看你們講得很得意呢？是她勸你也進修道院嗎？』

『算了，再別說這樣的俏皮話。人家有許多委屈，講不完哩！你聽了也會難過。』

『不是那些神父欺負她嗎？』

『話多着哩！霞，你說，天主教的那些東西，真的不是人！』

『怎麼？少奶奶也生氣了？』

想出來呢！」

「誰聽了不生氣，你還說，她勸我進修道院？你真胡說！連她自己都想出來呢！」

「那麼，她請你做軍師嗎？」

「你總是這樣，討人嫌！她不過對我訴苦而已，又是什麼軍師。」

「她就有這麼多的苦痛嗎？每回總說不完。」

「多得很哩！她說她想寫出來，可惜沒有那樣文筆。」

「那麼，你給她當個書記好了呀。」

「你又來了。快出去，我不和你講了。」

「我再不了。好人。你把你聽到的，告訴我一點吧。你曉得，我的那三朋四友之中，頗多打抱不平的英雄豪傑。我若說給他們，他們也許幫一手哩。譬如老吳……」

「好啦，你先去吧。我以後慢慢告訴你。」

下面我告訴你的幾段故事，就是間接由我的夫人那裏得來的。至於她

在什麼地方講給我的，那你不用管。

七

梅英進教會的時候，是一個瘦小的黃毛丫頭。牧姆把她放在寄宿舍裏面，告訴她，以後一輩子都要侍奉上帝，她怕得只是哭。她想上帝也是綠眼睛黃頭髮的東西嗎？同這樣的東西，過活一輩子，她怎麼會不怕呢？

但是，牧姆却告訴她，上帝是很慈愛的，比爸爸還要慈愛。中國孩子沒有福氣得到這種愛。梅英是有這樣福氣的第一個人了。

梅英的爸爸，很年輕就死了。她不懂什麼是父親的慈愛。她只記得爸爸常常打她，有時候却也抱起她，當把戲來玩，上帝也會這樣嗎？她想問牧姆。但是，看見那副高鼻梁，想說的話，就被擋在喉嚨裏面了。

後來，換過幾個牧姆，只有那位白蘭丁姑娘，總對她是很親熱的。

梅英十七歲的那一年，白姑娘要回意大利去了。她把梅英叫到她的房

間，緊握她的雙手，兩隻深而大的碧眼，只呆呆地望着她：

「親愛的趙，將來你到羅馬來罷，我們在那兒再見。你不要忘記我！」

說着，緊抱她的腰；在她的脣上，頰上，眼上，額上，面部的一切上，發狂一般，熱烈地接吻。

梅英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她又羞又怕，心頭只覺得突突地跳。

× × ×

俗話常說，「女長十七八」。梅英，現在雖然很憔悴，可是當她成熟的年頭，她足足具備着處女的一切美點和媚態。據說，那時候，她的容貌，她的姿態，滿在現在的桂英以上呢。

因此，在宿舍裏面，不免有許多同學爲她發生糾紛。宿舍管理潘琪姑娘便索性叫她搬到自己隔壁的屋子來住。

梅英覺得討厭，也是沒有法子。潘姑娘每晚就寢以前，叫她到自己房

子來，一同看聖經，一同做禱告。那老姑娘脾氣非常古怪。對他講話，總是約伯記一類的東西。常常把創世紀中樂園被逐的一段，講給她聽。並且結論老是說，侍奉上帝的人，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不要再犯夏娃的罪過。

梅英覺得她好像故意罵自己，句句話中都帶的有刺，她因此很不高興。

老諷刺家却不管這些。監視的眼鋒，一刻也不肯放鬆。她感到不安，真所謂如芒在背一樣。

恰巧有一天，她同一個比較要好的同學，放課的時間，在草場上走了幾個圈子，却被那老偵探抓住了。馬上飛來了一個兇惡的眼光，使她打了一個寒噤。夜裏。看經的時間，她硬叫她跪在聖母的像前懺悔。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她自然沒有什麼可以懺悔得出。那老審問官如何肯饒過她。許多假想的罪名，便擺在她的面前，硬要她承認。並且，宣告一個禮拜中間，她每晚都要在聖母像前，誠心誠意做懺悔。

閣王殿上的拷問，也不過是這樣殘酷罷。尤其使她難堪的，那老姑娘空中樓閣的設問，包含着一些男女的關係。但是她，連同性愛都沒有經驗，更談不到異性。她覺得感受到無限的誣辱。

老舍監看見幾天的訊問，都沒有一點效果，簡直咆哮發狂了。餓鷹撲雀一樣，她抓住她的雙肩；她大叫：

『趙梅英，你不肯說嗎？你想騙我嗎？你想欺騙上帝嗎？啊啊！欺騙上帝，多麼可怕！你要打入地獄去了！你要進地獄去了！啊啊！多麼可怕！多麼可怕！』

像暴雨的雨點一樣，咒罵的字句，滔滔地從她的口角流出。可憐的梅英只有俯首痛哭。

那老處女忽然把她抱住，像母親哄小孩子一樣，一面搖着她，一面說：

『小乖乖，不要哭！你是個綿羊，上帝寬恕你的。』

她在她的額上，頰上，痛烈地接吻。

梅英不知怎樣好，雙肩依然聳動，更加咽嗚起來了。

忽然，她推開了她，很生氣地：

『去罷，去罷！你這個惡魔！』

×

×

×

菲立德姑娘，是最年輕的牧姆。年紀不過三十左右，人也長得很漂亮。白皙的鵝蛋面龐，高挑身材和纖細的腰支，十足地表現出一個西方美人。舉動也自然而有風韻，不像別的牧姆那樣死板板地裝腔作勢。梅英覺得她和靄可親，她也喜歡梅英的端莊閒雅。因此，她們兩個比較是很投契的。

這一年的夏天，菲姑娘要到鄉下避暑，約梅英跟她同去。此時，梅英已經二十一歲，達到最圓熟的時期了。

她們便到同元坊去，同元坊在渭河以北，是高陵縣下的鄉鎮。雖是一

個鄉鎮，却是天主教的重要地方，那裏教堂的規模很大，神父的地位也很高。從前許多官僚軍閥失敗之後，就逃到這裏，托天主教的保護。因此，這裏便在無形之中，變成陝西的變相的租界了。

她們到這裏的教堂裏去。她們兩個人住在一間屋子。這時候，她們再無顧忌了。菲姑娘顯得比以前活潑了許多。久經壓制的梅英，現在也可以自由地發舒自己了。

到了晚上，她們倆聯牀對話，更加快樂。菲立德姑娘雖然是葡萄牙人，但却生在澳門，長在北平，她說得滿口漂亮而清脆的北平話。梅英每聽得她的瀝瀝的聲音，便嫌惡自己言語的呆板粗俗。

不知不覺地夜深了，梅英便起來扭滅了洋燈。回到牀上，但是，無論如何，她總睡不着。她聽見對面的牀上，也有輾轉反側的聲音。她想問問菲姑娘到底睡着了沒有，她又恐怕擾了她的清夢，她便止住了。索性翻轉身來，面向牆壁，拚命去找瞌睡。她迷迷糊糊地，覺得一股熱氣噓噓地逼

進到耳邊。忽然，被頭來了一陣風：一個棉軟溫馨的身體，靠近了自己的身傍。

『密斯梅英！密斯梅英！』

低微的呼喚，分明是菲姑娘的聲音。

這一下，梅英完全清醒了。她轉過身來，菲姑娘，好像在等待着一樣，伸手去緊緊抱住她，她發狂一樣地說：

『密斯梅英！我們一道兒鬪罷！好孩子，我們一道兒鬪罷。』

她把大腿壓在她的身上。肉體的摩擦，使她們都興奮了。梅英只覺得渾身火一般地發熱，心幾乎從口裏跳出來，菲姑娘在她面上，身上狂吻，口裏還噤噤咕咕：

『梅英，好孩子，親愛的孩子！』

大家都感到快樂的疲勞。菲姑娘才慢慢地回到自己的牀鋪裏去。

從此以後，每晚，她們總得同睡一半個鐘頭，然後各自去安眠。

秋涼後，她們回到省城，各人又去做各人的事。但是，暑期中的甜蜜的記憶，使她們更親近了。但是，也就因為這個，招來了許多意外的風波。梅英爲此受了許多同事的嫉妬，和外國收姆的白眼。

×

×

×

若是這樣的痛苦，只限於同性所給她的，那她也許還可以忍受。但是，年青而且貌美的她，怎能避免男子們的攻擊。你別說天主教是禁慾的。其實，天主教的思想傾向反而很富於肉感。況且，在禁慾的假面具底下，那種變態的獸性的暗攻，更加厲害。一個純潔不更世事的少女，怎能忍受得下？因爲這個，梅英不知道受了多少冤枉。

石丹白主教，雖然鬚髮都雪白，可是精神却很矍鑠。他有北國人特有的偉大的體格和深炯的目光。他是瑞典人，却講着一口江北話。據說他在揚州傳了二十多年的教，可是他的揚州話是異樣的難聽。不過中國的人情世故，他却熟透了。交結官紳，哄騙百姓，他真是一個能手。不單是

教會中人佩服他，就是教外一般的人也敬重他。西安的主教，他從前清時代做起，從來沒有換過，差不多成爲他的金飯碗了。

他最得人家信任的，就是不近女色。不，這樣說還不夠味兒，他是排斥女人，痛恨女人。許多女教友，因此，非常敬他怕他。梅英做童貞女就是他的主張。所以，梅英對於他是特別敬重，特別害怕。只要一看見他那深凹的眼睛，骨碌骨碌一轉，包管她渾身要打一個寒噤。

他對於她，的確是很嚴格的。他雖然不直接管她，但是他却在後面嚴密地監視着她。因爲他相信，是他把她引到上帝的國度的。假使她有什麼違背上帝的事，都是他自己的責任。

每次，梅英有了什麼過失，被舍監或別個牧姆檢舉的時候，他一定要把她叫到他自己的隔壁的一間獨房，在自己面前懺悔。他變成了上帝的代表，很嚴厲地責問她。她爲人是直爽的，她很坦白地承認自己的過失；但這嚴峻的老主教，却不肯坦白地相信她的懺悔。他一定要問得她無言可

答，然後他才宣判她的罪狀。到這時候，她的身上已經不知道吃了他多少鞭打了。

梅英最後所受的那慘酷的責罰，完全是他給她的。她病了以後，依然把她監禁在空房子裏面，也是他的主張。所以，一提到他，梅英現在還要倉皇變色的。

八

我想這樣的事情，我也不再囉嗦講下去了。橫豎，在那不見天日的大伽藍底下，黑暗的事情多着呢。況且，梅英是一個年青女子，有多少齷齪的話，她講不出口。在你還許聽的不夠味兒，那也請你格外包含一點罷。

你問怎麼結局麼？你別忙，我自然會告訴你。

自從病好了以後，梅英常常到我們這裏來。如今，她完全變樣子了。精神也活潑了，舉動也大方了，言語也鋒利了。雖然還是那樣清瘦，却沒

有憔悴可憐的樣子。偶而我安慰她兩句，她對我送來謎一般的微笑，我反覺得自己太呆笨了。因此，幾次想問她那信上所講的話，終於沒有得到機會。

我的朋友來玩的很多，她遇見時，也不像以前那樣羞澀了。那些好頑皮的朋友，在她面前都不敢任意地輕薄狂顛。尤其是老吳，他更現出局促不安的神氣。這使她又奇怪又好笑，但是後來，她對他反特別注意了。

教會曉得梅英的病已全愈，時時着人催她回去。梅英的母親，也因愛女心切，其初總是託辭推諉；後來看見梅英完全沒有回去的意思，一天只同我們在一起玩，她倒有點着急了。她曾託淑貞勸過梅英，這不用講，是沒有什麼效果。

這樣過了幾天，淑貞的態度却有點不對了。她那快活的神情，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她時有憂色，也不多講話。晚上，我溫存她，她總有些格格不入的神氣。唉！我明白了。這可憐的孩子着了魔啦！她懷疑我，她以

爲我和梅英有什麼。這真是冤枉！梅英對我的態度固然很好，但是我怎麼能夠背叛淑貞呢？不過我也沒法分辯。就叫我在神前懺悔，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因爲，我實在對她非常同情，也許這就是一種愛情。假使我沒有和淑貞這樣幸福地結婚，我已定接受了她的好意，或者更進一步，我自己向她求婚呢。

形勢突然緊迫起來了。教會通告梅英，限她三天以內回來，不然就要開除她們一家。她母親連哭帶勸，叫她千萬不要違背教堂的意思。梅英却哭着，死也不肯回去。這消息傳來，我們家裏也緊張起來了。我心上好像有個尖錐在刺，坐立覺得不寧。雲又在那裏打抱不平。淑貞却對於我的舉動，特別注意。這更使我感到不快。我便匆匆出去，到幾個朋友的地方亂闖。他們都覺得很奇怪：我始終沒有告訴他們一句。我只是一個人在想，想來想去，我決定還是去找老吳商量。因爲他是愛梅英的，而且，也是她比較注意的一個人。

老吳見我倉皇的神色，他很感覺意外。我便把梅英的情形，急急忙忙地告訴了他。他也很爲她着急。他忙問我：

『到底怎樣辦呢？』

『還有什麼辦法？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我老實回答他。

『她有這樣決心嗎？』

老吳好奇地問我。

『我想她會有的。不過這裏有一個先決問題。她是一個年輕女孩子，她是還沒有完全跳出陷阱的一只小羊，這樣困難的事情，她一個人如何能做呢？我想她一定須要很好的幫手，她須要人生這條長途的一個同伴。你以爲如何呢？』

老吳半天才問道：

『她也這樣想嗎？』

『我相信她也這樣想。這回她堅決地不肯回去，說不定她心裏已經有了準備了。』

『準備什麼。你以為……』

『準備找愛人呀。也許她已找到候補的了。』

老吳一聲不響，半天才紅漲着臉：

『老王你別開頑笑！你真以為她對於我……』

『這自然是你也心裏明白。不過你不要學書獃子。戀愛，這是感情上的問題，不必死板板照什麼公式去做。現在絕好的機會擺在你面前了，看你願意不願意抓住這個難遇的機會。』

『我有什麼不願意？我是愛她的！只要她肯！隨便什麼天涯地角，我都可以跟她去。』

老吳最後決心了。他說話素來負責。他既然這樣堅決，我的心便放了一大半。

『好。那邊我有辦法——淑貞和她很要好的。』
滿肚皮的高興，我跑回家來，淑貞却板起面孔，我心裏覺得好笑，我便說：

『不要熬煎了。趙小姐的事已經有辦法了。』

『我知道你只操心你的趙小姐的事！』
說着。頭偏過去，她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貞貞！好孩子！你怎麼故意和我反對？誰只操心趙小姐？難道你不關心她嗎？你們不是好朋友嗎？你簡直變成小娃娃了。話也不聽完，就鬧起來了。』

我於是扳過她的面孔，在她那可愛的小嘴唇上，輕輕接了一個吻。口中却覺得帶了一個鹹味：原來她不聲不響地淌下眼淚了。

『好孩子，你別哭！你一哭，我的話就講不出來了。』
我想，索性開門見山，說破一切還好些。我猛然吊轉話頭：

「貞貞，老吳對於趙小姐真熱心呀，他自告奮勇，願意救她。」
果真法子靈驗，淑貞在睜大着眼睛，等着聽下文。我於是把我找老吳會面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她才表示安心。我就托她和梅英仔細商量。

結果是非常圓滿的。

梅英對於老吳也不能說全無好感。當然淑貞在裏面也很有功勞。就是我，爲她這樣盡力，也總對得起她。不過以後沒有機會講話，她到底什麼意思，我始終是不明白。

在梅英母親的默許之下，他們兩個悄然離開西安了。

當我起身的前幾天，老吳來信說，他們在北平實行同居，梅英對他很好的。

我來上海以後，我還沒有接過他們的信。不過，前兩三天，桂英有信來，曾提到她姐姐，說她現在很幸福哩。一九三二，九，九〇。

良友文學叢書

有*爲精裝本一律售一元三角半售完後改印普及本售價另訂

魯迅

豎琴

蘇聯短篇小說集

一元二角

何家槐

曖昧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

巴金

雨

愛情三部曲之一

一元二角

魯迅

*一天的工作

蘇聯短篇小說集

一元三角半

張天翼

*一年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三角半

蓬子

剪影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一角

丁玲

母親

創作長篇小說

九角

老舍	離婚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四角
施蛰存	善女人行品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一角
沈從文	記丁玲(初集)	創作長篇傳記	八角
老舍	趕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
陳銓	革命的前一幕	創作長篇小說	一元
張天翼	移行	創作短篇小說集	八角
鄭振鐸	歐行日記	旅行日記集	一元三角半
靳以	虫蝕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一角
茅盾	話匣子	散文隨筆集	九角
巴金	電	愛情三部曲之三	一元二角
侍桁	參差集	文藝論文集	一元三角半

豐子愷	車廂社會	散文集	一元二角
凌叔華	小哥兒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二角
沈起予	殘碑	創作長篇小說集	一元二角半
巴金	霧	愛情三部曲之二	一元二角
周作人	苦竹雜記	散文集	一元二角
徐志摩	愛眉小札	日記書信集	八角
朱光潛	孟實文鈔	文藝論文集	一元
郁達夫	閑書	隨筆散文集	八角
謝冰瑩	一個女兵的自傳	創作長篇傳記	一元六角
俞平伯	燕郊集	散文集	一元二角
葉聖陶	四三集	創作短篇小說集	一元五角

- | | | | |
|-----|---------|---------|-------|
| 趙家璧 | * 新傳統 | 美國作家論 | 一元三角半 |
| 鄭伯奇 | 打火機 | 創作短篇小說集 | 一元一角 |
| 沈從文 | 新與舊 | 創作短篇小說集 | 一元一角 |
| 丁玲 | * 意外集 | 創作短篇小說集 | 一元三角半 |
| 王統照 | * 春花 | 創作長篇小說 | 一元三角半 |
| 魯彥 | 河邊 | 創作短篇小說集 | 一元 |
| 杜衡 | * 漩渦裏外 | 創作長篇小說 | 一元三角半 |
| 張天翼 | * 在城市裏 | 創作長篇小說 | 一元三角半 |
| 茅盾 | 煙雲集 | 創作短篇小說集 | 一元三角 |
| 魯彥 | * 野火 | 創作長篇小說 | 一元三角半 |
| 沈從文 | 記丁玲(續集) | 創作長篇傳記 | 八角 |